中華民國十九年第四期
本誌第十八年第四期

地學雜誌

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費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北海公園團城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一、燕下都考古記 附圖……傅振倫(四四九)
二、近代二十四藩建撤考略(續)……白眉初(四七九)
三、諸葛亮出師六次路綫考略 附圖……白眉初(四九七)
四、漢代與樓蘭之關係……黃文弼講 汧支記(五〇七)
五、中國之氣候……蔡源明譯(五一一)
六、蘇萊曼東遊記(續)……劉復譯(五三三)
七、阿賴帕米爾調查記(續完)……李書春譯(五四一)
八、評中西交通史料彙編……馮承鈞(五五七)
九、答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滙篇……張星烺(五六七)
十、民族間之精神的結合……田永年譯(五九九)(六〇八)

燕下都考古記 （十八年冬）附圖

傅振倫

北平西南一百四十里之易縣，爲古燕下都及西漢故安城舊地。每年農民春日耕作及冬季伐土，均必有許多古物之發現：或散在各處，或聚於一起；而以城東南武陽台，東西故安城，高陌，沈村一帶爲最多。且高陌，周任諸村出土物品，類多陶器。北平古玩客人，如謝洛好，小李兒（琉璃廠雲松閣）等，每於春季冬初，前往購求。蓋自清光緒十四年境內發現齊侯皿器（現已售之美國人某姓）以來，已引起好古者之注意。民國三年丙寅歲，夏歷四月四日，易縣城東南十五里老姥台東，復有俗所謂「小金牛」者之出土，形狀古樸，似秦代以上物；於是，西人之考古家，亦多前往探求。十年間，美人畢霞波更駛飛機至易，詳繪古蹟分布圖，更拍照故城相片多幅；且嘗欲聯絡易紳，在故都一帶，用科學的方法，作有系統之大規模的發掘。今其地每年出土古物，每售之商人，鄉民所得，往往數倍地利，故俗有「寶地」之稱。即以印璽而論，每年發現，不下二千件；其年代古遠，製作精良者，亦可一二百顆。周漢瓦當，甚足珍也，而縣治東南下都故城內外，到處有之，棄堆道旁。又或以堆砌墻垣，或用以鋪墳大道，一任其殘碎，不知愛惜，良可惜也！他若唐代經幢及造像之屬，爲數亦夥。其他歷史上有價值之造物，亦時有發

現。如：北董村之北魏造相，半壁店之石佛，老姥台之小金牛，及齊侯皿器，其著者也。至於古墓，明器，兵器……等發現，亦時有所聞。故易縣者，誠古器物之一大儲蓄庫也。十八年冬，北大研究所導師馬叔平教授，與倫前往調查，同行者又有常維鈞先生，採集頗多。而於四月之間能尋得燕都故址，成績尤宏。茲將每日見聞，逐日述之；下都故址，亦附圖說明。或亦好古君子之所樂聞歟？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晴

晚九時，余等搭平漢快車，二十五分離平。車甚擁擠，二等尚佳。十二時三十分，車抵高碑店，郝段長智遠先生遣敞站長到站迎迓，寓順豐棧。棧在車站西，榻位尚整潔；惟煤氣燻人，頗難堪其苦耳。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快晴

八時起床，九時五十分由高碑店乘壓道車赴易。壓道車，簡稱壓車，係鐵製。其上有鐵柄，左右相連；四人分立左右前後，壓之前進。前有木椅，可容三人。車即行鐵軌上。十時四十分抵淶水站。沿路植柳，舉目前望，有似平西萬壽山排雲殿長廊者，有異致。道旁又間有楊樹，幹細而高，其稍若篩，前於泰安道上曾見之，蓋北方特產也。西行三十里，至易州站，

乃辭車步行入城。

易縣故無南北門，余等下車後，遶至東關，由東門入城。街市上碑坊，石獅，石春甚夥，形制頗古。因友人之介紹寓省立第八中學校。下午一時，訪公安局梁局長弼宸，登召亭。亭爲爲兵備副使張惟恕所建；蓋所以昭甘棠之遺愛，俾有位者知所嚮往也；光緒辛卯歲，重修之。其東，爲第八中學，即棠陰書院故址也。三時午膳，飯後觀大唐眞容應見貞石碑，於縣立高級小學校之西院。碑爲蘇靈芝書；碑陰刻樹碑村莊里正姓氏，是爲考求唐代易州里社姓氏之最好材料。碑本在龍興觀內，民國七八年間，毀於風，因移此以保存之。其東北有經幢二，近古物也。高小學校之西北隅爲操場，明碑一，仆地上。記文不得見，惟碑陰所刻邑里姓氏，清晰可識耳。其姓氏，多書其人姓名，兼及其夫人姓氏，及其子孫之名，有長至十餘字者。耆紳云：地下故有洞，內刻壁畫，頗精美。倫考順治易水志卷中云：「州東（言州治東也。故城內城隍廟則云州東北，龍興觀則云州東南。）一里，有福感寺，遼統和（志以統字誤作凌，今依一統志改正。）二十八年建。」乾隆易州志圖考，高級小學之處，書張相公祠及福感寺等字。俗傳有洞而刻壁畫者，殆即福感寺歟？校之西，爲開元寺街，北端爲開元寺。寺西南有二百步，有清乾隆五十四年所建舞台；民國十五年毀於兵，碑記尚存。開元寺之正

殿，題「毘盧殿」「智慧圓明」（乾隆甲辰歲）等匾額。其中塑相甚工，飛天二像，尤精巧，頭已爲古董商竊去。壁畫，藻井，均明製，且精好。露台上有廣明二祀（唐僖宗二年，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一年）孟夏九月經幢；其前有開元十九年陀羅尼經幢，大定三年經幢（按南北朝後梁宣帝，北周靜帝，及金世宗之年號，均稱大定，此蓋金代物。）及明萬歷丁未（三十年）舍利塔。其東爲觀音殿，西爲藥師殿，均已殘廢。考順治易水志曰：「寺建於開元二十五七年」；今證以開元十九年經幢，知不然矣。聞此寺自住持物化後，初則賃於菸局，旋爲實業局所在，後又充高小學校職員宿舍。及民國十四年又駐軍於此，而廟貌摧毀，不堪寓目矣。現仍有軍士一連駐防。每年重陽日廟會，香火稱盛焉。

開元寺西北，爲興國寺，前有碑一，陽刻「大遼國燕京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壽昌四年七月丁未朔三日立，沙門方偁撰文，范陽逸士張雲書鍋；陰刻元至正甲辰（二十四年）碑記，記多元代俚語，故俗呼元代白話碑云。又西爲天啟元年經幢。其北即大殿，內有石佛。按寺搬建於宋太平興國八年，則石像殆九百四十六年前之物也。佛頭失而復得，現存高小學中，而寺亦自此而封閉矣。又北爲臥佛寺。寺前爲天王殿，有大安三年經幢。（按年號大安者，凡四帝；此指遼道宗也。）又北爲正殿，臥佛塑像在焉。像之前，有宋開寶四年經幢；

蓋是寺之建，在宋之初年也。遊畢已五時，返寓晚餐。飯後中學王校長觀光，邑紳陳子遂，教育局陳局長正民，先後到寓談話。所述易縣發現古物情形，多有可記，茲摘要拉雜錄之：——

城東南九女台一帶，古瓦陶器之出土最多；故安城之發現尤多。質堅紋密者，最古；繩紋圖案之粗而直者，唐物也；其花紋膚淺，質地粗鬆者，宋以後之物也。且其色各異，格式亦不一致。

武陽故城一帶，時有銅鏃之發現。每大風雨後，婦孺多四出尋覓，輒有所獲。鐵製者，間亦有之。銅鏃，戈戟之發現，亦夥。五十年前，出土銅器，每年必數千件，近漸少矣。

城南大巨社解村，有隋塔，是境內浮圖之最古者。

境有唐宋碑記經幢最多，歷有亡佚。亟應仿碑林之法，移置一處而保存之。

境內漢墓甚多，城西南甚多，城東南次之。

易縣王婁上村道旁，北山之下發現漢墓。墓專上刻馬獸等像。

燕城北練台村一帶，發現陶罌甚多。每個高二尺餘，徑二尺，內爲麻布紋，間有雜以骨

類者，殆井闌也。

北荒故安城一帶發現瓦豆甚多，依其上文字證之，周末物也。

又某處出土瓦豆，內有璧一方，質薄而色碧。

二年前，城南中高村發現古棺一具，皆瓦製。

城東南石排村，發現古墓，磚上有「北平」二字。倫案：今滿城，完縣，北近易縣，自漢至宋，皆名北平；古墓墓磚，殆滿城完縣窯所造者也。

城南路家莊，昔日居民，多路姓，今則無其後矣。民初有人掘地得殘陶一片，上刻「易州城南路家莊人路造」及「明正德六年」等字。此物雖小，可為此村考古之一助，亦趣事也。

城南孔山寺中石像甚多，一佛二菩薩，雕刻最精，不似近代物；其石造十八羅漢，則明造也。

阿孱寺，有磁佛甚多，皆明代製。形態逼真，村人寶之。某古董商擬出洋萬元購去，事聞於縣，未果。數年前日人竊去，旋復追回，亦云幸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晴　晨冷

上午九時，訪高級小學楊校長濟川，觀興國寺佛頭。按興國寺，建於宋初，而其造相形制，與後日在解村所見開皇十一年石像相同。嗣遊文廟。廟之東南隅，有明宗皇帝幢。旁有古槐，枝幹蟠拏，間結癭疣，蓋千年前所植也。廟中殿宇，不整，柏松獨茂，現有兵駐守。廟前泮池，其上無橋。東南十數伍，紅屋一楹，高二丈餘，俗所謂「大紅樓」者也。又西行至龍興觀。

龍興觀，建於唐景龍初。順治州志謂寺爲唐初剏建，故名龍興：其後繼修於景龍二年，理或然歟？相傳觀之南門，在今縣治南三里之康莊。蓋今之易縣，後於龍興觀而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今治爲遼金時故城，言似近理。順治州志注曰：「今治相傳戰國孫操築；一云：隋初改築。」（乾隆志同）斯不然矣。觀之東南隅有亭，中有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御注道德經幢，開元二十六年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立。御書，八面刻字，故俗稱八稜碑。咸豐癸丑歲（三年）重修之，今字多殘闕矣。亭之西，爲順治八年重修癸修池碑。北十步，即龍興觀。觀之增垣，俱廢，而殿基及鐘鼓樓之遺址尚存。大殿舊有壁畫，傳爲明弘治間唐伯虎手筆，惜脫落無存。幸陳子蓬先生檢存數片，於其家見之，猶得睹其結構。所繪堂宇人物，無不臻妙，奉爲神品，良有以也。觀之殿宇樑柱，皆金絲楠木質，拆去之後，悉存觀中。十四年，始

悉焚於軍人之手。殿基磚瓦，多與前在北平鄭王府故邸發見之唐仵欽墓中所見者相同，蓋亦唐代物也。其瓦當有鑄造「僊」字者，似明代物。碑記存者，凡十有三。西列，有景龍二年所立之道德經碑。其陽面（東西）刻老子道經上卷，陰面（西面）刻德經。此等刻法，降及南宋，仍相襲而不改。東列有明弘治十一年重修易州龍興觀經幢記，所述本觀建置沿革頗詳，其略曰：

「易城之南，有觀曰龍興，唐景龍二年刺史王弘建。前有經幢，座壘石爲之，琢爲八角，高二丈四尺，開元二十六年刻道德經於其上。歲久傾圮土壤中，未有能復者。弘治甲中秋，道士王性全，字德備者，銳志以興舉廢墜爲己任。……工出於儉，役出於傭，甫二月而告完。……」

易南城上，有火神廟，有石階四十一級可登，因往遊焉。上有井泉。水面與地平俗呼「地平泉」，水亦甘美。縣黨部，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均設於此。幹事王君，煎茶招待。覽火神廟而出，循道北行。十一時過轆轆洴街。道旁有乾統五年經幢，其北爲陳宅，因訪陳子蓬先生，陳先生出所藏古物展覽之，茲記其重要物品於后：——

古燕瓦當一，上有饕餮紋，側有丘[illegible]亞百四字。

唐寅所繪龍與硯璧畫（弘治間物也；傳爲正德者，非。）人物生動，洪纖畢肖，有凸出紋。

兕一，耳間有銘，底上有龍紋，浮鑄者也。

三足鼎一，二耳，其一位置與鼎足相值，罕見之形制也。

十四面瓦球一件，中空，有子。上面有◈紋，相龜形；下面無紋。其他諸面，均有數目字，上列爲一四六十五九；下列爲七八一二三。或云賭具，或謂占卜用具，係購自高陌村（武陽城內）者。後又於下都故城中購一同瓦球，形制略似，誌之，以待博雅君子考。

又：燕瓦當，漢鏡，綠器，燕戈，漢璽，……甚夥，又嘗得永光合幣之黃銅錢一，四稜矢鏃（長四寸，稜間平正，其下凹入。）……

他若古燕井闌，瓦棺，長四尺之瓦，重大陶器，及正始元年二月造相（白澗村出土）……則均於陳氏半園中見之。

十二時，遊五華台。台在城內西北隅，高三丈，其上有井，瓦片亦多。按五華台，即燕之候台（俗作後台，非。）相傳周武王叛建，所以占天象者。其上舊有五樓：東曰增明，西曰

晚翠，南曰觀日，北曰臥遊，中曰翠秀：故有五華之稱。唐梁裕有候台記，蘇靈芝書，聞亡已久。其台因居民伐土，日就削減焉。

又東過縣政府，赴看守所觀開元鐵相頌碑。記文王端撰，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蘇靈芝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三日書，體八分，康熙畿輔通志及圖書集成均稱：「碑石穹窿，書法遒勁。」今有拓本出售。碑所在地，即土地祠故址，昔日徵收錢糧之處也。看守所門外北壁下，嵌一石，橫書「古燕重地」四字，昔在鼓樓下，後移於此。傳爲明嚴嵩書，是與安徽安慶舊撫台衙門內青天白日碑傳爲曹操書者，均不足信也。又縣東門「明輝鏡遠」四字，傳亦嚴嵩所書。

出縣府鐘鼓樓南行，道左一石相橫臥地上，考其石質及形制，亦唐造也，頭亦亡失。蓋唐代石刻，易縣境內，幾無處無之也。又南行，至大街，東折返寓。

下午，公安局啟與國寺封，因往觀石像。佛身者丈餘，雕刻亦精。又東北遊城隍廟。廟正殿之前，有宣德爐，已爲某軍閥取去。旁有龍爪槐，宛若蒼龍，有奇致。又北，爲槐抱棗。槐棗連枝，亦一異也。大殿之中，有乾隆間所塑道士像，亦宛肖（十九年春，亦亡去）。嗣訪教育局長於關帝廟內本局。又觀經幢於城西北隅李洛金井台上。其中節，八面雕門墻，門戶半掩；人當其間，作外窺狀，亦唐代物也。又居民孫老彩謂今年春三月掘土，得大瓦罐，

乃造其室而觀之：器高三尺，厚寸許，弇口，徑尺餘。察其物，殆宋元物，不足珍也。

縣政府後門之東有石獅一，古董商以千金私購之去，旋爲邑人索回。今半埋沒土中，未悉何代物，惟獅尾毛直而左右分，其特點也。其西數伍，有亭。亭後爲假山。山前一碑仆地上，易州刺史張公再葺記碑，即樹其上。又西爲張公再葺山亭記跋碑，額曰靜觀，清光緒十二年立也，其略曰：

「張孝忠，奚種人，原名張阿勞。……太傅李寶臣，卒德宗建中二年，……其年辛酉，碑末署山不在作碑月會鶉首，碑即建於是年。……張生開元十八年，新書謂卒於德宗貞元六年，舊書謂卒於貞元七年，通鑑不取新書，卒時六十二歲。（倫案：應作六十歲。）」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晴

晨起作遊武陽台調查燕下都故城計。九時三十五分出發。余三人外，同行者尚有子遂先生，公安局梁局長，教育局蔡局長。或乘馬，或乘車。陳宅僕役姚洛可隨從，公安局馬巡三名，衛護前行。出城東門，東南一槐，大數圍，莖幹已枯，俗指爲孫臏拴牛處。又東南行道溝中，去城六里，即爲土阜起伏，似爲城迹者。據云：城南二里，亦有城址可尋；依易縣沿革

考之，此均隋初易州故治遺址。（元和郡縣志曰：「隋開皇元年，改爲易州，因州東南十二里易水爲名。」太平寰宇記曰：「隋開皇元年，自英雄城移南營州，居燕之候台，乃改名易州。」或遂金城池也。（按大明一統志曰：「舊志云：廢易縣，在州東二里。」即此處也。亦見讀史方輿紀要。）余與陳先生同車，其人忠厚誠樸，和藹可親，尤究心考古之學。一路之上，爲述易縣掌故，甚詳且盡，津津樂道，娓娓無倦容。前行二里，道中多白沙，（按以後所經諸村，凡近易水者，村中道上，皆有白沙。）又數伍，渡濡水（即北易水。或云：乃五里河，非也。），至西斗城村（即大斗城村）。案易縣城東南一帶村莊，多以城名，爲數十二，曰：東斗城，西斗城，東故安城，西故安城，蟠龍城，長安城（練台村東十二里），揚威城，大北城，寺北城，趙家北城（二村合稱小北城村），城角村，武陽城。或云：是乃燕與趙易和氏璧之十二連城。說屬附會，不足信也。西斗城村之北，城迹顯明。其南里餘，有土台二。又東行，城迹亦著，里許至東斗城村（即小斗城），其北亦有數台。按順治州志曰：「長安城，一名斗城，在州東南七里漢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主懷長安，乃築此城象之。」乾隆州志，全取其文。然以史書考之，長安城當在定興境。故康熙畿輔通志及圖書集成均謂長安城在定興縣西北三十里。蓋腐儒陋吏修志，既不深考籍載，復不實地採訪，信筆拈來，妄爲論定

。孤陋之譏，在所難免也。東斗城之東南，土台高出地表，爲數二十有四，西北至城計程十里。

斗城東南，大道之北，土台有九，排列整齊。西北隅小台，有海貝之發現，俗呼爲女兒台。大道之南，有大台一，其西有三台，在百福村東，附近古瓦片殘陶之出土最多，俗曰狐狸台。其南有土台十一，俗稱九女台。又東南土阜相連，似城迹然，蓋燕運河故道西北岸之故隄也。余等登道南高台，縱目四望，見各台平正，或方或圓，行次甚整。俗呼爲儲糧台，或稱古塚。以私意測之，殆燕宮之基礎也。台上台下，瓦片之圖案種類甚多，其質地，顏色，形制類各不同。殘陶器，亦時有發見。按國策趙策曰：「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則荻垣銅柱，似爲戰國建築之通制。倘得二十四台，而發掘之，所獲當不祗瓦陶之屬而已也。

道南大台，東南至武陽台八里；西南至城角村十里，東北至煉台五里；西北至城十里；正東至揚威城，可十里許。余等流連久之，始繪其方位圖，攝影而去，時方十一時也。

由台東南行，大道之間，路旁之上，棄置陶瓦，不可勝計；蓋田地深尺許之下，卽有許多瓦類，居民嫌其障於農作也，故堆諸田畔。余等以每類各檢一件，已感煩重之苦。十二時一刻，抵武陽台村。村長副迎入村公所。惟余等考古至此，不便驚擾民衆；乃因子遊先生之介紹，寓居北街劉子修先生之西宅。宅後數武，卽武陽台也。時午膳未備，乃先往調查焉。

台在村外西北。台之東，有道可登，台高約六丈。其上，南北十餘丈，東西稍減。全台面積，約七百方丈有奇。耆老云：台址共一頃二十畝，居民取土，日就削減，今其上可種田十一畝云。上有善興寺，前有柏數株，又碑記三：一，道光丁酉(十七年)重修記；一，雍正十一年重修記；一，爲嘉靖七年重修記也，其略曰：

「……州東南十五里許高陌莊，村曰武陌台。……武陽台上梵王宮，幾經兵火，有興有廢。推考石幢，大唐天寶十年重置。斯寺，五百餘僧。……我朝天順年間，其地荒蕪，有法公法諱相眞，……重修殿宇，彫姣(倫所看易縣境內明人碑記，文辭俚鄙，且多刻別體字，則明人之陋也。)刻絹，內塑聖像。……井碾，碾磨，……五十餘畝。……」

記既稱經幢重置於天寶十年，則寺必剏自是年以前可知矣。而雍正間碑記，不言經幢，

蓋其時已佚之矣。今正殿爲藥王廟，俗呼佛爺廟。其後有唐造相一，高三尺，頭已亡去。傳此外尚有小玉石造像一尊，亦唐製，今亦不見。大殿之西北爲井，其西廟宇，舊爲小學所在，今多倒坍。台上鐵鐘，石磨，尚存，均明代遺物也。

下台繞行一周。東面去地五尺之台土中，有瓦類一層，花紋以繩紋爲多。又北行，有豆盌及人骨之發現；稍北，有炭燼焦土，似燬於兵燹者。其中瓦片圖案，與周代鼎鐘彝器者多同。有饕餮紋，有蟬翼紋，有繩紋。又有厚瓦之發見，兩面平正，厚可二寸，形似磚類，俗以欄干磚呼之。

台之東北面，去地平四尺之瓦層，其上丈許，後有文化層，厚可二尺；發現品，以碎粉之瓦片爲最多。台西面之瓦層，去地三尺；蓋此面去村較遠，台北多未被居民伐削故也。綜計台上去地三五尺處之瓦，形制甚古，皆爲燕[illegible]；或竟爲燕代以前之遺物，亦未可知也。

武陽村之西南爲水塘，又西南爲楊家台子，未及登，即返寓。予修先生出村近出土之制錢而觀之。其咸淳，皇宋，咸定，嘉興，嘉熙，淳祐等錢，背多有數目字。及三時，村民設宴於村公所，以盡地主之誼。菜四道，而炒牛肉居其三；蓋菜食之民，以肉食爲待客上饌也。黍酒爲土產，其味甚美。飯後，將五時；繕寫報告，旋即就寢。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晴

七時起床，八時早餐，九時三十分出發，欲由練台村而南，尋求城迹出。村西北行，三百步有土台，高丈餘，上有馬王廟；每年九月十五日廟會，有賽馬驢等會。聞驢之速率，有加於馬者。又北里餘，爲張公台，台底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丈，高三丈；頂上南北五丈，東西十丈，瓦片甚多，多斜方虛綫紋。台下東南隅，有瓦堆，土塊色紅，余等所得日狀磚塊，即拾於此；或云即鄉民爲稽篦繫繩之磚頭，未悉確否，姑誌之。台下東北，有青石，長七尺，傳爲隕石，故俗稱星星台。北行半里，其地東西低窪，傳爲燕國「銅帮鐵底運糧河」故道。銅帮鐵底云者，言河底土色黑，而沿岸者色黃也；附近有蚌殼之發現。又西北半里，爲老母台。台高二丈，南北五丈，東西稍寬，東南有板築墻。台正中之上，又有一台，高二丈許。北六丈，東西八台上，有坯墻，高丈餘，似唐代所建者。其西北隅，瓦片最多，花紋頗大。台下之後爲水池，東北爲石堆，北行爲大道，又北則五里河也。考乾隆易水志卷九曰：「亮馬台在州東十三里北賈村台之南古燕城，北臨沙河，即古燕運糧河舊迹也。台基周圍，約二十餘畝，高約五丈餘，四圍垣墻現存，門居西北隅。中間土阜直立，底形方，圍二十餘步，高約二丈。傳言上有殿宇，當操練之時，燕王登殿簡閱兵馬云。」依本段前文言，則老母

台卽州志所謂之北荒村台；銅帮鐵底運糧河，卽州志所稱沙河；荒馬台，卽張公台也。更依本段下文考之，則州志荒馬台，又似爲老母台矣；更考古燕城迹及殿基，數千年間，消滅頗少，案乾隆州志之修，在十二年，去今只一百八十二年，荒馬台諸台，必少變遷，州志必因採訪不周，因混老母，張公二台爲一談也。自台後視之，老母台高六丈，去地二丈之處，有瓦片一層。其西北里許，爲北荒村。循道東行，見一村夫，方掘土，趨問所見。答曰：「見一瓦，上有字，」問字幾許？答曰：「一行！且已碎之矣！」亟覓其瓦，則有花紋之瓦片也。以花紋爲字，可笑之至！然吾國敎育之不普及，殆不只易縣爲然也！

老母台之東百步，爲銅龍發現之地點。銅龍，俗亦稱銅牛，長二尺，殿飾之屬也。經中高村馮化南之介紹，以四百元售與保定某人，其尾則存姚桂芳之手。易縣天壽堂照相館，舊存底板，可翻印，嗣板廢於水，形制遂不可考矣！又東數伍，瓦片甚多，豆亦有之；又北有似井筒遺跡者，又北三十步，又有井痕。陳子蓬先生云：是古井也 高陌村屢發現之，且有形似井闌之陶器之發見。北行，一井中有蛇，以石投之，爬行甚速；蓋易縣西北有重山之屏障，天氣較暖，故節令小雪(今日小雪)蛇尙未蟄也。東行二里，十時四十分，至練台村。購陶器一件，上有三印，其一文曰「右缶攻徒」，餘難辨識。又購瓦當一件，上有圖案，象二猴相

向對立狀，其價三元，亦云廉矣！又某家曾於運糧河中發現鐵器一件，重三十六斤，其形似升，而中有孔，有二耳。其孔，上下相通，徑寸餘。其物上邊各長六寸，下邊各長四寸高四寸，一面有《》紋。古董商曾出洋七十元購之，未得。十二時出村南行里許，有三台。在路西者一，其上平正，俗稱平台高可丈五尺，南北三丈，東西較長。在路東者二，相去四十步，在平台之東北。西台稍北，高二丈，上有送子觀音廟，有同治二年重修碑記。台之東麓，爲老祖孫眞人（孫臏）廟，亦同治二年重修者也。東台稍南，高四丈餘，台上南北四丈，東西較寬，廟曰觀音寺，有弘治十二年重修煉台觀音寺記，文略曰：『易水東南去城十五里煉台，東近北城．（案東至北城三里，）南眺于坻，（案相去八里，）西有二郎廟，北崇夫子祠，……其台孤高，古燕之故城也。……古跡金田，不知創自何朝？……古比有古塔……永樂二年間，廢．天順二年，弘治九年，十二年，均重修。……』又南行，東似有城迹者，常維鈞先生乘馬調查之。據云：「由此東行三里，土阜斷續，俗稱東崗，亦呼大崗；南北長約二里，北端有地隆起，西北至練台村里餘，東北里餘，亦有一台，方可五丈，則燕城外之土台也；大崗東爲平地，非自遠望之，不見其高出地表也。」又南行，經郎井莊，（北至練台村五里，西南至郎井村一里半，）至北于坻村，「于坻」俗音 Yülei，二七日集，余等休憩於雞店，

路川茶點，旋即出發。南爲西丁坻村，其南半里，有似城迹者。西南行至東故安城村，村東南有台，高數丈，上舊有塔，已拆去，其前爲開元寺、有潘文經幢。於民間買瓦當二件，均饕餮紋，買銅元四十八枚，（本地以四十八枚爲一吊）。又買明器數件，矢鏃二件，共洋一元，亦甚廉。村北有台，未及登。相傳某年發現長二丈許之大厚板，即在此村附近。又西爲西故安城村，村北爲孔子廟，第八中學學生陳延傑君，（或云馮辦三先生）發現上有「太守尹仲」四字之瓦片，於此。瓦類之發現，故安城最多。

按東西二故安城村，俗稱貫城。考桑欽水經曰：「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南城外東流，即斯水（易水）也。」酈道元水經注曰：「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爲侯國，（按事在文帝後三年。）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皆此地也。水經注又云：「其水（易水）又東逕西故安城南。」蓋桑欽之時，故安已有東西之稱矣。又考元和郡縣志謂故安城周圍約三十里，（卷十八易州節），考之未謊。嘗考水經曰：「高誘云：水經故安城南……今水被城東南隅。」故武陽故城東南隅，沖毀久矣。或云東城址，在大留村，（？）亦無確據。

五時，由故安城東北行，道旁瓦片益多，花紋亦有多種。四里至郎井村，時暮歸橫村，

寒氣漸催；抵武陽台村寓所，時計已七下矣。飯後疲極，推枕就寢。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快晴

八時起床，爲尋城西垣計。劉子修先生爲備大車一輛，九時半出發。天氣晴朗而寒氣侵人，昨夜北山大雪故也。西南五里，至高陌村，姚洛可家所傳接骨萬應膏，甚靈效。又西南行二里許，有古河一道，自南而北，當北沈村（東北至武陽台六里）與西沈村之間。河北行二里，而東折，其地有柏樹林，河寬十丈，兩岸地高如隄埝然，或曰即古燕運糧河也。農民於北沈村之北掘土，地下三尺，即有瓦片，其土亦堅硬異常。西行至燕子村，（東北至武陽台十里，）村南里許，即易水也。村西四十步崗阜之上，有觀音寺，唐塔一，高十二級。八面各級，均有鐵鏡，散佚亦不少。有碑二，一爲正德五年重修記，略云：「……觀音禪寺，不知幾建，粮石幢曰至元十七年庚辰歲時重修……」（碑文以𢧐爲歲，𢙣爲悪。蓋俗字也。）一爲康熙十八年重修記，略曰：「易治之南十五里……修於至元，再修於弘治乙丑，三修於正德，此四修也。……」村西南四十步，有東西墻垣，高三丈，寬二丈，長約半里，西端北折，蓋城迹也，乃舍車步行。西行二十步，復有城迹，長五丈，高二丈許，其上有台，高約二丈，上有瓦片甚夥。自此而西而中斷者，五丈；又西城迹長四丈，復中斷；有瓦當之

發現，蓋南城闕也。其北爲軍營村（東至燕子村，西至城角村，各一里）。西行二十餘步，城迹斷而復續，此處城垣有板築痕，依其痕跡計算之，板長約六尺，寬可六寸，板痕之兩端，各有二大孔，相去七寸，各去板邊尺許；其外又有小孔，相去七寸，各去板邊二寸弱。其西北爲城角村。城角村南之城迹，土質堅如石，間有紅色及灰色之魚骨白（俗稱也）質之陶片（一面有繩紋）及鬲足之發見，則必築城以前故物也。自此而西，城垣雖或斷或續，而板築之痕，均甚顯明，此燕城南垣也。其西垣則在城角村與大胡解村（東去城角村一里）之間，去二村各半里，去大胡解村較遠，其正北洽與覺山坡相對。（按乾隆州志曰：州北五里聖女山俗曰覺山。）垣之西南角雖廢，而猶可賴西垣，及南垣斷續之迹，而測定之；蓋在城角村西南二百步之處也。

城角村西垣，相屬者二里，寬三四丈不等；去村西北里許之處寬五丈，此西城最寬處也。又北中斷者三百步，居人稱此去城角村五里，相傳燕城一面十里，此西城中點，西門所在也。然其地無瓦片之發見，以余觀之，西門則在此處北三百步；有瓦類之發見，是其證也。此處以南之土，不在城迹上，故質堅硬異常，俗稱豆瓣土。自此而北，忽斷忽續，寬度亦異；吾等行其間，亦忽上忽下。里許，有關帝廟，建城迹上；又北里餘，爲西北城角，瓦片頗

多，燕城角之未泯者，只此而已！西南視郎山競秀，近在咫尺。水經注曰：郎山如鳥翅，又如劍杪；信然！曾憶劉大川郎山聳翠詩曰：「郎山環列翠，烟樹望中迷，天外千峯秀，雲間五岳低，」之句，非身臨其境，不能領會之也！由西北城角而東，城迹不斷者百步，又東北即固村也（西南去城西北隅內之固村莊一里）。休憩於固村曾醫巷，下午三時，住持眞一先生爲備敝車一輛，吾等乘之，循城迹而東。城至西斗村，而外出者，約一方里。上有天眞觀，其北爲五里河。河之南北，時有人骨及刑具之發見，蓋昔日城外刑場也。又東爲東斗城，其間城迹，尚可尋求。東斗城之北，爲高台，上有圓覺寺，俗呼大寺。西廡有唐造相，頭已亡去。自斗城而東，城已夷爲平地，現爲大道所經；惟西去斗城四里之處，有似城迹者，南折達於方窰；其西則女兒台也。又東北一里，至北黃村。日將暮，乃舍車步行，而曾醫巷之車，亦由此回寺。五時三十分余等至武陽台。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晴

七時起床，九時三十分乘劉宅大車，觀解村唐造相。出武陽台村，南行，一里，至郎井村。又西南五里，十時過東沈村，村南有沙灘，又前爲易水。河寬十五丈，底爲流沙，質鬆；車馬不愼，輒陷其中；水深不過一尺按易縣境內易水有三，此中易也。河之南岸，土阜相

連，皆沙崗也。渡河二里，皆行泥水道中；兩旁田地多砂石，不宜五穀。是日適凌雲册村（在解村南）集市之期，故沿路行人，絡繹不絕。又南行六里，十一時至解村西北百餘步之鎮國寺。寺中有一佛二菩薩。佛高一丈三尺餘，隋開皇十一年造也，其左手及二足與衣飾已殘闕，其座爲青石所造，高三尺六寸，徑五尺餘，相傳其下碑記，高丈餘，埋沒地下，不得見。二菩薩像，皆光緒間所塑也；神情流逸，製頗工巧。菩薩蓮座，左爲青石質，右爲白玉製，下方上圓，下高八吋，上徑二尺五吋，高尺許，下方南面刻馬良和等造像。記共三十二行，行十格，記自第二行刻起，每行九字；惟第二十五行不鍋字第二十六二十七兩行各十字，第二十八二十九兩行各八字，是隋代所造也。其記曰：

大隋國開皇十一年，易州易縣固安陵雲鄉民，以地居番首，北與沙莫日相連，齊門周通宇文治末，遂使擾亂，角敵岑軍口狄，乃致突厥抄掠此間，毋南子北，全亡不練，見在之徒，忽遇

楊帝開皇，萬里大定，三寶興世，振威瑕及，至十一年，斯人內懷桑梓之思，衆訪門心同崇功德，往詣定州洪山，敬造玉石大象一佛二菩薩，有敢運來，佛身丈八，七寶裝成，類眞形如相好，凡人覩見，不覺崩騰如頂禮，州呈南鄉，公親來奉，口正容合掌，割

捨祿□，上下勸成，光茲士庶；以此功德，仰報皇恩，慈成之澤，下及法界，三有衆生，□異心同，希望共善，

上儀同三司左衛修政府車騎將軍菩薩主馬長和，都督司兵參軍李昌，都督任遊隨，劉永裕，菩薩主陳世通，毋史暉，菩薩主楊士仙，父洪度，□伯，周興，達半通，

又聞某古董商，曾以一萬五千元購其像，事不果行。

寺前有正德十八年，萬歷十七年，及光緒十九年重修記。正德間記，爲京闈鄉貢進士兩知縣事文林郎郡人張仲文撰，其略曰：「易水城南二十五里，（按順治州志謂二十里誤），有鄉曰解村，有鎮國寺焉。肇修於隋之煬帝，於洪山造玉石佛一尊，法身丈六，左右各列二菩薩，從衛者甚衆，昔儼然一異境也。屢經兵燹，歷年久遠，殿宇傾圮，佛像毀碎，惟大佛獨存。……天順年間，僧人文慧，修正大殿五間，前建天王殿三間，伽藍祖師二堂，鐘鼓二樓，方丈庫廚，甎磨等項，俱以完備。……」吾聞遺老云：「本村舊無鎮國寺，亦無佛像。某年之夕，河水驟漲，佛由山間流冲而下，休止於此，村名解（與歇字音同）村者，以此。後有垢者，病過之，休憩其下，夢神療疾，及醒病果愈，因爲立寺，此二十年前事也。」蓋不足信矣！

按易州境內明人所作碑文，文詞生硬，又多不通，且間用俗字省文。又鎮國寺正德碑記，與燕子村觀音禪林明碑，均於記之末，繫之以銘，辭句亦劣。

余等拓開皇十一年馬長和等造相記畢，連攝數影；十二時四十五分，發車而返，一時渡易水。渡口之東里許，有土台，即鼓樓台也。台之東，即西故安城村。乘車北行，穿東沈村而北，經高陌村而東北。武陽台之南里許，有台，西南隅有石一方。又北亦有土台，均高丈許；其西土阜似連似斷，均有板築痕，間類大牙，即發現於此。又東北數十步，即楊家台子也。其台去地丈餘之處，有板築痕；台高三丈，上有關帝廟。返寓後已三時。膳後，擬尋城東北角返易。乃以大車載行裝，步行出發。劉子修先生之父亦欲領示一切，乃同往。由木村而東，行三百步爲朱爺台子；東行二里，其地隆起，東北數伍爲土台。自此而北，城已夷爲平地。地高亢，寬約二十丈。北行里半，似城東城故址。城之東北角已沒，然就東北二成垣斷續之迹測之，蓋在練台東二里之處。自此而西，城迹忽斷忽續，其顯明之處，寬約四丈，有板築痕，土質堅硬，中亦無瓦片，是爲城垣北面，蓋無疑矣。在城迹西望，練台，張公台均在城上：平台在城內；練台村，老姆台，北董村，均在城北。證以練台村在城外之傳說，與夫水經注之記載，信不誣矣。登練台西眺，城迹亦顯。時日將落，乃辭劉老先生逕赴練台村，

又購深刻蟠螭之瓦片三片，共銅元四十八枚。五時登車西行，二里而日沒，冷氣冰人，手足俱僵。七時十五分，至城內中學，計在戶外實地調查者，凡四日，燕下都故址，略得梗概。（余別有考證，並有圖說。）城東西長十三里有餘，南北十里。城至西斗城而外出，其東為運糧河，俗所謂之女兒台，狐狸台，及九女台，與武陽台，平台等台，均在城內。晾馬台，練台均在北垣上，老姆台在北城外。城闕惟南城者可辯，西城門亦可臆定，他不可考；城角則西北猶存，東北西南者，尚可測定，惟東南隅難考耳。按水經注曰：「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而二十與十七之比，與十三與十之比，亦相差無幾；東西故安城，即故安城。故余等所測定城迹，即燕下都武陽城之故址也。茲於文後附圖說明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晴

八時三十分起床，九時早飯。飯後，赴廣裕園沐浴。午飯後，訪陳子蓮先生於半園。園在城外西南里許，因半城半郭半農半圃之亭而得名者也。地在岡阜之上，廣闊二十畝。其中林木茂盛，或因樹而為樹；砥砆玲瓏，又或壘石而為山。亭台廊榭，雖少人工之雕飾，而甚得天然之美妙。書房設於園之西北隅，几窗明凈，幽雅有致，下臨易水，西望秦巒山，蓋儼然一世外桃源也。法人米里彥氏，曾一遊至此，愛其風景，為繪其圖，而去。四時相率離園，傍

易水北行；相傳漢唐宋磚瓦，時由河水流沖而至。河道屢有更易，現漸次南徙矣。又東行，遊西關，路北有舍利塔高三級，上有石像三，已亡其一，前有正德十四年，乾隆間，雍正七年重修記。據乾隆重修記云，塔爲千佛塔，寺曰白塔寺。經幢二，在東者，上有「宋宣和五年……崇覺寺沙門……」等字，餘難辨識矣。又東行街市間，商業繁盛，門面整齊，此蓋易城最繁華之區也。

復東行，爲十字街。按易城無南北二門，自十字街而南曰南關，北曰北關，東北街則西關也。十餘步，至西門。訪財務局，建設局諸局長，未遇，乃返寓。飯後整理遊記，十一時就寢。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快晴

是日下午，馬叔平先生因中學王校長之請，在校講演「燕都考古」，余與常維鈞先生，因作西陵之遊。九時三十分，乘驢而往，公安局馬隊兵及脚夫李姓(回教徒)隨從。(脚夫一人，驢二頭，每日共貸價四元五角。)西行十里，至石門店；又五里，至梁格莊，平漢路支綫鐵軌毀於水者，長約五六里。十一時抵梁格莊車，(在村西里許)遊西陵行宮，門窗戶壁，多爲前駐軍拆毀。行宮之西，爲永福寺，俗稱喇嘛廟。廟前爲平橋，歷橋登石級而上，大門中

有彌勒佛，楠木製。前行，東西廡列左右；西廡之後，爲喇嘛所居之所。又北登石階十七級，而至前殿，楠木大佛，共三尊，雕作極精。其後歷石階十八級，上有碑亭，中有乾隆五十三年敕建永福寺碑記。文曰：「永福寺，例隆福寺而建也，在良格莊行宮西，……舊有寺一區，誌不載其所由始。……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春，命將作而修之，……屋凡十楹，費帑金十八萬九千有奇，五十三年冬成。……」又北登石階六級，而至大殿，中奉大佛三尊，左右各有小佛四尊，悉楠木製，甚精工，又北登石階十一級爲後殿所在，現存楠木佛一尊；其上有樓，佛皆密宗式。綜覽全寺，工程甚鉅。又西北行，五里至清德宗景陵，（俗稱崇陵）。規制雖與他陵相同，而規模甚小，工亦簡陋。石橋之北，左右有望柱各一，又北爲碑樓，東西有神廚神庫；北上，爲隆恩門。後爲祭台，東西燎爐各一，又北爲隆恩殿，內設暖閣三，中供帝后牌位。殿後爲龍鬚溝，又上爲月台，東西各植翠柏一株，羅漢柏九株。又北爲方城，上有明樓，中有硃砂碑，後即寶城也。寶頂之土，已破碎；西門土，朱砂，白砂屑屑脫落。憶昔帝王之威加於海內，而今墳陵殘敗，竟無能修而理之，不禁有滄桑之感焉！繞寶城東南望，崇階綠瓦，有若陵焉，則光緒二妃子之塋也。徘徊久之，始去。乘驢西南行山道上，沿路松柏，多遭砍伐；路東一松，頗古茂，惜下部焚於火，漸就彫零；詢之居民殆閭謀盜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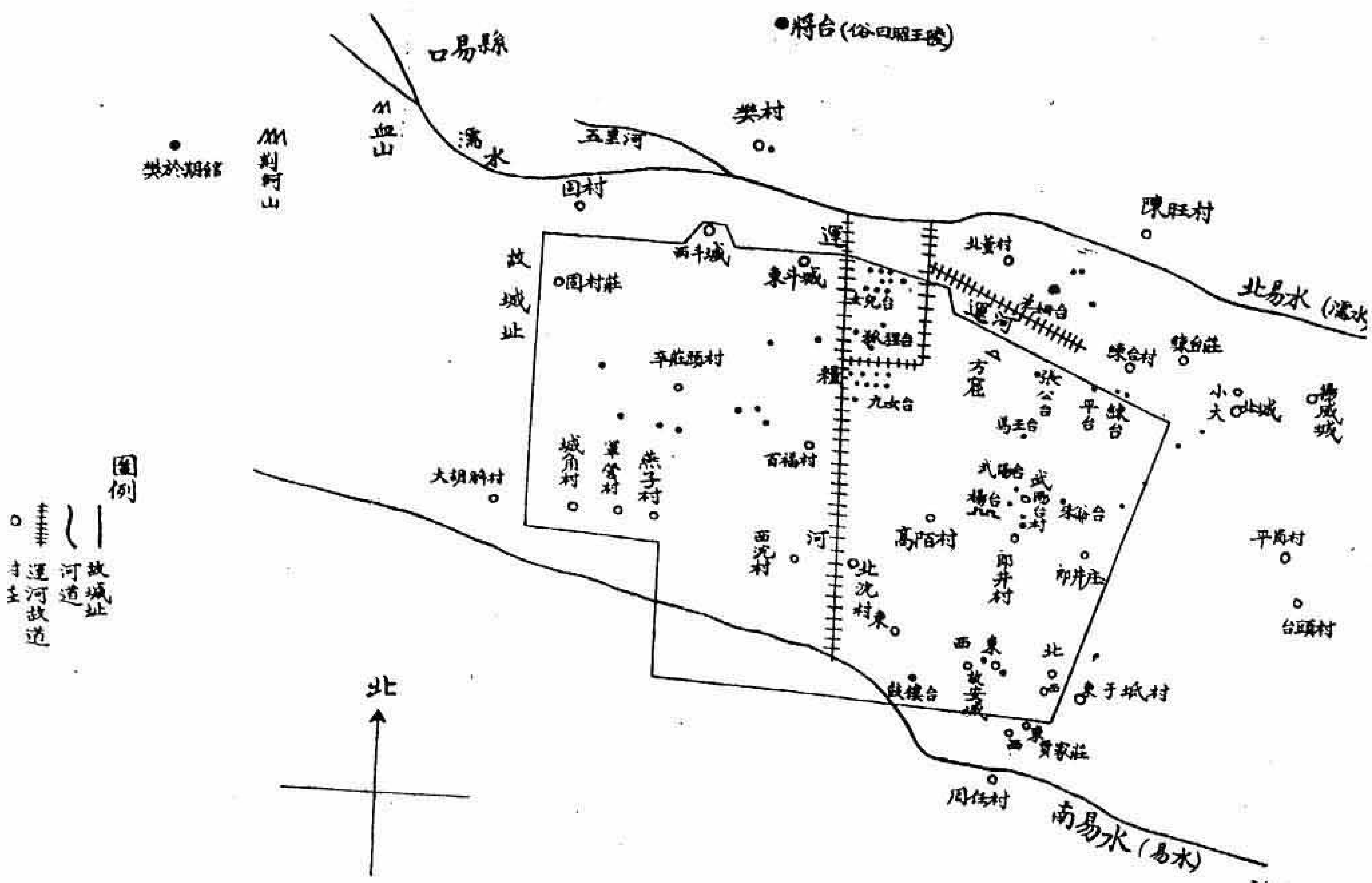
之所爲也。八里，至泰陵前門。是陵現有軍隊一連駐守，林木縱橫，仆折地上，蓋兵士迫於生計，對於陵林，大加砍伐，或以作薪，或以轉售於商販也。倘不謀保護之道，吾恐數百年前古樹，將絕跡於泰陵矣。考泰陵前有白澗河，後有拒馬河；錢岩翠岫，環繞其中；峻嶺崇山，翠衛於外；野老傳說，西陵風水以泰陵爲最，信然。而工程之浩大，亦以此陵爲冠。寶頂高丈餘，林木最盛，環以寶城，高二丈餘，前爲方城，崇墉雉堞，廣縱五六丈；上爲明樓，上覆黃琉璃瓦，內碑一，俗稱硃砂碑，高約丈五，廣可五尺，厚二尺餘，仰覆蓮座，飾金字，給五采。下有甃券門，門外月台，前設白石祭台，上陳石五供一份，前有石柱二，又前爲琉璃門三；金釘朱扉，釘均佚失。南爲隆恩殿，內設暖閣三，外設月。崇階石欄，東西廡，燎爐各一。兩廡，即軍士之所居也。前爲隆恩門，又南爲神道碑亭，碑一，高二丈龍趺長丈餘，又南爲橋。橋南爲龍鳳門，門兩旁翊垣，均飾以琉璃，現多闕毀。又南左右列石像生，朝衣冠介冑文武臣像各二，馬，象，獅，各二，皆立像。又南望柱二，前爲石橋，又前建聖德神功碑亭一座，內有滿漢碑二通，各高二丈，前爲大紅門，門外爲文豹角端，向天作鳴狀。又南爲石坊，石坊南有石橋，以路遙遠未往。又西二重爲嘉慶帝昌陵，規制同泰陵而小。此東南去城二十五里，時已三時半，乃由南路，返城。經東府西府，五里至慶不非；又三

里，過半壁店；東二里，抵下嶺村。東南行山嶺上，二里達西石門村；又東南四里，日已沒，去城尚有八里之遙。復過二嶺，渡易水；八時始達城中寓所——省立第八中學。時調查燕下都故址之工作已畢，乃準備返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陰

晨起，分向各機關，學校紳董辭行，九時出城赴易州站。十時四十五分，由車站乘壓車赴高碑店。十二時過淶水，一時十五分抵高碑店站，略事休憩，即搭三時三十分平漢快車北上。六時至北平西站，買車返校，七時始達北大東齋。

按：十九年春，予參加燕下都考古團，赴易發掘老姥台，別有詳記，容有專刊發載之。


易縣
將台（俗曰昭王陵）
血山
濡水
五里河
固村
北易水（濡水）
南易水（易水）
陳莊村
故城址
固村莊
西斗城
東斗城
運河
北董村
老姆台
練台村
練台莊
辛莊頭村
方城
小大
楊城城
九女台
馬王台
百福村
大胡村
城角村
燕子村
西沈村
北沈村
東沈村
高陌村
武陽台村
郎井村
郎井庄
東子城村
故安城
周任村
平高村
台頭村
北
圖例
故城址
河道
運河故道
村莊



近代二十四藩建撤考略（二續）

白眉初

五　暹羅藩

A　暹羅略歷

吾人考察暹羅歷史，祇能溯至隋唐，相傳卽隋唐時之赤土國，為扶南之別種。（扶南，古國名，在南海大澥上，卽今之暹羅澥也。扶南盛時，眞臘諸邦皆為其所役屬，後為眞臘所併。）隋煬帝時，屯田主事常駿曾嘗至赤土國，知其國王姓瞿曇氏。至趙宋時，始為暹與羅斛二國地。暹國位於西北，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國在東南，土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此為古代暹羅之史料。

元成宗貞元元年，暹國進金字表，遣使入貢。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羅斛國合併暹國，始稱暹羅斛國。暹羅斛國王建國第一世，其王名「參棱鉄的扶拉馬太保。」越十七年，至明太祖洪武三年，命使臣呂宗俊至其國。國王名「參烈昭毗才」，奉金葉表文入貢。十年，其世子昭祿羣膺，承父命來朝，帝賜之印，其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脫去「斛」字，自是謹遵印文，初稱暹羅：是為暹羅定名之始。洪武二十八年，遣內臣趙達宋福等使暹羅，立嗣王文綺。成祖永樂元年，遣使來朝，賀登極。九年遣使貢方物，且乞量衡，為國永式；從之。十七

年，諭其國王俾與麻六甲平。十九年，遣使貢方物，訴侵麻六甲罪。後自正統至嘉靖間，貢使絡繹於途。在武宗正德中，因暹羅文字旁行，不通漢字，令選留貢使一二人，入館肄業。萬曆間，暹羅發兵攻破鄰國東蠻牛，又移師破眞臘，降其王，遂霸諸國。計自暹羅斛建國以來，傳世二十，歷年二百五十一，是為第一朝。

萬曆三十一年，扶拉約索恩丹代立為暹國王，是為第二朝。四鄰來侵，國多難。（暹羅國制：同時立正副二王，王位傳及不必傳世；即傳子亦擇賢，不必立長。職是之故，致生覬覦，滋內亂。）外人之流寓其地者，多乘機取高位。天啟中，日本人有山田長政者（日本駿河人，通稱仁左衛門），見本國新定，謂不足以立功名，慨然有航海之志，客居長崎。先是萬曆二十九年以後，安南，呂宋，柬埔寨，占城，暹羅，已相繼與日本通好。至是會有商船赴交趾，乃隨之抵台灣，轉入暹羅），客暹羅。會暹羅有六崑（暹西南一島國）之寇，以策干王。王授以兵，俾拒之。長政令其兵皆為日本裝，聲言日本遣軍來援，與戰大克，追擊至六崑國都。王大喜，封為六崑王，妻以女，使當國政。尚威猛，衆頗怨怒。後六年，王為其下所廢，扶拉約挾拉參代立，是為第三朝。尋長政卒，有女名因，雄武有父風，王於六崑大呢二國云。（即坦塔蘭地之巴坦尼島，在六崑東南。）是時日本旅暹者，垂六七百人，號曰日本街。

是爲元明兩代暹羅國之略歷。

清康熙初年，有希臘人名君士坦丁者來暹，娶日本女，荷王寵，秉國權，盛行傳入基督教，謀固已位，因勸王乞法蘭西王保護。法王路易十四世，喜而應之，於清康熙二十四年，遣兵赴暹。暹民故惡異教，至是益滋疑。三十八年，遂糾衆起兵，殺君士坦丁，逐法兵。國威由是不振。（按此卽法人輾轉窺伺安南之一遠因）。

乾隆三十五年，緬甸西向用兵於暹羅。先是，三十四年十月，傅恆征緬甸，緬人乞和，許之，詔班師，留阿桂溫福於雲南，仍講邊備。至是阿桂請乘此大舉征緬，奉嚴諭罷免，以溫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溫阿皆赴蜀，於是暹羅遂爲緬甸所滅，陷其國都猶地亞，留守兵而凱旋。緬既併暹；徵取無饜。四十三年，暹民憤緬無道，推其遺民鄭昭（中國人）爲主，起兵盡復舊封，定都曼谷；更興師侵緬地。於四十六年，航海入貢告捷。鄭昭係廣東潮州人，能詩善書；幼隨父流寓暹羅，積貲數十萬。昭自幼卽散財結客，故能得僑民歡，仕至宰相。暹羅與緬甸，世爲仇讎，乾隆間，緬王攻暹滅之，悉殲前王遺族。昭時年五十餘，已罷相居南部。國變後，乃刻苦自勵，陰結國人圖光復。旋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復故地。暹民戴爲王，明年昭遇弒，其弟達約德宮，方出討柬埔寨，歸而平亂嗣位。是爲今王家始祖。（卽

聖武記所稱爲鄭華者。又一說：昭無子，以暹羅土人華策格里爲養子，復以女妻之。昭卒，襲其位，改稱鄭華。）王既嗣位，專力向緬甸圖報復。緬酋孟隕不能支，乃徙居營德勒。五十一年，高宗封遂約德當（即鄭華）爲暹羅王。是年，緬甸見暹羅受中國冊封，益懼。緬王孟隕，遂決意入貢。五十三年，緬遣使由木邦齎金葉表文馴象金塔款關求貢，中國諭暹羅令罷兵。嘉慶十年，暹王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頒勅諭解之。以上爲未變法以前之暹羅史略。

B　暹羅稱藩

暹羅稱藩，肇自明洪武十年。帝賜之印，其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謹遵印文，初稱暹羅：是爲暹羅稱藩之始。清初，順治九年，暹羅遣使請入貢，並換給印勅；許之。自是職貢不絕至。乾隆五十一年，高宗封鄭華爲王，匪啻受中國人之封贈，且係中國人世襲王統，入貢益謹。

C　暹羅撤藩

暹羅自明初，以迄清道光末年，貢使不絕於途。迨咸豐十年，太平軍作，貢道梗阻。適值西力東漸，英法交侵，未幾法併安南，英佔緬甸，東西夾逼，各欲逞志於暹羅。幸兩國不

相和，暹羅乃得保守其獨立之地位。然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法人奪取湄公河左岸一帶之地，及支旦邦港。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由英法協商，以暹羅中部爲中立地帶，其東西之地，則爲英法之勢力範圍。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與英訂約，暹羅南部之馬來羣島，與英屬馬來聯邦相接處，有吉德，吉連丹，丁噶奴，三州，名義上雖爲暹羅所統屬，爲暹羅政治所不及，故以三州之地，革歸英領，稱爲馬來屬邦。故自咸豐以來，五百餘年暹藩，遂無形自撤。

當是之時，歐亞兩洲地理上，發生一嶄新事迹，即蘇彝士運河鑿通是也。大海潮流，忽焉改易，遠東諸邦，從茲多事。斯正暹王曼哈象在位之時，擁富饒之地，當印度之衝，法蘭之人，尤虎視眈眈，國家多難，亟須英主出現。而許勒龍岡第一，遂以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嗣位，外順邦交，內修國政，歷遊歐美，庭見其君。是時暹羅方有法蘭西之難，王謂俄居北方，南徼之地，鞭長莫及。俄法又交驩，因特北游，自以國小多難，求援大國之故，陳於俄皇之前。暹法齮齕，終以解釋，並遣重臣聘問友邦，雍容壇坫，各國亦不以其弱小而輕之。故自西方東漸以後，安南亡，緬甸滅，印度墟，而暹羅巋然獨存。今其全國人口九百十二萬，而華僑則佔至四百十五萬。我國近日擬訂約派使，以便保護華僑，是已不等待之矣，

又何害乎列藩。

六　蘇祿藩

A　蘇祿概略　蘇祿國之位置，在南洋羣島中，居於菲律賓與婆羅洲之間，大小約百六十島。其中大島凡三，產米，綿，靛青，咖啡，又輸出眞珠，自古不通中國。其政治區劃，因三大島而分為東峒，西峒，峒峒，共為三王，而以東王為尊。

B　蘇祿稱藩　明永樂十五年，其東王名巴都噶叭吝，西王名巴都噶叭蘇，峒王名巴都噶叭剌卜，並率其妻子家屬三百餘人來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因並封為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諡曰「恭定」。留妻妾傔（音欠侍從也）從十人守墓。（留次妃葛木當，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萬歷中裁）畢三年喪，遣歸。乃遣使齎勅，封其長子都馬含為蘇祿國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巴都加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二十一年，東妃還國，厚賜遣之。明年入貢，自是不復至。清雍正四年，福建巡撫奏蘇國王「毋漢末毋拉律林」遣使「喇嗎祿達臣龔廷綵」副使「巴祿達臣阿石丹」航海奉表貢獻方物。五年，其貢使至京，帝親頒勅諭一道，給賜

國王，令來使齎奉還國。乾隆十九年，其國王請以戶口人丁，編入中國圖籍，五年一貢。後復三年一貢，奉旨定爲五年。就上述觀之，明永樂時，三王併携妻王來朝，東王死葬德州，東妃居中國至七年之久，乃還，支領俸米，數世不絕。清乾隆間，請以其戶口編入國籍，且請三年一貢。其傾服中國，可謂至矣。

C. 蘇祿撤藩　明萬歷初年，呂宋（菲律賓）爲西班牙所滅。察其形勢，蘇祿羣島；迤邐連綴於呂宋西南之洋海中。迨至近世，遂成爲西班牙之領土。然西紀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菲律賓羣島入於美領，其中之蘇祿羣島，即我故藩也。自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蘇彝士運河開通以來，南海潮流，於焉激變，歐美列強起，而樹制南洋羣島，瓜分豆剖，蘇祿國蓋久已夷爲他人屬領矣。

（七）　南掌藩

A. 南掌略歷　南掌即老撾，古越裳氏，其地在今雲南思茅車里之南，即越南之西北山之中。古稱其夷佩璧瓜爲飾，俗遂呼爲撾家。明永樂三年，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爲十八土司之一。

B. 南掌稱藩　清雍正八年，南掌國遣頭目叭猛花等，奉表貢象二隻，嗣後五年一

貢。乾隆七年，帝念其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定爲十年一貢。以後如期朝貢不絕。

C. 南掌撤藩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越南次爲法領，南掌部落，隨之而去。

附誌古代南洋諸國入貢者

一　呂宋　明洪武七年，呂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復入貢。自是久不至。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旋爲西班牙所滅，而貢使以絕。

一　婆羅州　舊誌分婆羅浡泥爲兩地，其實浡泥即婆羅洲西北境之一部。茲就其古代朝貢事件，綜誌如下：（一）唐高宗總章二年入貢，謂之婆羅國。（二）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入貢，謂之浡泥國。（三）洪武三年，命御使張敬出使，自泉州往，閱半年抵闍婆，又踰月始抵浡泥國。時其國爲蘇祿所侵，又素屬闍婆。闍婆人阻之：其王意頗中阻。使者論以闍婆久臣服中國，爾畏闍婆，反不畏中國耶？乃遣使奉表箋進貢。表用金，箋用銀，字近回鶻。帝賚賚甚厚。（四）洪武八年命浡泥國山川附祭福建山川之次。（五）永樂三年入貢，封其酋爲國王，賜印勅。相傳厥後番人嫁娶，必請王金印印背上以爲榮。印篆文獸形，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六）永樂四年，有婆羅東西二王，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漢字碑。（七）永樂六年八月，浡泥王麻那惹加那乞海入朝，十月王卒於館，葬於安定門外城門石子岡，樹碑，諡曰恭順。賜勅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以上所述，具見在明代服屬中國之盛況。按婆羅洲，爲世界爲第三大島，南北長二千五百里，東西寬三千里，有息力大山，由東北而西南斜；亘全洲。內多火山橫列，噴薄石燐，地常震動。沿海之地，低淤者多。海濱礁石纍纍，舟楫不易近岸。天候熱，幸有海風解之。地肥美，礦產金煤錫石木料

。十六世紀以來，荷蘭人興起，經營東洋商業，組織東印度公司，此島遂歸荷領。十八世紀，荷英宣戰，其西北小部改隸於英。

三　蘇門荅拉　明永樂三年，其酋名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入貢，詔封爲蘇門荅拉國王。比年入貢，終成祖之世不絕。鄭和凡三使其國。十六世紀以來，爲荷蘭所佔領。

四　爪哇　古闍婆國，亦曰下港，元時改名爪哇，爲西南封藩之衛要。宋文帝元嘉中，始通中國。其後復絕。至宋淳化中，其王本羅茶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貢。元世祖至元中。大出師伐之，竟不能克。其國分東西二王，明洪武中，各遣使入貢。宣德七年入貢。自弘治後，貢使不至。十六世紀以來，爲荷蘭所佔領。

五　錫蘭島　明永樂中，鄭和使南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及和歸經其地，復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帝憫其無知，皆釋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因咸稱其賢，乃遣使賚印誥封爲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遂屢入貢。至天順後，不復至。後爲英領。

六　三佛齊　國名，南朝曰干陀利，唐曰室利佛逝，至宋時曰三佛齊。唐天祐二年，始遣使入貢。宋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貢。咸平六年，復來，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乃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鐘以賜之。嗣後朝貢不絕。明洪武四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入貢。九年，命使者賚印，敕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強盛，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封爲國王，與己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尋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然亦不能盡有地。明史有梁道明者，廣東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者數千家，推之爲首

，雄視一方。永樂三年，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賚敕詔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並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自西洋還，祖義詐謀邀劫。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擒，獻於朝，伏誅。因命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以後屢入貢。

按三佛齊即浡淋邦，亦作巴鄰旁，其地在海洋洲中，蘇門答拉島之東部，今尙爲該島之都會。又按蘇門答拉，正當赤道，在馬來半島之西南，有麻剌甲海峽相間，長三千五百里，最廣處九百里，面積有六十萬方里，人民三百五十萬。當東洋航路發現以後，初爲英荷共轄，後英人以易麻剌甲，遂全爲荷蘭。時與土酋爭啟，迄今猶未全平。通商大城北曰亞珍，西曰巴城，南曰班凡爾，東南巴鄰旁，即宋時之三佛齊國也。巴鄰旁附近有邦加島，其錫鑛最著。華人在彼採取者千餘。首府曰蒙多克，荷設檢員駐之。邦加東南有比利敦島，產鐵與木料，居民三萬四千，今亦屬荷蘭。

八　廓爾喀滿

A.　廓爾喀略歷　廓爾喀，一名尼泊爾，（亦名別蚌，又名陽布，藏人稱爲畢倖子，）其國地形狹長，當喜馬拉雅山脈額非爾斯峰之南，自東至西，長四百五十英里，（約千三百餘里），自南至北，廣百五十英里，（約四百餘里）。其國中人跡罕到之山地，逾總面積之半。吾人常稱尼泊爾者，殆指其督府加德滿都附近平原而言，（此國謂平原曰「尼泊爾」），非指其全境也。此一帶平原，即由山間谿谷而成。其幅幀長二十英里，廣十五英里，高於

海面不均四千五百英尺。地味腴美，適於種植。風光之明媚，景物之優美，較之日本無遜色也。其歷史，上古無考，即十八世紀中葉以前之事實，亦鮮有知之者。唯知在清初，係分三部：曰葉楞部，曰布顏部，曰庫木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是在清初，已曾內附。後三部吞併爲一，遂與後藏爲鄰。（自後藏西南行，二十驛至濟龍之鐵索橋，爲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即入廓爾喀境。）致廓爾喀係民族之稱，本非尼泊爾境內故有之民族，係北印度拉齊普他拉州之一部，（按西藏圖考云：「廓爾喀本巴勒布中一小部落」巴勒布與拉齊普音相符）勇猛好戰之民族也。於西歷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侵入尼泊爾。尼泊爾王紐華拉大求助於英，遣一軍往援，不幸起程時，適值雨季，駐軍梯來之地，不得進。梯來地方，夙以氣候惡劣著稱。職是之故，軍中多染寒熱病。不得已，中道折回。紐華王朝，不能抵禦善戰之廓爾喀人，卒致滅亡。廓爾喀人遂佔據尼泊爾爲統治之民族，是爲最近廓爾喀開國之史略。

B　廓爾喀稱藩

乾隆三十二年，廓爾喀既奪據尼泊爾之國權，侵犯西藏，大掠札什倫布。達賴班禪飛章告急。清高宗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率軍進勦。五十七年二月，將軍參贊，由青海至西藏。五月連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六月初，大軍突入，涉賊境

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地。八月初，廓爾喀一再詣軍前申辭乞哀，乃允其請，儘獻還其所掠藏中財物，金塔頂，金冊印，并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翌年，貢象馬，以後職貢不絕。迄於清光緒三十四年，猶遣使至北京入貢。民國元年，亦曾入貢，後不復至。

C. 廓爾喀撤藩　英商東印度公司，於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割據孟加拉省境以來，即起侵藏之志。乾隆三十七年，英人華倫海斯丁（Warren Hastings）充東印度公司之代表，直至乾隆四十七年間，累遣專使入藏，謁達賴喇嘛，不得要領。乃變易策略，先收服喜馬拉雅山中三國，以為侵藏之預備。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英人逞其弱肉強食之方策，出兵三萬四千人，侵襲其境，而廓爾喀以一萬二千人出死力以抵禦，卒勝英人　其民族慓悍之風，可以概見。繼而於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兩年，迭次血戰，終因衆寡不敵，英獲勝利。廓爾喀人，即被英人戰敗。乃一八一六年三月，訂薩各里條約，允許英人居住尼泊爾之京城。於是貴苟生，乃被任為英國第一任駐尼泊爾之使臣。並割讓南疆之太來區域，暨西境之古芒卡華二省，與西摩拉地方。此西摩拉地方，後來闢為英人在印度之避暑勝地。自此東印度公司之西北界，直抵喜馬拉雅山麓。

計廓爾喀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二十一年，凡閱二十四年間，純然為中國藩屬。自茲

厥後降爲半獨立國，而託庇於英人勢力之下。雖如期進貢，已非純然爲我藩屬。而英人壓迫之勢力，日益加甚。民國三年以來，貢使不至，斯藩遂無形撤廢。

九　不丹藩

A.　不丹略歷　不丹一名布丹，又名布魯克巴。西界哲孟雄，南界亞山(即阿薩密)，東界路翁野人，北界前後藏。其幅幀東西長一千餘里，南北廣五六百里。有唐時賜印，其文曰：「唐時國賚之印。」氣候溫暖，產五穀，俗重紅教喇嘛。其國都曰達西蘇登，(西藏作扎什曲宗)爲藏商往來之孔道。西南距大吉嶺二日程；東北踰山嶺，三日抵帕克里。其北有數路，可通前藏。其國分爲布魯克巴與噶畢，凡兩部。

B.　不丹稱藩　乾隆元年時，布魯克巴部長名諾彥林親，高宗曾賜以額爾德尼第八之印，有大小五十餘城，當時有人民四萬戶，喇嘛二萬五千餘人。乾隆五十五年，不丹曾出兵進襲西藏，經我軍討平之。自是稱藩益恭。雍正十年時，其酋長諾爾林親，與噶畢族搆隙相仇。噶畢力弱，投奔西藏。頗羅鼐發兵助之，諾彥林親亦遣使於駐藏大臣處，表示歸誠。旋奉諭旨，委員前赴兩部適中之江山城解勸之，令取永久和平之契印。雍正十三年噶畢部長東魯卜卒，於是土地人民，移歸諾彥林親管轄。後諾彥林親赴藏朝佛，附譯奏書，而獻貢物

。其爲中國藩屬也久矣。

C. 不丹撤藩　西歷一七七二年（乾隆七十七年），不丹曾以兵攻印度班格耳省之一部，名古学哈 Kuchbehar 者，囚其酋長。時華倫海斯丁，充東印度公司之代表，目擊其事；遂助古学哈，盡力驅逐不丹之兵。達賴喇嘛知之，函致書於華倫海斯丁，勸其勿與不丹以難堪。其爭鬥爲之平息。斯爲英人與不丹衝突之始，亦即英藏接觸之發端也。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英人遣兵至印度東部班格耳之境外，侵襲阿薩密，卒合併之。於是英領印度與不丹爲鄰；邊界交錯之處，時起問題，致生衝突；繼而英人藉口不丹之犯邊，又吞併其提拉之地。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英人復藉口報復英吏愛鈍之仇，大舉入不丹之境，而制爲屬國。歲給不丹王室經費若干。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英之探險者有武員戈得溫 Godwin Auston 及貴族忽雷 Whley Eden ，入其國境，以兵脅之，遣一統監駐其國都。所謂不丹國王者，守府而已。

十　哲孟雄藩（一名錫金）

A　哲孟雄略歷　哲孟雄係西藏西南一小部落，西鄰廓爾喀，南界印度，東界不丹，北負喜馬拉雅山之額非爾斯競峰，南境大吉嶺，當由藏入印之孔道。幅員百里，居民五六

千。西藏之人，來此通商。其北境白木戎「卽巴爾」作木司諸小部落，界連後藏定結定日等處地方。其始建國也，祭於距今二百八十年頃。有西藏貴族播遷至此，民以其爲佛之化身也，迎之以爲君。傳國九世，而英人至。列代王妃皆求之西藏貴族中，其國內人種風俗宗教，全與西藏同。其上流所用之語，卽西藏語，成天然西藏之附屬國。北距西藏之帕里三日程，至江孜三百餘里。又北一百餘里，卽後藏之札什倫布。

R　哲孟雄稱藩　　哲孟雄舊屬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平定後修好於西藏，雖未嘗直接朝貢，却天然成爲中國藩屬。故英人之吞併哲孟雄，必與中國締結印藏條約，然後始克收爲屬領。

C　哲孟雄撤藩　　哲孟雄之撤藩也，撤於英人之吞併。蓋西藏入印之孔道，厥爲春碑峽谷。春碑卽今哲孟雄東南界上之亞東關。亞東，藏名雀摩拉，英人名之曰春碑。其北之靖西縣，夙爲四川省。是哲孟雄者，實據藏印往來之樞紐。英人知其然也，故舉而滅之。英國自擴張勢力於北印度以來，畏西藏高原包繞於其後，亟欲開一印藏交通之路；以爲侵藏之預備，繼察得哲孟雄當其衝途。按哲孟雄於乾隆五十三年，一度被廓爾喀酋長刺納巴都爾所兼併。英人乃於嘉慶十九年與尼泊爾開戰，而割二地與哲孟雄，遂恢復其國土，而誘其與英

人親善。至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英政府定以年金三百磅，贈與哲王，而向之借地，哲酋指大吉嶺與之歲租數百金，種茶販茶，日益富庶。哲酋覬之，欲索還地。英人乃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又增年金千二百磅。翌年四月十六日，哲酋與英專使愛鈍（Ashley Edon）訂約，更償英國以擴張貿易與築鐵路之權，茲抽錄三條：

第十七條　錫金政府，如仇視英國友好之各鄰邦時，政府須自行制止之。倘錫金人民，與鄰邦有爭執時，由英政府判斷之，錫金政府，不得違抗。

第十九條　錫金國民，未經英國政府同意，不得割讓任何土地於他國。

第二十二條　爲改良政府及增進英錫親善起見，錫金政府都城，由西藏境內遷入錫金境內，每年常駐九個月，並派代表駐大吉嶺。

．廓爾喀，不丹，錫金，藏邊三國，英人既先後收爲羽翼；遂進而直接窺伺西藏。當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時，中國以遭太平天國之亂，元氣猶未恢復。英人乃謀與西藏通商。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築錫金至藏邊之大路。同年，芝罘條約，又列入英國派員入藏之條文。先是一八七五年英人馬加里，由雲南西出野人山，赴緬甸探險。及歸，在野人山中被殺。英人遂乘機與中國訂芝罘條約，而要求種種權利。另以專條規定，英人得進西藏探測之事。

及光緒十年，印度政廳官吏瑪諾烈欲實行探測西藏，奔走北京倫敦間，請以少數人由中國進西藏，求總理衙門發給旅行護照。總理衙門許之，並照會西藏官吏，以優禮相遇。乃瑪諾烈得護照後，大變從前計劃，將伴多數學者，詳察西藏之鑛脈。又不由中國進西藏，遙由印度向拉薩。我政府大不喜，西藏人反抗尤烈，有不辭訴之干戈之勢。於是我政府不以威力壓西藏人，則不可不取消總理衙門之旅行護照，二者皆不易行。偶值英併緬甸，於光緒十二年之中英緬甸條約之第四款，取消西藏探測之事，其條文如左

芝罘條約別款，英國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查有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將派員中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通商，應由中國政府體察形勢，設法勸導，如果可行，再行妥議通商章程；若乃窒礙難行，英國亦不得強請。

右條約，英國承認停止探測西藏一節，西藏人聞之大喜，以爲英人不足畏，誘示哲孟雄，謂英國使節中止，實畏西藏之故；益干涉哲孟雄與印度通商之事。翌年（光緒十三年）西藏人乘英國不備，遣兵於哲孟雄境內，於印哲境上，建設礮台，嚴武備，以斷英人貿易之路。且勸哲王移居西藏境內，王從之（居西藏二年）。印度政府大怒，於光緒十五年出師，破西藏軍，悉逐出於哲孟雄之境外。索王歸國議和，結果，英國置統監於哲孟雄國內，監督其內外政。王徒擁虛位，名雖爲英國保護國，實與英國領土同等。

英國既佔領哲孟雄，因哲孟雄附屬西藏，而西藏屬於中國，是哲孟雄亦即中國之藩屬，不可不得中國之承認。又藏哲境界，不可不確定。且印藏交通之路，以哲孟雄爲捷徑，亦欲乘此機會，實行印藏邊界通商之事。於是英政府遂命駐京英公使，迭與總理衙門交涉，要求我國派全權委員，協商哲孟雄主權歸英與藏印境界通商之事。我政府派駐藏幫辦大臣升泰爲全權，與印督蘭斯頓會於印度加爾各答，於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締結藏印條約（亦名哲孟雄條約）如左：

一、以東自不丹交界之奇伯莫軟嶺，(Mount Gipmochi) 西至尼泊爾國境間之一帶分水嶺，爲兩國國境。

二、中國承認哲孟雄之內政外交，專由英國保護監理。

三、藏哲通商，印藏官員交涉往來，哲孟雄境內遊牧等三項，俟日後雙方妥議。

依右列之印藏條約，哲孟雄遂爲英領，此印藏咽喉之藩屬，於焉撤廢。

（待續）

諸葛亮出師六次路線考略 附圖

白眉初

壹 第一次

蜀漢後帝建興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吳大帝黃初六年，西紀二二七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上前出師表）。屯軍于沔北陽平石馬。

附考一 陽平關在陝西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故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方輿紀要：「關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亦曰濜口城。」又陝西寧羌縣西北百里，嘉陵江東岸，亦有陽平關，關城東西逕二里，清初於此設州同。由此言之，是陝西有陽平關二。

按一統志：沔縣之陽平關，係古陽平關，即白馬城。寧羌西北之陽平關，係近代所置，乃古陽安關也。蜀漢景耀六年（後帝四十一年，亦即蜀漢亡國之年），姜維聞鍾會治兵關中，表請遣張翼廖化等督軍，公護陽安關口，即此。後魏之關城，水經注：「西漢水西南流，經關城北。」元和郡縣志：「關城俗名張魯城，在金牛縣西三十八里。」（唐初置金牛縣，在沔縣西南九十里，即今金牛峽）皆即此。蓋近代始改置陽平關，仍漢舊名耳。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山在沔縣西南）；夏侯淵引兵爭之。備使黃忠乘高鼓

噪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此足證古陽平關在沔縣西北。

六年，春，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初，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照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今甘肅天水縣），南安（東漢靈帝時置郡治），獂道（故城在今甘肅隴西縣渭水北），安定（漢置安定郡，即今甘肅平涼固原涇州之地，治高平，今固原縣），皆舉軍應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捨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附考二　西縣有四：（1），在今甘肅西和縣，為周之西犬戎地，以與秦仲子非公為西陲大夫。後因置西縣，屬隴西郡。漢初，周勃樊噲擊破西城，皆此處也。括地志：「西縣在上邽縣西南九十里。」秦州志：「在州西南百二十里。」（上邽秦州皆今天水）按今西和縣，尚在天水縣西南二百餘里。然祁山卽在縣城西北七里之外，故知西縣在此非誤。

（2），在陝西安康縣城（故興安府）西二里。漢置西城縣，東漢以爲西城郡治。建武八年，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帝使吳漢岑彭圍西城，即此。後魏改郡曰魏興，宇文周省西城縣，隋復置，唐宋因之。魏曹眞由斜谷侵蜀，魏主詔司馬懿泝漢由西城與眞會漢中，即此西城也。（3），在今陝西西縣之西四十里，始置自隋，本白馬城（蓋即屯軍沔北之陽平關）。後魏置嶓冢縣，隋改西縣，屬漢川郡。唐書宋史之稱西縣者皆此。然則武侯第一次出師所駐地點，其此西城乎？或不待隋始有西城之名也。（4），在甘肅天水縣西六十里，後魏上封（本名上邽，因避道武帝諱，改名）縣西，有東西二城。

附考三　街亭有三：（1），即街泉亭，漢置街泉縣，後漢廢。其地點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世人咸以爲馬謖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即此。（2），爲街亭城，在甘肅平番縣縣北。東晉時，禿髮烏孤攻凉，與呂光戰於街亭，凉兵大敗。（3），在陝西城固縣西四十五里。寰宇記：「南鄭縣有街亭，即蜀將馬謖與張郃戰處。」此又一說也。

辨證一　如上所述，西城凡四，自東向西計之：在漢水流域者二，即今安康沔縣是也；西漢水流域一，即今西和縣是也；渭域一，即今天水縣西是也。然則武侯係居某一

西城？一切古書均云在今西和縣者是。街亭凡三，除在甘肅平番者不計外，一在甘肅秦安，一在陝西城固。然則馬謖戰敗處，果在某一街亭？寰宇記，一統志均云在城固之街亭，通典，方輿紀要均云在秦安之街亭。以余斷之，西城在西和，則街亭當然在秦安。由西和北越秦嶺山脈，至秦安，路程二百里。武侯聞街亭敗績，拔西縣千餘家返漢中，猶未得及。若在城固西南四十五里之街亭，其距沔縣（即陽平關）不過有五十里；而沔縣西距西和尚有六百里之遙，張郃攻破此一街亭，西距漢中甚邇，將扼蜀棧之口，而絕武侯歸路，又安得拔西縣千餘家，遄返漢中？此其證一也。武侯既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而城固之街亭，卽距箕谷斜谷南端之褒口附近，豈不自相倒置，自相矛盾耶？此其證二也。

附考四

斜谷卽今褒斜道之北口，其路綫自漢中北歷褒城縣而入褒谷，至鳳縣東境之進口關，折向東北行，經太白山下，而北出斜谷。褒口在褒城縣北十里，斜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兩口之間，長四百七十里，爲古棧道所經，爲漢水渭水間相通之道。箕谷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卽箕山之谷也。谷口有石如門；左思蜀都賦：「阻以石門」是也。

貳　第二次

蜀漢建興六年，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上後出師表）

附考五　陳倉故城在陝西寶鷄縣東二十里。元和志：「寶鷄縣本秦陳倉縣城，係秦文公所築，因山以名。隋大業九年，移於今城。肅宗乾元元年，改名寶鷄。以昔有陳倉鷄鳴之瑞，故名之。」又曰：「陳倉有上下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是郝昭築。」（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亮二次伐魏時，守陳倉者卽此人也。）散關在寶鷄縣西南五十二里，自寶鷄南渡渭水，出散關，歷鳳縣而出褒谷，是爲秦棧，明代謂之連雲棧，爲近古陝蜀間之通道。谷長五百六十里，諸葛亮第二次伐魏，卽走此道。

叁　第三次

蜀漢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西紀二二九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是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附考六　武都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古白馬氐地。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元鼎六年置，治武都縣。」寰宇記：「魏黃初中，徙武都於美陽，在京兆好畤界。其時以故

地為武都西部都尉治。蜀建興七年，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始入蜀。後屬晉，復為郡。至愍帝末，氐豪楊茂搜王於武都之地。」陰平故城在甘肅文縣西北，古氐羌地。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為北部都尉治。後漢安帝永初二年，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北部為屬國都尉。蜀漢建興七年，克之。景耀六年，姜維請遣張翼等分護陰平橋頭。既而魏將鄧艾自陰平入蜀。建威故城在今甘肅武都（故階州治）東北三百六十里，東漢末所置戍守處，即今甘肅成縣。

肆　第四次

蜀漢建興八年，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赤坂。九月，魏師還。

附考七　城固故城在今陝西城固縣東八里，舊有南北二城。北城，漢治也；南城，蜀將劉封所築。又建興七年，武侯築樂城於城固（見方輿紀要）。赤坂在陝西洋縣龍亭山東。按龍亭山在洋縣東二十里，山色甚赭，故曰「赤坂」。因魏兵將從長安子午道南出漢中，故武侯駐此以待之。

伍　第五次

蜀漢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西紀二三一年。）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

鹵城，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軍據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祁山之南），自按東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

附考八　祁山在今甘肅西和縣北七里。東漢末諸城山上，為戍守處，城極嚴固。城南三里，有武侯壘，西漢水徑其南。開山圖：「漢陽西南有祁山，蹊徑逶迤，山高巖險；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也。」漢建興五年九月，諸葛亮攻祁山，製木牛流馬以餽運。武侯表云：「祁山去沮（西縣）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邱墟，信為殷矣。今山西南有南北二砦，古語：「南砦北砦，萬有餘家。」武侯出祁山，祁山萬戶出租五百石供軍是也。」　鹵城在今甘肅天水伏羌二縣之間。　上邽城在今甘肅天水西六十里，古邽戎邑。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置縣，即此。漢曰上邽縣，屬隴西郡。　木門在今甘肅天水西南九十里。水經注：「木門谷，水出南山，北流入藉水，以注於渭。」

陸　第六次

蜀漢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西紀二三四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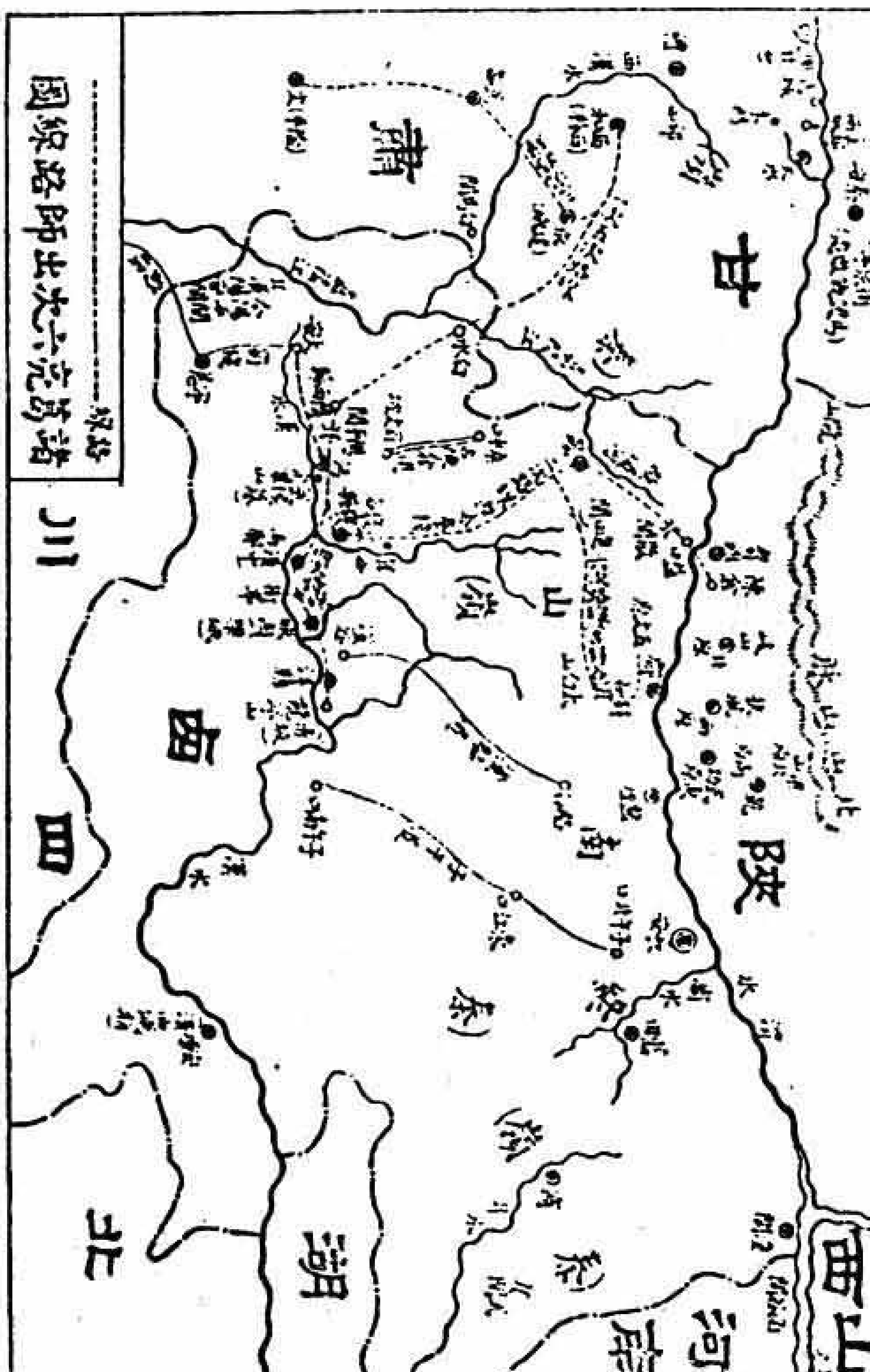
夏四月，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陣，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致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八月，卒於軍。

附考九　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三十里，爲秦嶺北麓七十二峪之一。斜水出太白山下之衙嶺山，徑斜谷口，而北過五丈原，又東北注渭水。此谷南達漢中，有二道：一出褒谷，達褒城縣；一出其西之陳倉道（在桑平口至百丈坡之間），卽達沔縣。沔縣與褒城，皆當出蜀棧入秦棧之衝途，而可以北出斜谷者也。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渭水之南。原

之東北，連武功縣界。武侯與步騭書：「原在武功西十里是也。」然今屬岐山縣之南境，原高平曠遠，實行軍必爭之地也。北原亦曰積石原，橫亘於渭北，屬岐山縣境，而達於距郿城二十五里之地。南距五丈原，亦二十五里。按：渭水之南，有南山，北有北山，北山橫走於乾縣武功扶風岐山等縣之北。凡附著於南北而具高原形狀者，皆以原名。如：武功城東有東原，西有西原；乾縣南有南原，北有北原是也。但乾縣北原，與岐山縣之北原非一，俱在北山之南。郭淮曰：「亮必爭北原」，卽此。

總結

以上諸葛亮六次出師，惟第一次與第五次至祁山。其第二次出陳倉，第三次至建威，第四次至城固赤坂，第六次駐軍五丈原而亮卒。今按六次出師所至地點，其距長安之里程如次：五丈原距長安二百七十里，陳倉距長安四百四十里，城固赤坂距長安七百里；若祁山建威皆距長安千餘里：要以祁山爲最遠。是時曹魏都於洛陽，而以長安爲西京，是長安爲出師唯一目的地也。而武侯以最遠之祁山爲伐魏根據地，縱雖出陳倉斜谷，其距長安亦尙相距數百里之遙——抑亦迂矣！


諸葛亮六次出師路線圖
甘
肅
陝
西
四
川
湖
北
山
西
河
南

樓蘭與漢代之關係

黃文弼先生在燕京大學史學會講

汧支記

樓蘭之位置

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之中。樓蘭乃其中之一國，位極東，近漢地。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樓蘭……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推其位置，當在今庫魯克塔格之南，阿不坦之北，羅布淖爾附近。惟其國都在何地乎？此問題生出糾紛，殊不爲少。漢書西域傳謂其王治扜泥城；城在何所，史無明文。近三十年間，瑞典斯文赫定博士在羅布區發見古城一座，掘得古代文件甚多，據攷證結果，以爲此城卽昔日樓蘭國都。後匈加利人司坦因爵士，在其地亦有發現，其意見與赫定同。繼二人攷查者，又有俄羅斯人橘瑞超，亦覓得文件不少。惟橘由其所得文件攷證，以爲其地爲海頭，非樓蘭國都。而國人王靜安先生則根據已往史籍，主張其地爲昔日龍城居盧倉故址。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據鄙人調查，私意以爲衆家之所攷證，皆有討論餘地；蓋由其地所發現文件，並無能證明其爲樓蘭國都者。至海頭似爲另一地名，而非此地。由此殘墟東行百餘里，亦有古代遺址，就其地勢及所得文件攷之，似爲所謂海頭之地。至居盧倉一地，由魏略西域傳所載，知其在羅布淖海之東；今所發掘之故址，則在海西——方位不同，故亦不甚確實。若夫龍城之說，

本出酈道元水經注，荒誕無稽，殊難置信。私意以爲龍城恐卽克太克沁一種故事。克太克沁，此言沙城。龍城似卽指白龍堆而言，特誇張其辭耳。近日攷查者曾在白龍堆附近得到多量石器，其年代皆在漢前。或許先秦時期，其地已有居民矣。至樓蘭王都，果在何所，尚有待於將來之發掘攷訂，此時不能確定也。

樓蘭與鄯善之關係

樓蘭與鄯善，一而二乎？二而一乎？此不得不攷之。漢書西域傳：「……元鳳四年（昭帝），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樓蘭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是爲樓蘭改名鄯善之故。後漢書卷七十七班勇傳：「……勇上議曰：「……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玩其字義，可知樓蘭鄯善雖爲一國，其方位則不相同。此不可不知也。現時新疆地圖，有所謂鄯善縣者，係勝清光緒初，新疆改省時，疆臣擬名，粗率而定，實則非昔日之鄯善也。

樓蘭與漢代之關係

吾人欲知樓蘭與漢代之關係，先須明瞭其地理。樓蘭東當白龍堆沙磧，磧東爲燉煌界。鄙人曾由樓蘭故墟東進，約一百里，途中多鹽殼，頗難行走。再東，鹽層地帶尚有三百里，始爲沙磧，卽白龍堆也。過磧乃至甘省疏勒河流域。其情形與漢代典

籍所載者，大致相同。路雖艱險，然由漢地至樓蘭，則非經此磧不可。夫漢何爲而必用多許精力以通此道耶？是不可不一加研究。

當漢之時，中國北邊，實鄰匈奴。匈奴居朔漠，事遊牧，喜寇鈔，常爲中國患。又當時西域諸國，皆畏匈奴威，仰其鼻息，且有與之連兵（如車師）侵漢西鄙者。故漢爲安邊民計，勢不得不與匈奴周旋。而欲戰敗匈奴，則不可不使用兩種政策：一，隔絕匈奴與氐羌之交通；二，通西域諸國，以殺匈奴之勢。迨武帝時，衞青霍去病等攻下匈奴休屠王地，置張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而第一政策完成。繼更派張騫使絕域，與烏孫和親，通月氏大宛等國，而第二政策亦達目的。惟其時尚有在後方擾亂者：或爲匈奴耳目，或刼殺漢使：是不可不剷除也。樓蘭緊隣漢地，親匈奴，數遮辱漢使；漢爲貫澈其通西域政策計，自不能默然忍受，於是遂有傅介子揚威異國，手刃樓蘭王之事。王既被殺，新王立於漢，故一惟漢命是聽；漢乃得設校尉屯兵其地，以爲交通上及軍事上之根據地，而爲通西域之咽喉。由其地現時尚存之漢代軍事遺制觀之，對武帝用意，可知之甚清也。漢既得樓蘭，西進政策，後顧無憂；於是天山南北諸邦，皆通於漢；匈奴力減勢殺，自不得不退於敗降地位矣。論者謂漢之通西域，爲斷匈奴右臂，誠非誣也。是爲西漢與樓蘭之關係。

王莽篡漢，輕開邊釁，西域諸國皆叛，連兵寇邊，城門晝閉。直迄東漢明帝，始思繼步武帝，再通西域。惟明帝以爲西漢之直向西行政策，頗爲危險——道途磽瘠不毛，供給維艱，而匈奴復時來阻擾——爲安全計，須於龜茲敦煌間擇一適宜地點，爲根據地。於是出兵攻下伊吾，而一面則派班超通鄯善，以開南路。超至鄯善，脅其王絕匈奴歸漢，繼更服于闐疏勒莎車等國，而西域遂又通焉。

總之，樓蘭居西域東陲，緊隣漢地，故爲漢通西域之咽喉。觀西漢之必先得樓蘭鄯善而後始能完成其目的，即可知其地位之重要矣。

中國之氣候

葉源明譯

此篇爲英氣象家 W. G. Kendrew 氏所作，載一九二九年牛津大學出版 Buxton 氏所著 "China" 一書中。關於我國之此種綜合記述極罕，故迻譯之以公同好。

譯者附識

中國南北縱貫約二千五百英里，東西延長約三千英里，其中包含較海面稍高之沼澤地，大氾濫原及廣大台地。世界有名大山脈亦在此處。面積幾占全亞細亞洲之半。國內北部有夏季炎熱難堪之蒙古沙漠，西南有土地荒涼冷風刺骨之西藏高原，東部有盛產米麥之大平原，南部則有繁茂之森林，故氣候風俗各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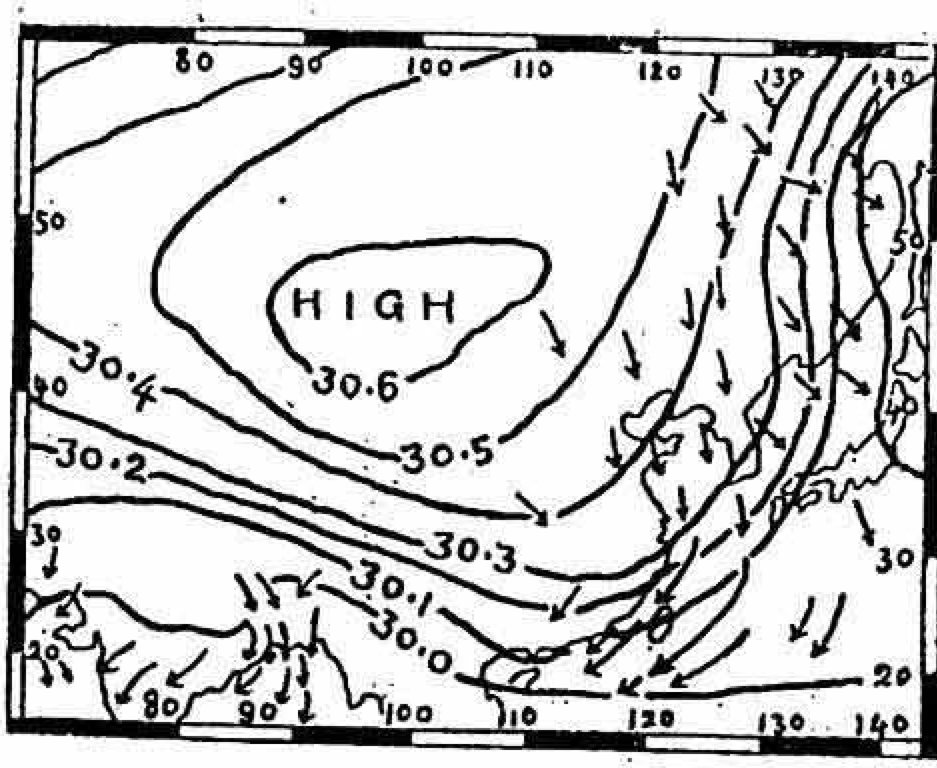
（一）氣壓與卓越風：中國全體屬季候風區，其勢力甚大，深達中國內部。近熱帶海岸地方晝夜發生極有規則之軟風。季候風風向之變換爲每年的而非每日的。冬季亞細亞內部乾燥地方，夜間天空無雲，地面發散之熱量較晝間所吸收者爲多。空氣因冷凝縮，其密度增大故下沈，高處空氣乘虛侵入。地面氣壓增高。故冬季數日間氣壓常高。塔里木盆地及蒙古乃此種高氣壓之中心。壓力之強世界有名。大陸內部吹來之風，因受地球自轉影響，向右偏倚。其在東側者，則自西北方面吹來成西北風，此乃中國冬季所常有。於高氣壓之中央部則有方向不定之風與無風處。

夏季大陸內部之沙漠與草原，因其間少雲，日光强烈，熱度大增。被熱之空氣，膨脹上騰，上層氣流向外流動，故地面氣壓減低，成一低氣壓帶。此時中國全土之風由太平洋自東南或南方吹來。此種交互發生之季候風，冬季爲由陸向海之乾冷風；夏季爲自海向陸之濕溫風，最值吾人注意研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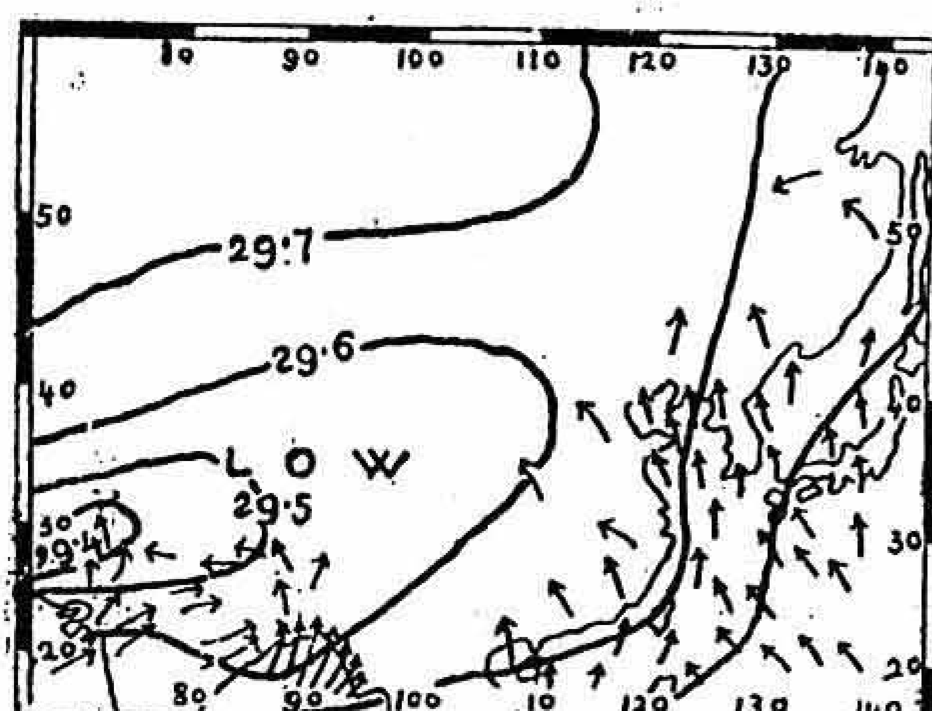
就地面全體觀察。赤道周圍成一低氣壓帶，漸向兩側則漸高。以南北緯二十五度至三十五度間爲最大。至南北緯六十度則降爲最低。苟地球表面全爲水或陸所成之均質體，則氣壓之分布必略如上述。

故中國中部因在亞熱帶高壓地方，有常保持高氣壓傾向。就等溫線圖觀之，九月氣壓即較高，十月即有顯著之逆旋風即高氣壓存在，漸次增大以至一月。亞細亞內部冬季甚寒，故使與緯度成正比例增高之壓力愈益高漲，而爲世界氣壓最高處。惟此於地形上亦有甚大關係。蓋內部高原之大部分，均高出海面四千呎，熱之發散極速。離蒙古不遠之西伯利亞東北部爲世界最有名寒冷處。冷縮空氣均向外部溢流，因北，西，南三面爲山脈所包，中爲相連成列之盆地。氣壓由此種高地阻碍而增大，向山嶺不高之東部流出。故冬季中國本部常有暴風，大都灰沙蔽天，此種塵沙均來自沙漠地方。風速平均於中國南北二部每小時約十五哩，上

海為九哩。其方向於中國北部為西北風，中部為北風，南部為東北風。由風携來之塵埃極多。黃海，渤海之航船亦如在濃霧中。



第一圖　一月平均氣壓與風向



第二圖　七月平均氣壓與風向

此種冷冽北風於中國沿岸各地，常有暴風隨之發生，繼續達數日之久。北駛航輪，受風

阻力及海波震蕩，其速率大減致誤船期者頗多。就中以台灣海峽之颶風爲最烈。

由上述寒冷地方繼續流來之巨量氣流，使全中國溫度降低。雖因氣流從高原下降，自身收縮及向低緯度進行使溫度稍增，然較同一緯度之其他地方尚略寒。廣東附近一帶亦常因此而降霜雪。

太陽向北進行時溫度漸高。惟內部之高氣壓常保持至風向發生變化之四月。沙漠地方溫度於五月以後漸次增高。此種熱力大於維持高氣壓之其他各種原動力，故形成低壓帶，壓力之減少極速，蔓延於亞細亞南部。低壓中心在印度西北部，惟其勢力則延達亞細亞高原全部。此時風向與前相反，係自海向陸，其方向大概於中國本部爲東南風，因氣壓傾斜率 (baromebru gradient) 小，故風力弱。惟來自熱帶之海風，溫度常高且含水分，故常雲滿天空，且降驟雨。此種天氣以七月爲最多。以後因溫度降低低壓失去，至九月始漸成爲高壓帶。

夏季季候風，因熱與濕氣之供給豐富，故常易降雨，惟其持續力不久。常發生暫時的炎暑，農民頗苦其多。空中水分須有低氣壓的變動方可，成雨下降。在雨量最多之處於七月每日亦僅降雨三次。大多數之雨均在氣壓較低時發生，所及區域頗廣，其時空際多雲且常有微風。狀態頗安定，僅作不規則的緩慢移動。

冬季氣壓狀態隨緯度之上昇而增高，因內陸地域之寒冷，其勢力甚大，自九月以達翌年之四月延長達半載以上。夏季內陸地方受低壓影響，熱度減少，使與一般傾向相反，其期間亦長自四月以至半載，於漢口僅六七二月間發生南風。

季候風於世界其他各處亦有名，惟於風流波及地方之廣，發生期間之正，與其方向之簡單則均不及東南季候風區。中國北部之百分頻數（Percentage frequency）如次：

	北	東北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冬	一七	八	五	六	六	八	一八	三二
夏	一〇	九	一二	二六	一六	一〇	七	一〇

就全體觀之，不論冬夏，每二相異月間之狀態及各季節之性質，均難以一例視之。

(二)溫度

一月等溫線之三十二度綫略向東西通過中國中部，於山東南部（北緯三十五度）伸入太平洋。乃此綫所觸之最低緯綫（第三圖）。於歐羅巴洲之西此線在北極圈附近，沿挪威海岸，自北向南經德國東部，將冬季溫暖之歐羅巴中西二部，與被雪及河川每年至少結冰八週之露俄區分為二。中國於此線以北亦同樣為冬季長寒之區，惟須知內部各高原均高在海面三千

十六以上，該處之實際溫度至少較在海面時低十度。冬季愈北則愈寒，其寒期較長，入寒時期亦速。滿洲北部一月平均溫度在零度以下，冬季氣溫與酷寒之西伯利亞相似。

中國南部一月平均溫度爲六十度，屬亞熱帶，海面附近罕降霜，冬季較英國夏季爲尤熱。惟就緯線論之，中國南部溫度較應有之溫度略低，一月等溫綫於亞細亞東岸向赤道方面之彎曲度較世界其他各處爲甚。滿洲北部與中國南部一月平均氣溫差在六十度以上。其差異較著世界西部，挪威北部，與赤道間所有者爲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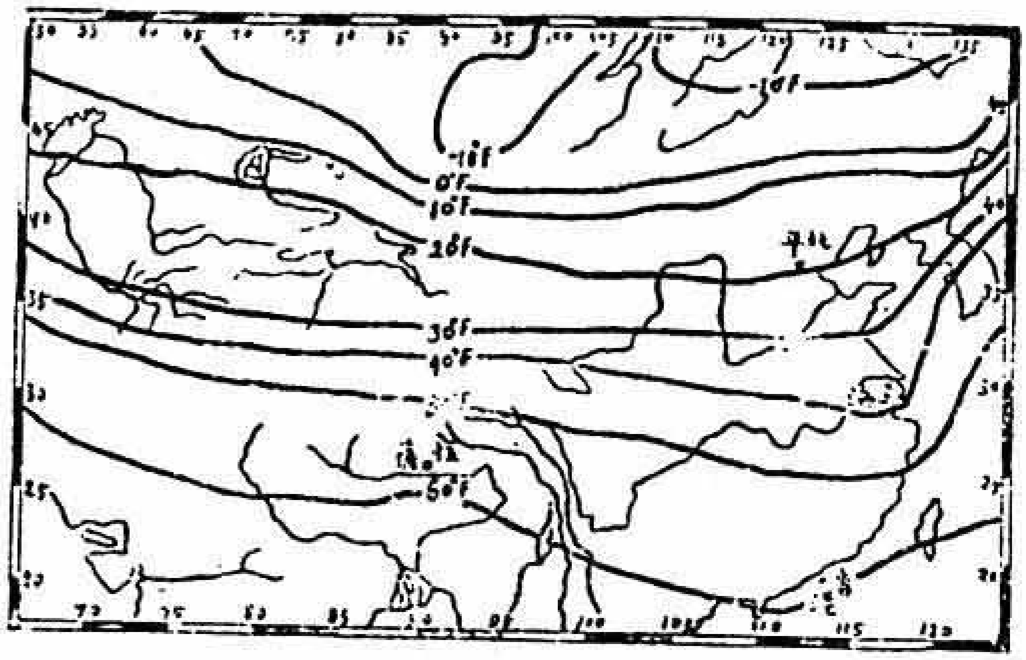
七月等溫綫圖與一月等溫綫之分布完全不同，各綫相隔甚遠，於若是廣大區域城中其平均溫度在七十五度至八十五度間（第四圖）。亞細亞東部，因內陸沙漠地方受熱溫度增加甚易，及南方吹來暖風，使溫度高於歐羅巴西部。

一年間之溫度差（第五圖）甚大，中國北部爲七十五度，南部爲二十五度，惟就緯度論之其數値略高。

（三）雨量

雨量南部多西北少（第八圖）。南部杭縣廣東，間年雨量超過六十吋，此處夏季之東南風與海岸山地成直角接觸。揚子江南之大部分超過五十吋，西南山脈地方二倍於揚子江南，

各大河流之流於此原始林峽谷中者，均賴其涵養。是種地方之灌溉均便，植物繁茂，惟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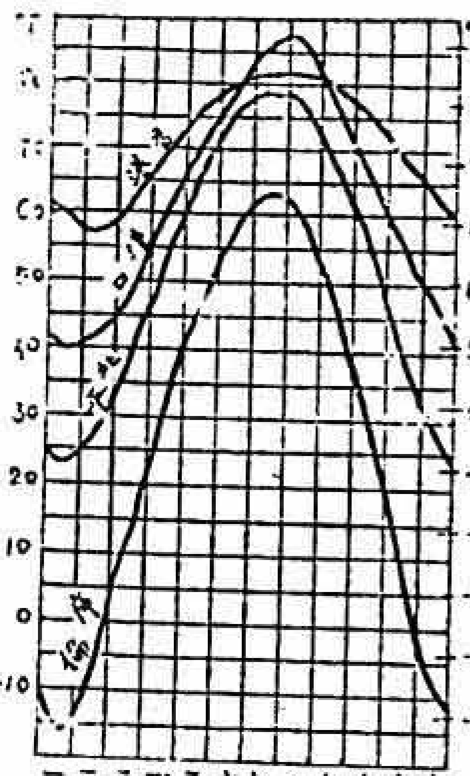
第三圖 一月等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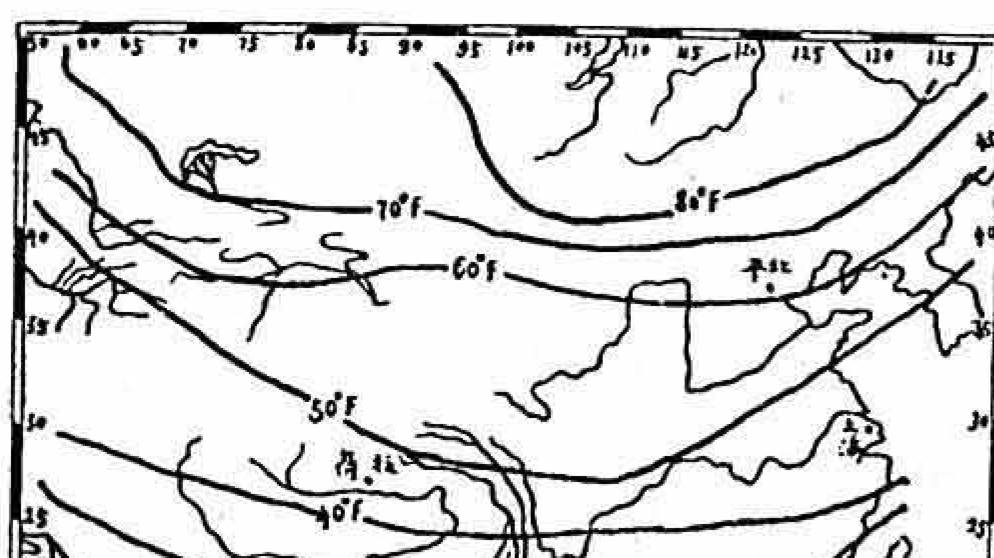
第四圖 七月等溫線

江北及西北雨量急減，年平均雨量在廿吋以下，沙漠地方在五吋以下。

中國全體雨量，一年間分布極不平均（第六圖及第七圖）。概言之，年雨量百分之八十均於夏季之六月間下降，六七八等月約占百分之五十；十二月，一月，二月，約占百分八。惟



平均溫度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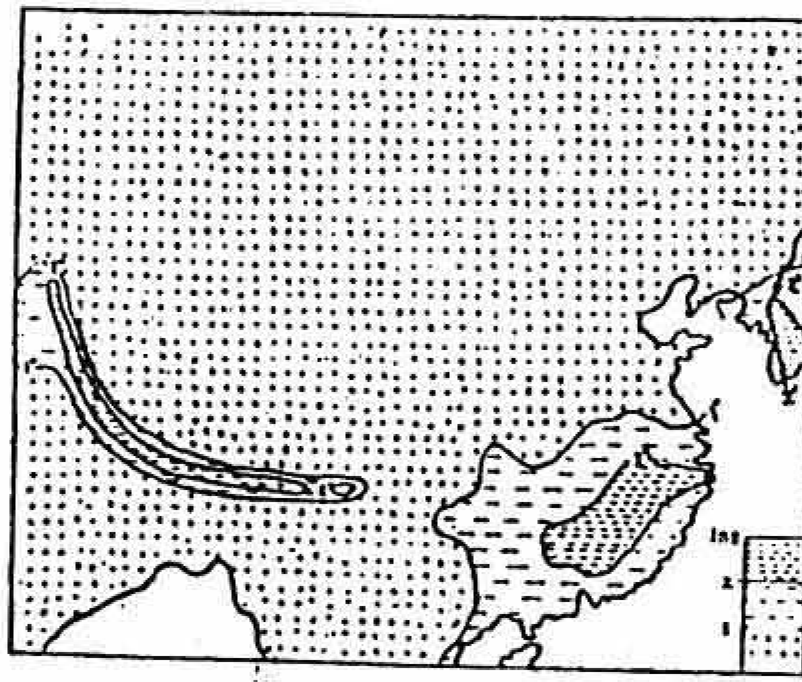


第五圖　年平均溫度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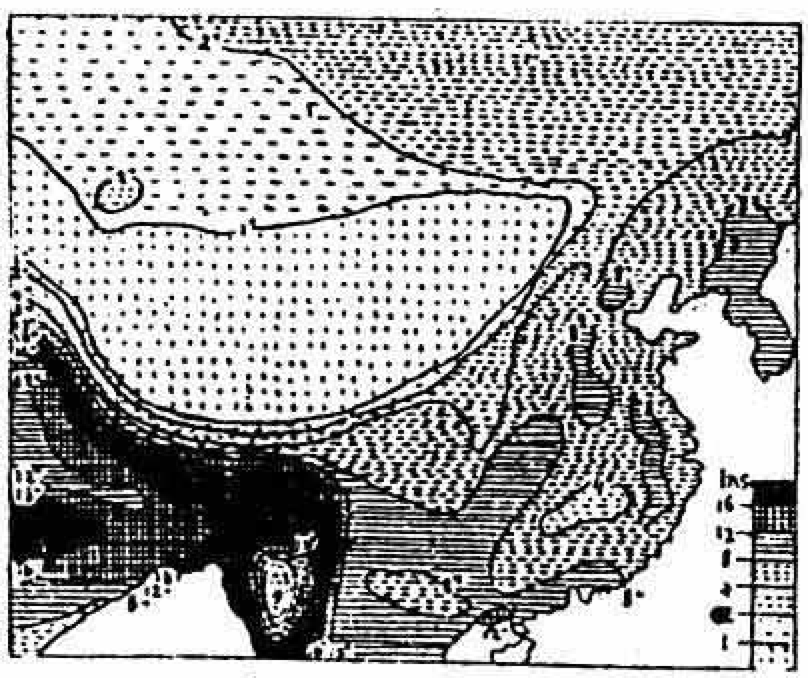
冬季各處亦多降雪，四五等月則降豪雨，此對大麥等其他早熟谷類甚重要者也。若英國則冬季之半年占百分之五十二，其他季節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國雨季之雨量與年雨量相同之其他各處較特多。北平之年平均雨量爲二十五吋，與陝之牛津相同。然北平七月平均雨量超道九吋，八月在六吋以上，於牛津地方其每月平均無達三吋者。上海之年平均雨量爲四十五吋，六月爲七吋，七月爲六吋。香港之年平均雨量爲八十五吋，於五月爲十二吋，六月爲十六吋，七月爲十四吋，八月爲十四吋，九月爲十吋。此種每月平均皆高。卽在北部地方亦常降大雨。如在河北西南，一九二四年夏，於三十三小時間降雨達二十三吋，此種豪雨或亦不在少數。於二十四小時間降雨達十二吋至十五吋之記錄頗多。於上海一九〇六年七月五日十五分間降雨達一·八吋此種豪雨云係地面之水被風捲入空中落下所致。香港於二十四小時中降雨達二十吋亦在一次以上。故夏季洪水之發生乃必然之事。揚子江於重慶夏季水面高於冬季最低水面者達百尺。洞庭湖於冬季如一澤地，於夏季則擴爲面積四千平方哩之大湖。中國河流於夏季氾濫破壞堤防之事最有名，一堤防之冲毀其被災區域有達千平方哩者。黃河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之潰決，淹死者二千五百以上，無家可歸者凡五十萬，

此種豪雨之災害尙多。如無樹之荒山，其斜面之土壤俱被冲積於山谷間，致極大勞力所

成之階狀田岸亦冲毀。人口較多地方之山林，如山西，陝西，因住民之濫伐致成荒山；以前森林地方之浮土與壤土所保存之雨水，大部分均流去。此不僅使需要之水失去，且於河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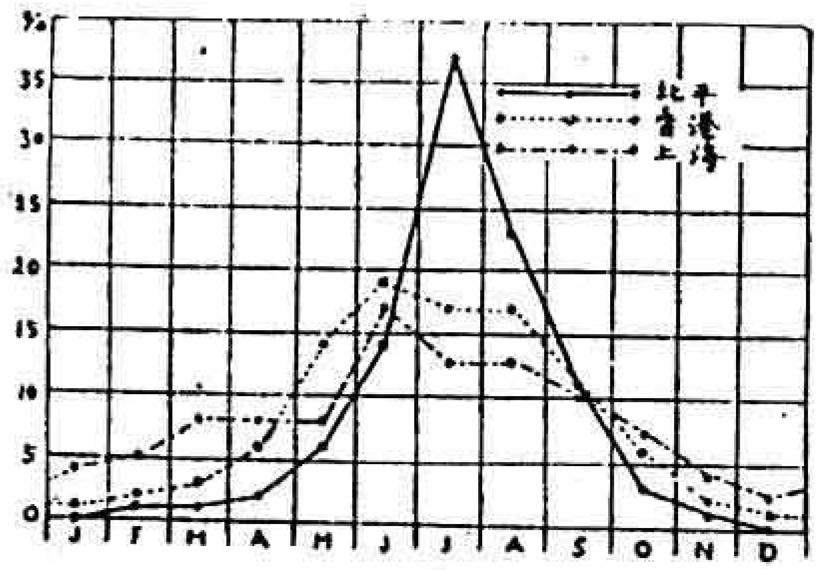
第六圖　一月平均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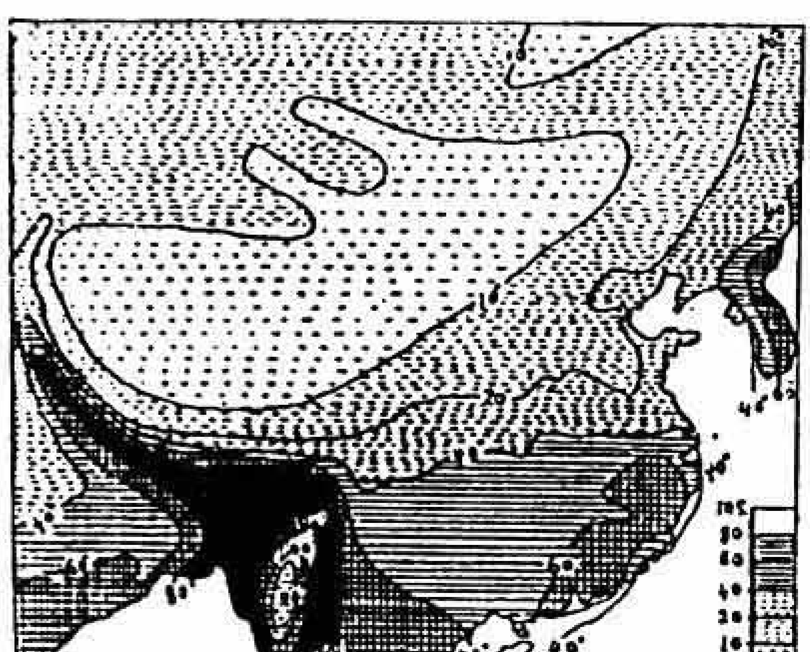
第七圖　七月平均雨量

流積成洪水，冲毀農田。上部盆地粗鬆土壤均堆積於低處之平原，使耕地所受之損害大於新加土壤。冬季由寒冷砂漠地方吹來之西北風均乾燥，故降雨甚少。黃河北部自西向東之偶然

的小旋風通過處常降雪。揚子江盆地之南，冬季雨量雖不若夏季，然較其他各處則多（圖表上海）就中以高地爲最。中國南部，此季雨量較北方略多，惟較中部則略少。台灣之東北則係例外，冬季降雨之多一如夏季。一月有强風向海岸吹動，與沿岸山脈接觸，降雨量在八吋以上。其他島嶼因冬季不當此風僅夏季有雨。



每月平均雨量(年雨量之百分比)



第八圖　年平均雨量

水災於中國本部甚烈，中部與北部之旱災亦略相同，南部因雨量之分配極平均，不足時之調劑亦易，故所受災不大。內地行乾燥農業地方對地方，局部的乾旱毫無關係。揚子江沿岸及黃河下流一帶若雨量極端減少，或降雨期間延長，均發生災害，以黃河下流爲較烈。據何季氏（Hosie）之研究，紀元前六百二十年至千六百十九年之千年間，其中六百一十年至少有一省雨量不足，有二百零三年發生極大旱災。中國北部於此期間共有記錄之旱災凡四百四十三，中部爲三百五十二，南部僅二百二十。次表乃一年間最高最低雨量之有長期記錄者。

	平均	最高年雨量	最低年雨量
香港（一八八四—一九二四）	八五·二	一一九·七	四五·八
福州（一八九二—一九二四）	五六·五	一〇七·五	三四·五
徐家匯（一八七三—一九二四）	四五·二	六二·五	二七·九
漢口（一八八〇—一九二四）	四九·六	八二·九	二二·七
重慶（一八九二—一九二四）	四三·四	五八·八	三三·四
瀋陽（一九〇六—一九二四）	二六·四	四一·九	一三·四

由乾旱所受之損害以中國爲最烈。中國爲一完全之農業國，人民衆多，救災機關能力薄弱。因森林之消滅，山地不能保存大雨時之雨水，河流之水因貯留雨水處失去，不能繼續供給，

使旱災發生更速。且中國耕種方法完全按平常雨量供給狀態行之，若雨量發生重大變化則全功盡棄。此外如堤防建築之不良，貯水能力之薄弱等，均係應注意之事。此種第二次的人爲的原因所生之災害，至少亦與由雨量極端減少所生者相當。

(四) 季節與健康

中國之冬季由大陸內部之乾冷誘導而生，然其夏季天氣則由暖海吹來之濕風所致。氣候呈極端現象：冬季有多含黃沙之乾冷風侵人，夏季則有使人難堪之濕熱風。北部地方於冬季冷風逝去夏季溫濕風未至之四月，氣候最佳。南部地方則以十月十一月爲最良。春冬二季對强健者之身心均較佳，惟不道德與疾病之統計則隨溫度與濕度之上昇而大增，於九十兩月溫濕之最高點雖已過去而疾病犯罪者之數則達最高點。夏季晝間之暑熱及晚間之輾轉難眠於白人極難忍受，正與對中國其他不快各事同。於上海三年間四月發生疫痢之報告凡十次，於九月爲百九十三次，瘧疾於正月爲五十四次，於九月則爲百九十六次。

(五) 中國之主要氣候區

中國全體之氣候雖由季候風使其一致，惟亦各有地方的特異處。其主要區分如第九圖。於水利豐饒之東南地方，冬季極溫和，於西北則爲無雨之沙漠。冬季寒冷，期間甚長，溫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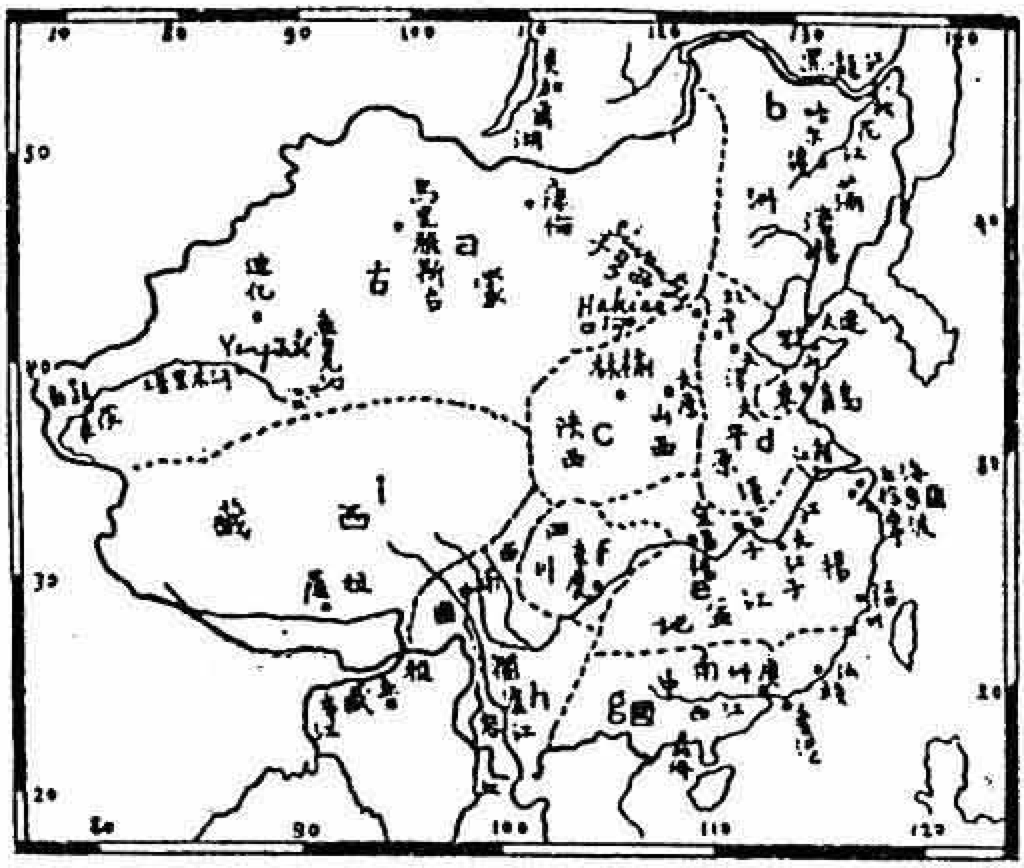
之差異亦大。離海愈遠，其氣候上之記錄亦少。

(三)塔里木盆地，蒙古

西亞細亞之中心乃一乾燥地，大部分爲長達二千哩之廣大流砂。有時爲高出海面三千呎之高原，或爲盆地排列，此盆地由丘陵脈互相隔離，周圍爲大山脈所環繞。就中以西，南二方爲最著。是種地形使成一特別氣候型，冷熱各趨極端，乾燥，風烈，塵埃甚多，東部之山緣地方降雨約十吋，故有天然草原存在。是種地方將來自可闢爲小麥耕種地，惟此乃有效栽培之極限。此區大部分有時發生偶然的豪雨，於熱季亦有猛烈驟雨，冬季有時發生農業上毫無益處之暴風雪。農業生產地均在沙漠周圍一帶，水由周圍有時高出盆地三萬呎之山脈間流來。惟此種河流入沙漠後即淹沒其中。

降雨記錄，於疏勒其年平均雨量約二吋，三四五九等月爲降雨間歇小雨時期，其降雨量占全體之大部分。時期之早似受西土耳其春雨影響。廸化年平均雨量爲十吋，雨量一年間之分配與疏勒同。惟庫倫(年平均雨量十吋)雨量最多時期爲正夏，冬季幾全無雨。於蒙古東部冬季旋風發生時常降大雪。於鄂爾多斯自十月至翌年四月有時亦積雪，春季融解時可作耕種之用。於綏遠西(北緯四十一度，東經百十一度)一年間降雨約五十九日，夏季半載能占三十

五月。吐魯番陷落地帶，其中央低於水面者凡百呎，故雨量必甚少。某旅行家居魯克沁（Lukchun）十月，降雨五六次，降雪三次。



第九圖　重要氣候區及所述地方之位置

天空常清淨無雲，惟不若薩哈拉及其他熱帶沙漠之甚。實際上據居疏勒者之報告，謂塔里木盆地之西，雖在沙漠地方亦有雲，每年間平均有雲日數占十分之五，即在澄明最多之十月亦達十分之三。有雲日數冬夏略相似，此或因西土耳其之地中海式。蒙古東部屬季候風式，平均有雲之日占十分之四，且夏多於冬。

因空氣過燥亦覺不快：樹木因此歪曲，皮革乾縮，動物皮毛摩擦作響且生火花。冬季因氣溫低，空氣中所含水分極少。惟其相對濕度，則以夏季爲最低。據斯文赫定氏之報告，其平均相對濕度，於塔里木盆地五月爲百分

之二十八，十二月爲百分之六十九。夏季魯克沁之平均相對濕度，午後一時爲百分之二十。冬季溫度極低。凡內地之在是種緯度者均寒冷，蓋由此種高山向低處流動之空氣使寒度加甚。

於塔里木盆地溫度有一定之變化，卽極冷空氣集於低處，山地高度增數千呎時其溫度亦高。低於海面至十七呎之魯克沁正月平均溫爲十三度，高出海面四一二〇呎之疏勒爲二十一度。烏里雅蘇台在一高達五三六五呎四周閉塞之盆地中，其一月最低平均溫度爲零下十三度。東蒙古因冷氣易從北部侵入，故就緯度論過於寒冽。冬季之中期雖在午刻最熱時，其溫度亦在零度以下。於塔里木之 Jangikol 高出海面二八九零呎，斯文赫定氏記錄之最低溫度爲零下十四度，於塔克拉瑪干沙漠之中央部則爲零下二十五度。

觀測地	高度(呎)	記錄年數	一月平均	最低溫度之記錄
疏勒	四、一二〇	一	二十一度	二度
烏里雅蘇台	五、三六五	半年	零下十三度	零下四十度
庫倫	三、四四五	七	零下十度	零下四十六度
魯克沁	海面下一〇〇	二	十三度	零下五度

水在此種溫度皆凍結，卽流動之塔里木河亦爲冰所封。於塔里木盆地及戈壁之南有半三

月其平均溫度在零度以下。在此以北之冬季其寒冷更甚。庫倫有五月其平均溫度在零度下，一月平均溫度在零下九・四度。烏里雅蘇台較庫倫尤寒，其平均溫度有六個月在零度下。準噶爾高出海面三千呎，一月平均溫度在零下四度，就緯度論則過寒（與廸化比較）。

夏季甚熱。斯文赫定氏描述其狀態云：「於六月初間之即為夏季（亞細亞之夏）殊出乎吾人意料之外。天空照耀如一火爐。溫度於日陰為華氏百度；太陽直射之溫度計為百五十度八。夜之女王（即月）對土耳其斯坦之此種熱空氣，亦無法使其變冷。乾燥炎熱含細塵之沙漠風每日午後經此古城，市中沈悶異常。」

疏勒七月平均溫度為八十一度，魯克沁每年約四個月間其平均溫度在七十度或九十度以上，庫倫約五個月間其平均溫度為七十度六十三度。惟不論冬夏，寒度北部較南部為甚，東部較西部為烈。準噶爾地方亦甚寒，廸化七月平均為七十三度。如在吐魯番陷落地（魯克沁之記錄達百十八度）及太陽直射之沙漠低處午間甚熱。楊哈斯班氏（Younghusband）天山及阿爾泰山之旅行談中有言：「飛沙溫度之高如從火爐中吹來，故余常將兩手護面以避之，正如吾人向火時之以手蔽面也。」

冬夏溫度差大都在六十度以上，且有超過八十度者，溫度於轉移時期變化極速。荒涼之

爽冬不數日間卽爲春暖時期，數月間爲嚴冬所封之草源，如有何妖術，全體爲各種艷麗之花及青草所被。惟不久卽由春入夏。四月之平均溫度較疏勒三月溫度高十六度，較魯克沁高二十度，較庫倫高二十二度，秋季溫度之低降亦速。晝夜溫度相差亦巨，春季有時相差達九十度。對人類生活實際上雖無何重大關係，惟氣象上有一饒有趣味之事，卽春熱於秋，與世界其他多數地方之關係相反是也。如疏勒平均溫度四月較十月高十度，同樣於魯克沁高十一度，於庫倫高三度。春季溫度之高以中央亞細亞乾燥地最多之塔里木盆地爲最。太陽高度，四月較十月爲大，若氣溫直接由日光之强度定之，則應以四月爲最高。惟氣溫之增加主由地面之輻射熱，非太陽光線通過所致。在乾燥之砂漠地方，其溫度曲線僅稍後於日射强度曲線；故四月較甚於十月。反之若陸面甚濕，或更有可融之雪被其上，則溫度增加甚遲。中央亞細亞砂漠，冬季常降微雪，常在下次降雪前蒸發無餘，乾燥之砂，因太陽熱力增加，其溫度之增高亦速。春季溫度高於世界其他各處。此乃乾燥與大陸度之顯著證明也。

風在空曠荒地上甚强，自初春至季夏常有狂風。將灰沙捲起，成所謂黑風暴(Black Storm)，蒙古人常用繩將天幕繫於巨石上以防此種烈風，亦在可能範圍中覓一谷地或其他低地避之。

此種風之發生常在下午，延長約一小時，以自西向東者爲最多。其威勢之猛難以想像得知，過平地時尤難抵抗。羊羣之放牧於村側者有時全被吹往他處，或分散。

於羅布泊，斯文赫定氏云此種風將湖水吹回，使沿西岸湧起。夏日常因灰砂滿空而陰晦；洪挺頓氏於塔里木盆地西面高出海面一萬四千尺之高處，述其所見狀況如次：

「吾人視線均注意遠方低處，見最末端之二低丘爲奇異黃色帶所被。最初有如亞細亞沙漠地帶之中心；惟在吾人佇留山坰二小時中，此黃色帶擴散上騰；始知此乃彌蔓是處半截以上之塵霧。」

晚間常靜穩無風，空氣乾燥，故天空透明美麗，星光照耀。秋冬含灰塵風暴甚少，於寒冽冬季未至以前，天氣極佳。

山岳地方降雨較低地方爲多，每年約自二十五吋至三十吋，其中小冰川頗多。於天山一萬尺高處有良好牧場，冬季雨量較高約八千尺之森林爲少，夏季則較多。

乾燥證據。近來有多數理想家確定於最近數世紀間，世界陸地之大部分均漸次乾燥。惟雨量測定之年數，尚不足作決定或反對是項意見之根據；惟蒐集之非直接的證據頗多。此種確實表現，恐無過於中央亞細亞者，就中以塔里木盆地或戈壁確證明世界漸乾燥 旅行家對

某種天然狀態及人類工作物之顯著的變化，多特別注意。惟吾人應知是種地方之河流由雨及周圍高山融解雪水漸至所成，有數山脈其高度適於接受多量雨雪。盆地中雨少而無常，於人類可謂不甚重要。河流於山間傾斜地方流急水盛，惟一部分因經山麓透水砂礫及沙地，一部分因沙漠地方之蒸發，故水量大減。現今多數地方均可發見乾涸沙河床，以前河流之末端均在現存河流遠處之沙漠中（可由河床之永久無水證明之）。此可知現今河水量少於以前之河流。其他確證為已枯將枯樹木蘆葦之遺跡，蓋賴以生成之水分已不達此處。河流亦有不消滅於沙中，成一微細小流注入其自身所瀦蓄之湖中者，湖之大小，均由注入河流水量及蒸發量之多少如何定之，若蒸發量保持常態，則湖面必因注入水量減少而縮小。普通河流之縮小，若係雨量減少所致，則蒸發量同時亦必增加，湖面縮小亦速，直如一敏銳之雨量計也。由多數古湖濱遺跡知以前湖面較現今為高。於塔里木盆地現今僅剩小鹽池及早已無水存在為鹽所蔽之平地，其周圍發現是種古湖濱頗多。

與此相似更令人注意者，為沙漠中以前人類之居住地，村莊，房舍，廟宇等均於距水流甚遠之沙漠中發現。此可知其建設時，其附近河中有水經流可作灌溉土地之用。古重要路線因新路之開闢為沙所淹沒，然旅行家所賴以生存之井水均乾涸，此亦為乾燥化解釋之一著例

。過去各種稗史中，水供給豐富之記載亦不少。若此種事實確係雨量之減少所致，則雨量減少最多處必在西藏及天山，因該處爲乾燥盆地之水源，故各種乾燥證據亦必易於是種地方發現之也。

然此問題亦不因此而卽解決。有史以前第四紀冰期及其前後之某期間之雨量較現今爲多之事頗可靠。惟乾燥化是否發生於最近數世紀，抑在中央亞細亞尚繼續進行，殊難知之。尤可異者，爲旅行家有信此處無漸次乾燥之事，其似是而非之證據云可由其他原因說明之。亦有謂乾燥化之各證據確無錯誤者。惟檢驗所聚各證據則乾燥說所引諸例殊無何重要。廣大居住地有多數場合確因無水供給荒廢，故現有多數乾涸河床存在。惟其中亦有數處水量毫無變化僅因河流自身改道致下流乾涸者。河流改道以乾燥地方爲特多。有因河道被風移沙丘所阻，或河流自身發來之沙塡塞所致者。河床因此種繼續流來之沈澱物使高於周圍各處，河岸因洪水有時被沖毀成一新河流，舊河道完全乾涸，使利用舊河道所作之灌漑工事荒廢。此外由洪水可生極烈侵蝕作用，使河床成一深峽谷，底部深在舊水平面下。是種作用亦可使舊灌漑工事失其效用，蓄水而過低不能灌注高地所致也。灌漑既停，肥沃生產地自亦歸消滅，此種不幸，苟不能使其復返原狀，則居民亦必任其自然，使復成沙漠耳。故此種地方之

成沙漠非氣候變遷，乃因河流泛濫加以洪水所致也。

人類自身妨害亦其原因之一。蓋河川上流引水灌溉者若多，則下流水流能及處必漸減少。其他直接原因為沙丘移動淹沒河道，苟住民非人數太少或萎靡不振，對是種危害亦可防止之。普通均以此種砂之移動，為乾燥之表現，此不可不察者也。

斯坦因氏（Aurel stein）考古學發掘報告中云：有數沙漠化人類居住地，其原因非氣候的，僅由火災等偶然的災害所致云。亦有因政府惡劣使其如此者。由政治的變化馴致者亦有之。斯氏亦曾述及有水流甚多處而無人居者，此或土人缺乏企業心所致云。灌溉地帶之荒廢有由居民之無能而委棄者。委棄遺跡，有在草原中央有人居住村非隣近者。

就全體論之，印象所及為塔里木盆地及戈壁西部於最近數世紀漸次乾燥，惟其證據尚非絕對確定耳。

（未完）

蘇萊曼東遊記（續）

劉復譯

第一卷書的作者，曾經說過幾條中國的法律，但他所說的，就只是法律而已。（雷譯作「在第一卷中，我們可以看見一點中國的風俗樣本，但就只那麼一點。」）【譬如】他說過這樣的一條：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從前的品行都是很好的（雷譯作「在中國，一個已婚的男人和一個已婚的女人」），一旦犯了姦淫罪，就應當處死；盜賊和殺人犯，也應當處死。【但他并沒有說明】處死的方法，有如下文之所記：先把罪犯的兩手，用繩子緊緊的反接着，用力往上扳，扳過頭頂，向前落下，扼住頸喉（頁六十八）；再扳轉右脚，放在他右手之內；扳轉左脚，放在他左手之內。這樣，兩隻脚都反折在背上，【身體】就縮小了，變成了個球樣的東西。於是罪犯就再不能做他所要做的事（雷譯作「從此一刻起，罪犯再沒有逃走的機會」）。也不必再有人監視了。不久，他的頭頸骨也脫骱了（雷譯作「他的頭頸也脫離了肩膀了」），脊椎骨也漸漸的散脫開來了，大腿骨也脫了臼了，四肢失其位，呼吸也阻礙（雷譯作「困難」）了。他在這種情狀之下，要是聽其自然，不久也就死了（雷譯作「不到一點鐘就斷氣了」）。【但人們並不聽任他自然而然的死，却於】如法綁好之後，用一根棒（雷譯作「用一根特備的棒」），在他身上致命之處打；打的數目是有一定的，從不超過的。這樣，他所賸的就只有一口氣了，就把他交給該喫他的人噢。

在中國，（頁六十九）有許多女人不願意做貞操的女人而願意做倡伎（雷譯作「有許多女人不願意過有規律的生活而願意放蕩」）。按照習慣，她們應該先去見警察長官，向他聲明她們對於貞操的生活（雷譯作「家居的生活」），不合脾胃，情願置身於倡伎之列，並聲明情願遵守專為此種婦女而設的條例（雷譯作「並須先聲明願盡此類婦女所應盡的義務」）。專為倡伎而設的條例如下（雷譯作「同時」）：把她的家世（雷譯作「把她的名字和她父親的名字」），容貌，住址，一一寫下，交給倡伎局登記。在她頸上掛一條繩，繩上懸有銅印一個，印上加蓋王印。發給她一張文憑，憑中聲明該女人已作倡伎，每年應向王庫（雷譯作「公庫」）完納幣錢若干，如有任何男人娶他為妻，應處死罪。【自此以後，】該女人每年按照一定的數目完捐，她就可以做倡伎，全無危險了（雷譯作「就再沒有人可以同她為難了」：又此下別為一節）。（頁七十）這種的女人每天晚上穿了各種顏色的衣服（雷譯作「穿了顏色布的衣服」）出門去，露着面（雷譯作「也不覺面怒」），尋找（雷譯作「接近」）新來本國的外國人——那些荒唐的，下流的——和本國人，跟着他們到家裏去過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家。至於我們，讓我們頌揚阿拉罷，他保佑我們遠離此等卑污事。

中國人的交易，都用銅幣計算（雷譯作「中國人的習慣，買賣都用銅幣」），不許商人們用第那兒（dinar，金幣）或第哈姆（dirham，銀幣），有如阿刺伯人所用的（雷譯作「因為用金幣或銀幣是不方

便的』）。的確，照他們所說，要是有一個賊，進了一家用金幣或銀幣做買賣的阿剌伯人的鋪子，他可以把一萬枚金幣或同數量的銀幣馱在背上偸走，這就滿够把商人全毁了。要是那賊進了中國人家，（頁七十一）他至多只能拿走銅幣一萬枚，其適値只等於金幣米得加（mithkāl）十枚（約等於法郞二十枚）。

這種福祿（fulūs，卽銅幣），是用銅和別種【金屬】混合在一起造成的。這種用合金造成的銅幣，（前譯無此句）大小和第哈姆阿爾巴格里（dirham al-baghlī）一樣（前譯作『大小和我們所說的第哈姆巴格里一樣』），每一枚的中央，有一個大孔，可以用繩【一貫一貫的】穿起來。一千枚福祿的價値，等於金幣米得加一枚（約等於法郞二枚）。每一條繩上，穿福祿一千枚，（此從前譯，費譯作一千六百，6係0之誤）分爲十個一百，每一百與一百之間，在繩上打一個結。人們要買地產（前譯作『田地』），買傢具（前譯作『商貨』），買蔬菜，以及別種貴重物（前譯作『上等的東西』），都應按照價値，用福祿清付。這種中國銅幣，在波斯海灣的西拉夫（Sirāf）地方也可以找得到，上面鑄的是中國字。

關於中國所發生的火災，以及房屋的構造，以及前文已經說過的關於這一種事的話，【現在還可以補充一點：】據說，城市（譯者按：此言城市中之房屋）是用木材和編織蘆葦（前譯作『用木

材和蔗糖」)造成的(頁七十二)和阿刺伯人(張譯作「我們」)用劈破的蘆葦製造東西一樣。在這蘆葦做成的薄條上敷一層陶土，再敷一層中國特有的塗料，是用萆麻的種子造成的。這種塗料和牛奶一樣白；用它塗在牆上，發出非常的光輝(張譯作「發出一種可讚嘆的光」，又此下別爲一節)中國的房屋都【建造在平地上，】沒有樓梯，【理由是】中國人所有的財物和積蓄，都裝鎖在裝輪子的箱子裏，遇緊急時，可以推着走。一旦有了火警，大家把箱子連同箱子裏所裝的東西往外推，沒有樓梯檔着他們急遽的出路。

關於太監的事，第一卷作者說得太簡單了。(張譯無「第一卷的作者」字)【所以要在下文補充一點：】太監的職務，在於徵收賦稅，及其他一切【皇】庫中的收入(張譯作「其他一切公家的收入」)。其中有許多人，當初是外國捉來的俘虜，後來就勒令充當太監了；有許多却是中國人，是他們的父母把他們閹割了獻給皇上的，因爲在中國，太監是特任爲掌管國家大事和皇庫的(張譯作「有許多却是中國人，是他們的父母把他們閹割了獻給皇上，欲藉以獵取恩寵。的確，國家大事和庫藏，就完全在這些內庭人的手裏」；又此下別爲一節。)(頁七十三)他們中有許多人被派到淡府(Hānfū，即廣州)，就是阿刺伯商人所到的地方。(張譯作「皇帝派往廣府——即阿刺伯商人所到的地方——的官，就是太監」)當太監們和地方長官們出門的時候，習慣上(張譯作「習慣上，這些太監和一般地方官長騎馬的時候」)前

面總有許多人，手裏拿着一種木製的東西，像【東方耶教徒傳喚祈禱時所用的】木鈴一樣的；他們把這東西發出聲音來，(張譯作「他們把這東西彼此互擊，發出聲音來」)，可以聽得很遠。凡太監或地方長官所過之地，街上不許停留行人；要是有人站在自己門口，也該立時走進屋子去，把門關上，直到太監或地方長官走過了爲止。當這些皇家官員經過的時候，决沒有一個老百姓敢停留在街上，因爲他們都很怕，很恐慌(張譯作「因爲對他們於這些高官，都很怕，很恐慌」)。【而這些高官之所以要驅逐百姓，】爲的是不願意使百姓有常常看見他們的機會，或者是走向前去向他們說話(張譯作「不願意使百姓有得見他們的習慣，甚而於敢大胆向他們說話」)。

太監們和（頁七十四）將軍們(張譯作「主要軍官們」)的衣服，都是川頭等絲綢做的。這種絲綢從來沒有運到過阿刺伯，在中國【也很少，】價錢也非常之高。在最重要的【阿刺伯僑】商之中，有一個人，他的說話是無可疑惑的，【他】說：【有一天】，他在見其他買主之前(張譯作無此句)先去見國王派到漢府來的太監，請他挑选國王所需要的從阿刺伯運來的商貨。這商人看見太監胸口，有一粒痣，(張譯作「有一個天然的記色。」下同)，隱在他所穿的絲綢衣服裏面。他自己還以爲這太監所穿的衣服是雙重的(張譯作「他自己還以爲這太監穿着兩件衣服，重疊在一起」)。但因他不住的向着他的對話人瞧(張譯作「但因他把眼睛時時向一個方向瞧」)，那太監就向他說：「我看你不

住的向我胸口瞧，爲什麼？」（雷譯作「我看你把眼睛釘住了我胸口，那爲什麼」？）商人回答道：「我正驚奇：爲什麼身上一個痣，可以透過了雙重的衣服還看得出」（雷譯作（我正讚嘆着，爲什麼你皮膚上的一個記色，可以透過了你所穿的兩件衣服還看得出」）。太監聽了不禁失笑，隨即【伸過手去，】把衣袖遞給商人看，說：你數罷：我穿了（頁七十五）幾件衣服？」商人一數，共是五件，重疊在一起，而胸口的痣，還可以透過了這五件衣服看得出來。這種【透明的】絲綢，是生的，是沒有壓榨過的。國王所穿的絲綢，比這個更好，更可愛。

在阿拉【所造】的一切衆生中，以中國人所有的手爲最巧妙，能於作畫，能於作細工，能於作一切工作；世界上沒有別種人能比他們做得更好。中國人能用他們的手，很靈巧的做成種種東西，決沒有別種人能於做得。【他們每做成一件美術品，】就拿去見地方長官，要求給一個奬，【藉以證明】他們能使用天才，【於藝術上】有所創造（雷譯作「藉以證明他們能使藝術進步」）。地方長官就吩咐把他們的作品張掛在衙署門口一年。要是在一年之內，沒有人能在作品中指出缺點來，地方長官就可以頒給作者一個奬，而且用他爲公家的藝師。要是有人能在作品中指出缺點（雷譯作「重大的缺點」）來，作者就要被地方長官斥退，自然也得不到奬了。（雷譯此下別爲一節）（頁七十六）一天，一個中國人在絹上畫了一枝麥穗，上面停歇着一隻麻雀。凡來看畫的

人，沒有不以爲麥穗和麻雀是眞的，【因爲畫得眞好。】這幅畫張掛了多時，【一天，】有一個灣腰曲背的人，碰巧走過那里，就評論起來了。卽有人把他請進衙署裏去，當着原作者的面(雷譯作「同時把原作者也請了來」)，叫他發表他的議論。他說：「凡是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雷譯作「大家都知道，沒有例外」)要是一隻麻雀停歇在一枝麥穗上，麥穗非往下彎曲不可。現在所畫的麥穗是直的，不是彎的，上面却有一隻麻雀歇着，這就是個毛病了。」大家覺得這段議論不錯，地方長官對於原作者就不給獎了。(雷譯此下別爲一節)在這種情況和同樣情況之下 中國人把藝師們【的作品】交給【大衆】評判，其目的在於督促他們能於自己防禦錯誤(雷譯作「在於練習他們的天才」)，使他們對於自己的作品，加以慎重的(雷譯作「成熟的」)反省。

(待續)

此因奔走校事。餘暇不多。蘇記廢譯。忽經年歲。衷懷歉仄。難以言傳。現擬劃定時間。努力從事。每期數葉。勿任間斷。尚希受讀諸君。恵予曲宥。

劉復敬啟。

介紹「精博的」

「錐指集！」

此集係合刊翁文灝先生歷年講演及論述之短篇著作，約二十萬言。分爲通論，地質，地震，礦牀，古生物及考古學，地理等六類，每類有文五六篇，幷附圖多幅。研究中國地學者，當快先覩。每册實價三元，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售。

阿賴帕米爾調查記（續完）

此篇專為報告一九二八年瑞克摩斯氏調查的總結果

李書春譯

分司特魏德爾博士和他的助手畢司克及德拉非夫等，在一百三十個地點攝製地形影片，測量基線，更使用三角測量法。白爾亞夫教授得有幾個天文上的要點，他更幫助三角測量和其他正確的調査。分司特魏德爾教授，帶回六百幅草圖，都是很精確的。在這些草圖裏面，他應許製成一個五萬分之一的平面圖（包括夫德陳口冰川與塔尼瑪斯冰川；在四百英里的地方，差不多沒有一處空白），和一個山峯圖（包括准爾陶，外阿賴，與西帕米爾六百方英里的地方。在後者之內，細目自然比較少一點。此外還有幾幅特製地圖，如納特止眉沙夫特冰川下端圖，具有許多的冰川學的資料，可用為論斷將來冰川變動之助。尚有一部同地點的連續照片，可使我們核計現時冰川之變動程度。

納玆博士斷定阿賴帕米爾之摺疊期，是起始於古生之末，或在石炭紀與二疊紀之間；此時各峯皆同時突起。在侏羅紀時，除北部或已高起者外，此一帶大半為海水所沒。此種論斷乃本於外阿賴一帶大陸性之侏羅紀沉積物而發生。白堊紀時，海水所佔的地面更廣，而阿賴谈或者就是布哈拉之白堊紀盆地與西藏的接連物。內帕米爾之沉澱物，仍保持其大陸性。在

第三紀初期，我們可斷定爲阿賴一帶首次之高起期，因此地第三紀初期之結體碎石，有量甚巨故也。在第三紀的中期，乃山脈高起之最高期。阿賴一帶有中古紀與第三紀初期之摺疊地層，帕米爾山脈通過其中。至海水撤退後，剝蝕與堆積即爲該地改變地形的兩種程序。納茲博士更著意於摺疊層東西走向之現象。其中即或有南北走向者，亦不甚長。故凡南北走向之山脈，如塞爾陶等，皆非屬於地殼構造的山脈。沿塞爾陶之西，有一極大的摺疊層，致使冰川墜落極大之冰塊，其冰塊之高度可至一千呎。在大喀喇庫里的周圍，有三層古地面遺蹟之確証，約在河面上四一〇〇，四二五〇及四四五〇米之高。所有冰川皆向後退縮，獨塔尼瑪斯之一小支則否。

我們俄國同伴的工作，也有可識時價值。葛爾邦諾夫氏乃一植物經濟學家，曾以新殺帕米爾羊之血，注射於他尼羊之身內，以試驗其結果。澤姆曼博士的氣象觀察，對于帕米爾的氣候上必有許多的供獻。他在撒瑞塔施與都克爾自設立觀象台，派助手管理三月之久——以後就同我們到「魔營」與塔尼瑪斯。這氣候分類的研究，在冰川學上，很爲重要。塔巴司基與布瑞曼二君，專注意於無線電與各種特技之研究。有柯巴可夫與拉巴叟夫調查各地礦產；雷察特與撒可拉夫則專搜集動物標本。除我們正式團員之外，還有那些自動加入我們團體以

求得點爬山的經驗，而消磨他們休息時間的，如統計司主任石買特教授（Pro. Schmidt），公事員克聯里克（Krilenko），拉茲買拉維柯夫人（Mrs. Rozmirovich）與著名的外科醫生羅掃爾氏（Dr. Rossols）：他們幫助我們測量冰川，攀登高嶺，而且通過雅子格拉姆隘口的第一人，就是他們。

德國動物學家瑞寧博士對于標本之搜集並不十分注意，因爲此處動物對於生物之三個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研究資料。那三個問題就是：因地域的不同而變態；地方動物的狀態(biotores)；和垂直的散佈，(Verticle Distribution)。在帕米爾與在其他山地相同，崇高的自然界限，對于地方種類之發展甚爲相宜。此種理論，由其地動物都很顯著的趨向於不同，而能証明。因此，瑞寧氏詳細將大野蜂與甲殼虫之原始與分支之同異考究清晰，在中帕米爾一帶，大野蜂之巢居乃在四千八百米尺之上；雖其土地常年冰封亦所不懼；然其巢窠多與太陽熱所及之地相近。

雷茲博士對于舒葛南與拉普等諸地居民大笈克(亦名葛爾加斯)人之語言秘密研究非常透徹。此等言語屬於東伊蘭一支。現在正是以科學研究此種言語最重要的時候，因爲此種言語很有被新波斯語，俄國語，與不知名之游牧民族言語所消沒或改變之虞。現在因政治或經濟

的勢力，這塊向不知於世的高山谿谷已被人侵入，遂使居民的特性，與固有的特點，將要與他種民族混合而不顯著了！阿氏對于在巴爾婼地方居民之普通言語中，發現很豐富的詩歌與散文材料，很覺驚奇。他攜回許多書籍，字之發音及音樂諸留聲機片。將來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後，而給於吾等之結果報告，必能使我們對於此種古民族多多明瞭。

大笈克人手工業之最要出產品是毛織物，其中尤以毛織的高筒襪爲最著名。除毛織襪之外，婦人婚時所帶之面幕也很重要。毛襪以毛織成，色紋很精，顏色不同，厥爲很精的一種技能。大笈克婦人平常雖不帶面幕，然到結婚的時候，則都帶一個極華麗的面幕，這好像是婚禮中不可缺的一種東西。有的此種面幕已經有百年之久了。

此地之馬可波羅羊 (Marco Polo's Sheep) 不但尚未消滅而且有的地方還是很繁多。帕米爾一帶面積很大，人口非常稀少；所以各種獸類得以任意繁殖，雖有近代各種利器輸入到土人手中，而獸類絕不因之減少。即平常獵者因居住及食物難得之故，亦不敢入山太遠。帕米爾一帶山地，多野山羊與阿維司波力 (Ovis Poli) 羊二動物；惟二物所居之地則不同；其大概界綫就在帕米爾本部與阿頓之界綫上。波羅羊多在帕米爾高出地面數千呎波狀式之山坡上；野山羊多遊行於多石的山巖上。波羅羊爬山的技能並不低劣，但或因其體重之故，並不多爬

高巖。克克支爾（Kokjor）地乃二種羊類混合的地方，因彼處舊日遺棄的羊角，多為二種羊類之遺跡；同時波羅羊則完全在帕米爾本部，而野山羊則至山內峯巖參差之處。所以在大喀喇庫里南支，山石重疊，荒涼如撒哈拉沙漠較山峯低下一二〇〇〇呎之處，亦可見他們的踪跡。野山羊之種類隨地而異。其在黍克達拉之山羊角似較別處羊角所圍之圈小。帕米爾西部諸山谷都是此二種羊類遊行之所，不時千百成群。在路營時，有好幾次我在吃飯的時候看見小群之野羊，來往在層巖上。吉爾吉斯人更言在克克支爾除野山羊與波羅羊外，尚有許多 Markhor 與小角之山羊。

旅行家至此地，在選擇支打帳篷的地點的時候，因對于燃料的注意，不免就要看看有無杜松的存在。此種杜松乃是內外帕米爾兩種氣候自然的標幟。帕米爾除數處有楊柳樹林外，其他樹木毫無；不但如此，阿賴各山脈之南坡，即向帕米爾之山坡，連杜松亦不生長。但是往北一過塔爾底克與臘吉斯拜，則各山坡都見有杜松的點綴。在塔尼瑪斯山谷內沒有杜松的生長，然在堪底谷就很豐富。在達拉特庫爾干以下，吉自爾蘇左岸諸山（北向），都是杜松叢叢，而在右岸的諸山，就濯濯然一木無有。此種形象是內外帕米爾很顯著的分別。再往西進那些沙礫的山坡上，杜松也不很繁茂。至於此處山嶺之形狀與冰川的變遷，我曾遇着許多很

可注意的幾點，但我因爲主理全體雜務，未得有暇詳細考查。我並未攀登若何重要的山峯，只有幾個不甚重要的，其最高者爲五五〇〇米。

夫德陳曰冰川自然是引人注意的；它居於賽爾陶山脈之東，延長四十英哩：冰川之林，或爲一地質層斷所形成；層斷並不甚大，只不過連續不斷而已。這一個層斷可以與賽爾陶山脈西面之層斷兩相對照。按氣候上，雨量上說來，此地似將山西差不多所有的水氣都吸收了過來。自然雨量之墜落未必全都是落在蒸發水氣的地方。在賽爾陶一帶的情形，更是如此：從西往東水氣一過山嶺—賽爾陶山—就完全爽凝而墜落。此種雨量的墜落，按成分說來，已竟將空氣內的大部水分丟失，那麼帕米爾一帶雨量就因之非常稀少，每年降雨不足兩英寸。從跟營遠望塔尼瑪斯隘口一帶，時有陰雲滾滾，陰雨不息的天氣，但這些陰雲絕未過我東去；有時殘雲也似東來，但是愈東愈少，既至跟營所在之經度時，也就無影無踪，所留於天空的，只是碧藍的清天，和乾燥的空氣了。很可幸也很奇怪的，在我自大喀喇庫里往克克支爾去的時候—此時正當七月—在路上忽然天氣驟變，風雲忽至，猛雨如箭，彼時我很奇怪帕米爾也有如此的天氣，我們今日或不免受淋。乃話猶未畢，則雲消霧散，風停雨止，烈日青天，仍復出現，爲時亦不過五分鐘或十分鐘。帕米爾天氣和雨量，也不過如此而已—因之若有

人間夫德陳口冰川如何成的，就可回答：爲未至帕米爾之雪所積成。

由普通看來袞爾陶一帶之冰川，雖然在川頭有許多死冰，滿覆以碎石，但較之大彼得脉之冰川，則分外長遠，並也整齊多多。夫德陳口冰川之死冰塊非若葛爾幕或維拉夫山冰川之小孔層層恰如蜂房一樣。在納特止眉沙夫特冰川之前有很高大的圓椎體冰柱，藏於大塊冰下，形成扇形的景色；並且在幾個冰柱之下，藏有美麗的小池，這些完全是葛爾幕與維拉夫山冰川之特點。而在袞爾陶一帶之冰川則多白色冰塔，此種白冰塔是我在士耳其斯坦第一次看見；塔的外面也甚爲光滑。在夫德陳口冰川下端的那些冰塔，其高及五十英尺或六十英尺的。這些冰塔多排列成行而與冰川之傍支相照應。冰塔成就之原因，半因冰遇高壓力致使密度增高；半因塔中之冰川碎積石保護而成。陽光時常的照在這些冰堆上邊，遂使冰塔的形狀改變，驟然看去很像懺悔者植立。冰川的冰柱自然而雪積之柱體相同，因爲同是借太陽之力而成的。冰川之冰柱按其中的冰川堆積石，排列成行；而雪積之柱體則依雪溶的痕跡以定其方向。

夏日來臨後，這一片無際潔白雪而上，漸漸變爲泡沫迷漫的世界；此種起伏不定的泡沫，且不斷的發放微聲，好像小的爆竹一樣，這樣的變化對於行路是萬分的不適宜。由冰變成

泡沫，然後再變而成爲單獨或成行的冰柱。這些單獨柱的方向多偏向東南。化第三冰川的地方，我發見了巨塊的死冰上，堆有灰色的沙堆；這完全是因氣候的絕異所發生的特殊情形（因爲低地的荒蕪荒原使人奇寒的高地荒原）。因以上氣候的不同而形成特殊情形，更使我深信阿賴帕米爾在冰川學的研究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冰川學的不可不詳加考查。

在大喀喇崑崙的周圍，及塔尼瑪斯山鄰近一帶的地方，大有像北極洲的綠地（格陵蘭 Greenland）與司排司白貫（Spitsbergen）地的情形。更可注意者，即此地之冰川並非喜皋式的冰川，乃是甲貝式冰川。許多很大的圓形雪塊並未走至很底的去處，而構成一不動的冰牀，邊緣直立，高可十英呎，週可一英里有餘。阿爾卑式的雪地，平常多是損壞破裂的，許多的雪脫離了冰川，而降至乾燥的半山坡上。所有在塔尼瑪斯近傍的冰川都是來自淺的山洞，一到冰川的口上時就忽然分出，成爲極大而又平的冰塊。這些大的冰塊。自冰川本身分出來後，若沒有破碎的冰川石，或死冰的阻礙，多聚於一處，此種情形最著的地方，都在塔尼瑪斯山谷上，在這裏這些冰塊，或泥於山谷內，或流於夫德陳口冰川之上，遂形成一極大之北極洲地形，與漫無邊際的冰泥坑。

塔尼瑪斯隘口的頂巔與夫德陳口冰川正成一平綫，高低相同，而冰川則向隘口之低凹處

，凸出一塊，時常有餘冰雪流入塔尼瑪斯山谷；凡遇夫德陳口冰川冰雪聚積之季，卽漸引起冰雪之外流，而分爲兩支，一卽塔尼瑪斯冰川口，此卽可以解說塔尼瑪斯山谷近代的寬度了。但塔尼瑪斯若以近代之冰川看來，實在是一支枯乾的冰川。原始的塔尼瑪斯冰川一定推廣到克克支爾山谷內，因在克克支爾東，低平盆地之內，地形都是些冰川堆積石；且在克克支爾之下端，有許多的石片石塊所積成的岩石，塞滿了克克支爾的谷口。以上的這兩種現象，除塔尼瑪斯延至此處外，他無可解說之理由，到現在塔尼瑪斯之偏於旁面的冰川，則多在右（卽南岸）。這些旁面冰川之兩端，多成爲冰條，橫於谷中；兩冰條之中間則爲乾地，無論何人，只要熟於冰川之情形的，就必能立刻猜想此種情形是劇變很重要的原因。這種猜想與巴爾塘流域一帶頻仍而又劇烈的水患，正相符合。

塔尼瑪斯是自喀爾陶向東流的唯一的大河，東南行成一直角，流經很長的路程後，始轉而西向，脫離了山脉的阻礙。整個的帕米爾似構成一架形而稍向西斜，牠的分水嶺，卽蔓延在中俄界上的那些較低的山峯。那些較內的邊際山嶺——阿賴，塔葛爾瑪，與都庫什，喀爾陶等——水脉多注入於沿邊的河流內；這些河流因帕米爾山脉山嶺壅塞之故，多與諸嶺甚近。慕克蘇亦逃不出此種定例之外；不過它的上源並非一條河，乃是一冰川——夫德陳口——

而已。在塔尼馬斯以北的諸河流與冰川，都是夫直陝口的支流——綠克蘇系。納利夫金冰川，為塔尼瑪斯上游之近隣，所流的方向正與塔尼瑪斯相反。因以上地形的諸特點的緣故，克沙爾阿牙克（Kushal Ayrk Pass）隘口遂致南北皆通。無論何人若從萬曲流域通過此處（克沙牙克隘口），則有兩條路可以任意選擇：一可通至夫德陝口冰川，再至阿爾丁瑪匝兒（Altin Mazar）：一則可由塔尼瑪斯隘口，至巴爾塘流域，或自克克直爾（Kokjar）到帕米爾。

桑克達拉冰川與夫直陝口冰川之趨勢相類，惟其勢較小而已。此冰川緊抱外阿賴之南部，並未曲流與分水系相合，直至繞過列寧峯後始歸入分水系，我們隊員自西至此，終繞至東而之一小馬鞍箇（五七〇〇米），始得登到列寧峯之巔。（本文完）

討論

在瑙克摩司氏未讀他的論文之前，本會主席柯勞斯氏（Clonel Sir Chasles Close）曾作以下的介紹：瑙克摩司先生今晚要以兩次中亞的旅行為材料，來給我們講說。其中最重要的乃是末一次的旅行，他的旅行地乃是帕米爾的西部，先前的時候瑙克摩司先生對於中亞很發生興趣，曾數次到那裏旅行。他更知名的緣故就是，他是"The Duab to Turkisan"一書的著作者；此書乃劍橋大學出版部所出版。正當世界大戰之前，他曾與本會已往一個很著名的主席，相約到高加索地方去作一次的探險——不幸正當起身之前，他因盲腸炎之故，必須到維也納去醫治，而未得成行。在維也納他聞人言，在兩週之後，他就可健全，仍可繼續他的志願，此話果然應驗。但正當他病體初愈的時候，歐戰就爆發了！我們現

現在回想，我們的已往調任的主席，與瑞克摩司先生二人未曾同去調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要不然他們二人在高加索地方也要自己打起仗來了。我更可聲明的，就是我聽見說，瑞克摩斯先生的父親是亥利哥蘭（Heligolan）人。有些時我想瑞克摩司先生一定也是生在那裏，但他告訴我，並非如此。我們都知道，在十九世紀末，此島的宗主權，有所改變。瑞克摩司先生是阿爾卑社的一個會員，他是我們這裏很老的一個朋友，因為在前三十年曾在此處演說過一次。

瑞克摩司先生演講完後，就繼續討論如下：

楊哈司班發言如下：瑞克摩司先生在他演講的時候說：帕米爾一字，因政治上重要的關係，最好不提。恰好，我在那裏的時候，這個問題正在如火如荼，無法解決的時候；因在一八八九年我第一次到塔達姆巴施帕米爾，一八八〇與一八九〇我是在大帕米爾大略拉庫里湖，當時的問題就是此地的居民是屬於中國，還是屬於阿富汗。他們都是游牧的吉爾吉斯人，逐水草而生活，帕米爾一帶凡有水草，人畜可以到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蹤跡。因此之故，他們有時是阿富汗人，也有時是中國人，而當時在印度最關心的是，是否俄國人要來征服他們，抑或他要被中國人征服。到一八九一年，俄人果然來臨。俄人通過阿爾泰至略拉庫里湖，正如瑞克摩司先生給我們說的一樣；他們更至大帕米爾，小帕米爾甚而過了興都庫什山脈而至分水嶺南之印度。他們來時是從巴拉基爾隘口（Buroghil Pass）來的，當時之隘口我忘記何名。當時之所謂主要問題者就是在此。

至於帕米爾地理的情形，我們由瑞克摩司先生所說的，與他給我們所看的照片上，我們就可有一個很完全的觀念。那些地方都是些很寬的山谷，其寬度可至五，六，七，八，甚而至於十英哩；谷中差不多都是平地，兩旁障以山脈。不幸那些照片很容易使我們對於那些山嶺發生錯誤的觀念，因為片塊太小，山之高度，不能完全確實的。使我們感覺的

到，這是照片普通一種缺點。我曾見一喀拉庫里湖之照片，週圍有一小山包圍。實際說來這乃是一座很美觀的，頂上覆雪的山嶺，自第一次看見之後，至今已四十年，我還存在我的腦中。在這些山谷之內，芻草之類，爲量很少，然而吉爾吉斯人的牛羊羣，也好像在西藏一樣，仍然能找着點吃的。如此我們可以看見那些游牧的吉爾吉斯人的小帳幕裏，很是——自然是在我見的時候——充裕，他們還沒有丟棄——我想到現在仍未丟棄——穿華麗衣服的風俗。在他們帳幕裏有許多美麗的氈子，掛在壁上或是鋪在地下。有一次一個吉爾吉斯人的酋長留我住在他的一個帳幕裏；這帳幕的週圍，和地上都鋪掛滿了很貴重的毛氈。因爲我愛這些東西的緣故，我就用一枝馬槍，將這些都換了來。

瑞克摩司先生提到先時之遠征與近世之不同。在我那個時候，遠處調查必須一個人去，至多帶一兩個同伴，這好像是一種當然的事實。到現在遠征隊則大不然，要預先計劃好，由首領管理一切的事務，所以我們有像瑞克摩司先生所領導的那樣好的遠征隊。瑞克摩司先生雖然沒有說，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如何的善於組織和管理；能使他的各種專家——動物學專家，植物地質等專家——各盡其職，不受任何種阻礙妨害工作。這樣好像是近代調查的一種特別技能。瑞克摩司先生今晚所給我們解說的，就是一個很完全的證據。我很誠敬的恭賀他的工作，也感謝他今晚賜給我們的演說，他使我們對他所調查的地方，有一很清晰的印象。

主席說：郎司塔夫博士 Dr. Loonpstaff 今晚在我們這裏。瑞克摩司先生所說的地方，他曾到其中一百五十英里；所以他是很夠資格參加這個討論的。他能否發表一點意見？

以下是郎司塔夫的言詞：我因在這個聯會發言，給與我無限的快樂，所以就答應主席的請求。很可幸的我和瑞克摩司先生和夫人已有了三十年的朋友交情。在坐的諸位，凡是對於爬山有趣味的，都能記的在一九〇三年，瑞克摩司先

朱什卓領一隊很可崇拜的德奧爬山之士，調查高加索山。正在這個時候，喇來司吞（Rolleston）與我自己，二人自動的也跑到高加索。兩隊人員都是青年人，爭勝的心都很盛。我們就以高加索未登臨的山峯，為決勝負的資料。時瑞克摩司先生早與他的團體到了撒內石亞（Suanetia）喇來司吞與我自己都對於俄國情形不甚明瞭，而我們只有一個卓支亞（Georgia）僕人；在路行走多有不便。在我們離開鐵路後一直到「自由的」撒內石亞——彼時撒地乃無人管理之區——在路經過許多可笑的事體。當喇來司吞與我自己到枯台司（Kutais）的時候，急於要戰勝那些已經在撒內石亞的德奧爬山家，我們就遇着瑞克摩司先生所派的譯員來接我們，他為的使我們可以不再在路上曠廢時日，以就觀兩方登山的競爭。這就是瑞克摩司先生的一種特點，他是具有運動員精神的。這就許是他所以能夠組織帶領今晚我們所聽說的這樣大的遠征隊的原因。

自然你們不要聽我多說。我所到喀克拉巢里的地方並未過一百英里，正在阿富汗帕米爾；即是帕米爾的邊支。我奉勸諸位若是對這問題發生興趣，就不防在瑞克摩司先生的文章，在本刊發表後，細細的加一點誦讀。因為他今晚並來讀他所作的文章，你們已經聽見一個很好的敘述，知道寒荒原與熱或乾荒原兩相連接，及其他出奇有趣的事件，我也不必多說。再者就是夫德陳口冰川大概有四十英哩長；實在說來，除兩極與阿拉司加以外，這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最大的冰川乃是上紐布拉（Upper Nubra）的散陳冰川（Siachen Glacier），長可四十五英里，是在一九〇九年發見的。由瑞克摩司先生所做的地圖上看來，夫德陳口冰川是四十英里長；惟一可以與之相比較者，就是印尼爾直克（Inilchek）冰川，是莫茲背柯（Merzbache）氏在中天山所調查的。夫德陳口是一九二八年所發見的，所以調查尚未至於極點，這次的發見乃是瑞克摩司氏地勢學的明哲。

再進就是那裏的考夫曼峯(Kaufmann Reak)，我並不樂意倡說那些要更改考夫曼峯——從前俄屬土耳其斯坦有名總督的名字——的名字來紀念一個政治家。我們在阿爾卑刊物內必有一著作來詳述這一次的登臨。瑞克摩司與我同是阿爾濟會員必不爭論記錄誰得。無論你到一山上與否，若你不到山之頂端，即就不算一個登臨。近二十一年來陟山最高紀錄，是特蘇爾峯(Trisul)，它是喜瑪拉亞山中很著名的高峯；高度爲二三四〇〇英尺；我們選登那個山峯爲的是紀念阿爾濟裏的朱比里(Gubilee)的。我們選那個山峯的緣故，是因我們知道比近來人們登過的任何山都高。現在考克夫曼峯或者更高五十呎：他大蓋是七一五〇米高。許多的專家都說這峯是二三〇〇〇呎或七〇〇〇米高。但是我想這只是一種臆度，不必疑惑的，不久此山之高度，就必有真確的歸定，到那時或可證明此山較特蘇爾峯稍高數米也必不可定。如此瑞克摩就很可以爲是他們遠征隊的一種成績，因爲這可算是人們所登臨的最高山峯。從爬山家眼光看來，我以爲這或者是一個新記錄；我很可幸我得作恭賀我的志朋友成功我信爲陟山新紀錄的第一人。我也願他將我對他登山隊員的恭賀心，代我轉達。

主席作以下的結詞：若論到這些山峯的高度，我們實不敢說一定，因爲真確的高度，是很難斷定的，百呎的差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至於不能確定高度的技術緣故，我現在不必說，凡注意高度問題的人，都能明白，我們實不能對於山的高度，有很肯定的決斷。我們說額非爾士峯是二九〇〇二呎，若是少說或多說一百呎，也不見得要錯到那裏去。這其中有特別原因，我們不能確定山有真高度。但是至於特蘇爾與考夫曼二者孰高孰低，我們且不要管，我們單可知道，攀登二者之中任何一個，都是很大的功績；我們對瑞克摩司與郎司塔夫二君所率團體之工作，都十二分的致賀。

瑞克摩司先生很淸楚的告訴我們，完善組織的遠征隊的利益。他給我們述說的這類的遠征隊，使我們想到近代組織

完善，專家衆多的，詳細調查團體，他的領袖不專是照顧食料，還有其他的工作。純從技術問題，與攝影應用來說，我很欽喜瑞克摩司先生的團體，曾調查這樣大的一塊地面。他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楚的証據，使我們知道有組織的團體，在比較有範圍的地域內，工作甚為有利；世界之大有許多的地方未得調查。瑞克摩司先生更說，那裏仍有好些種族外人還一點也不知道，很盼以後，有人發明。我以本會的名義來致謝瑞克摩司先生給我如此好的一個演說，更致賀他的團體能成就如此的功績。

中國地理教授掛圖

白眉初著

定價五元　郵費二角一分

一、宗旨　解除地理教員黑板畫圖之煩苦增加學生直觀濃厚之興味

二、圖幅　分圖二十四幅長二尺六寸寬一尺七寸五分釘設黑板框為適宜總圖一巨幅共二十五幅

三、內容　中小學地理教材充分表現最利講室教學之用

四、設色　圖分四色美麗鮮明

五、裝璜　將二十五幅地圖裝置於一美麗圓筒之內遠道携帶郵局遞送輕簡便利

總發行所　北平西單南市宏部街口　建設圖書館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册　特價貳圓

羅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不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二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允當人手一編也。

發行者　本會

代售者　景山書社

評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見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公報）

馮承鈞

関於張星烺君此著。本刊已有評論文字。自第三二一期。可以參覽。馮君此文。多所糾正。尤爲切實。本刊編者附識。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張星烺撰。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全書共六冊。今年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書搜集關係中西交際材料之多。從前此類出版物莫能與之倫比。分析內容。其基本材料。大致有四。

（一）史籍中之外國列傳行紀等等。

（二）Henry Yule原撰Henri Cordier補訂之契丹路程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譯文。

（三）Beal之西域記譯本及 Watters 之考證。

（四）Laufer 撰之支那伊蘭 Sino-Iranica 節譯。

第一類材料搜集不少。惜撰者未曾研究釋讀。將不少材料遺漏。契丹路程一書業已翻譯大半。原書所輯諸行紀。多爲未識西文者所不經見之作品。誠有迻譯之必要。但其中考證太多。是一缺點也。至關係西域記諸考證。所本之書亦舊。而倫敦亞洲學報巴黎亞洲學報荷蘭通報所載之新考証。概未採入。第四類材料亦祇將關係礦物之考證採錄。

全書六冊。第一二兩冊言上古時代中西交通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冊言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及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第四冊言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猶太伊蘭之交通。第五冊言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六冊言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綜觀全書。用力甚勤。範圍既廣。自難免不有遺漏錯誤之處。其最大缺點。則於小註之中。所錄考據。多不著其出處。而撰者本人之考訂。於史地時代語言語音一概抹殺。常以現代英文地名對照漢唐古稱。是其

通病。在今日言考證西域史地不能不兼法文日文之著作。撰者似不特未見法國諸漢學家 Chavannes, Pelliot, Levi, Maspero 諸氏之原作。而德國學者Marquart, Müller, Franke 諸氏之著作。似亦在所未見之列。所以此書就搜集材料方面言。可省學子翻檢之勞。誠不失爲一種巨作。第就考證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證。似乎未免太多。大凡考訂一種地名。先須考其漢文當時之讀法。然後再求其對音爲他種語言。方不致誤。例如附書波斯傳之達曷水。與今日英文所習用古希臘語之 Tigris 對音。不相合也。必須於中世波斯語之Dakrat求之。顯此名與今音又不相合也。更須於唐人達曷二字讀法中求之。庶不致有將恆河沿岸之波羅奈搬到義大利北方 Bologna 之病。（見第一冊第八五頁）。茲將余書之錯誤略爲指出。余書卷帙太厚。未能徧檢也。所冀撰者於第二版中加以修正。

第一冊關於上古時代中外交通之材料。來源未用科學方法檢定。吾人未便妄贊一詞。茲就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開始帝之。九頁之犁靬。就空間與時間言。所指非一地。伯希和曾據巴利文Pali那先比丘經考出阿荔散之對音爲Alasand，乃以爲即埃及之Alexandreia。亦即前漢書之犂靬。史記之犂靬。其說較爲可取。乃撰者以爲即今日英法文之 Rome。殊不知臘丁文羅馬作Roma。即或兩千年前羅馬帝國以英文爲國語。除非漢代之音與今代之音大相懸殊外。必無可以牽強傅會之理由。縱然犂靬即是大秦。其對音必非羅馬。

十頁之烏弋山離及排持，與英文之車各支亦必無關係。考宋本三國志魏略。排持作排特。烏弋山離國亦爲古之 Alexandreia。今之 Herat。排特似爲中世波斯語安息Partu 之對音。

五一頁之俱密與扞采相距太遠。前一地今名 Kumidh。在 Karategin流域。後一地在今于闐縣北沙中。即漢書之扜彌事彌。後漢書之拘彌。伽藍記之捍麼。西域記之媲摩。新唐書之扞彌或建德力城Marco Bolo行紀之Pein。此處之誤。足證

撰者於 Stein 所撰「西域」 Serindia 等書亦未寓目。

六五頁魏略地名。Chavannes在通報中撰有考證。Pelliot在巴黎亞洲學報中亦有片斷考證。關於大秦部份。 Hirth 在所撰之「中國與羅馬東投」一書中亦有詳考訂也。

六九頁所引佛本行之耶寐尼。應是梵文之Yavani。此字出於Yavana。雜阿含經譯作耶槃那。即梵文中所指希臘人所在之地。其初所指者似為大夏。

一〇九頁突厥語 Aktagh 固為白山。然金山不僅阿爾泰山。今新疆之博克達山。元和郡縣志作金娑嶺。唐書地理志作金沙嶺。宋史王延德行記作金嶺。太平寰宇記作金山。唐書突厥列傳中之金山。多指此金山也。

一一三頁之Ugurs。與隋書鐵勒傳之恩屈相差太遠。謂為隋書之烏紇或回紇。斯得之矣。

一六六頁之苫國，即大食人所稱之Scham。敘利亞之別名也。至撰者所謂之星支亞。大約即英文之Georgia 。此地在元史曷思麥里傳中作谷兒只。元代對音與英文地名當於不能相合。所以撰者後又誤以同傳中之曲兒忒為英文之 Georgia 。

一七八頁之尋尋。即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稱。其唐代讀法應作Zimzim 。與Semite 毫無關係。

二〇七頁之盤盤國。應在南海。魏時Pompei 尚未發現。魏時人烏從知之耶。（記得此城是七九年所湮沒一七四八年所發現。）

第二冊幾篇譯文。茲僅摘錄其一二遺漏錯誤之處如下。

三〇八頁註七之古里佛。星槎勝覽及明史作古里。瀛涯勝覽作古俚。乃今之Calicut。非大食人之俱藍 Kulam 今之

Quilen。

四九四頁註二十五之 Sarcol，即色勒庫爾。今日蒲犁縣全境之稱。

又註二十八之 Yaka-arik。即西域圖志之雅哈阿里克。

九〇三頁之 Hancialix。即今葉城縣治。西域圖志之哈爾噶里克。昔之宋駒波悉居半斫句迦朱俱波等國之今地。

第三冊誌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

四九頁註十之苫國。乃 Syria之大食名稱。唐書引杜環經行記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一語。大川蓋指Euphrates。亞俱羅似為亞羅俱之訛。即Irak之對音也。

一一五頁註三。賈耽路程之門毒國，即安南之衙莊府。註四之古笪國。即安南之靖化省。亦 Kauthara 之對音。奔陀浪或賓童龍Panduranga，即安南平順藩籠二省之地。以上諸地舊隸古城。

二四六頁註七之古邏。乃大食語之地名Kalah。之對音。今日馬來半島之 Kra。此名與俱藍相差太遠。

二七七頁錫蘭島以 Sirandib 名。大致始於宋時。而用英文 Ceylon 名。爲時尤晚。若謂正確。應以宋史注輦傳之悉蘭池（猶言悉蘭島）爲是。此島有名師子國。即 Simhala 之意譯。此言「執師子」也。

第四冊誌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三五頁註二媯水或烏滸水。疑出希臘語 Oxus 一名。或他種語言同一水名之對音。至若西域記之縛芻。亦即阿毘達磨毘婆沙初譯之博叉。二譯之薄叉。皆屬伊蘭語 Vaksu 或 Vahsu 之對音。當時尚不知有英語化之 Wakhsh 也。

三七頁註七，番兜之對音不出於古波斯語之Partava。便出於中世波斯語之Partu。縱使安息以歐洲語言爲國語。似

應用同時的希臘語之Parthyala。何致於預先採用數千年後之英國語名Parthin。而受撰者「訛音」之糾駁耶。殆漢朝之班固未習英文之過也。

三九頁註二，木鹿之對音乃Muru。而非後來變化之Maru。

又註五，元史譯文證補以阿蠻為Arinenia。(此說不始於丁謙)尚有歷史根據。而撰者敢言字考訂之Oman。在音學上不能證明。蓋古譯以阿代O音者從無其例。

四一頁註二，安谷城之安息語對音。或古敘利亞語Cestrangelo對音。余固未詳。但確知其臘丁語名為Antiochia。而非英文之Antioch。此又可證明魚豢之無英文常識也。

五六頁註二，魏書之宿利城。(尚有周書之蘇利城。隋書之蘇藺城。新唐書之蘇剌悉單。至若西域記之蘇剌薩儻那。出於梵文。又當別論)。乃Suristan。是亦Sleucia-Ktesiphon兩城之總名。

八六頁註五，摩羅游即Malayse之對音。即義淨求法高僧傳中之末羅瑜。在蘇門答剌島。余未嘗聞室利佛逝都城遷至木鹿。此國兵力雖什遠至錫蘭。但無侵略大陸之事。

八七頁註十三，俱位或商彌在Mastuj。俱位之對音。什稱Stein考訂為Khowar。

一二九頁註四，西域記之提那跋Dinavar。即北京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中之電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稱。非日神也。

二六六頁註五十九，合剌章即段氏之大理論。此稍檢元史者之所知也。

第五冊中國與西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六頁註二，康居一名之對音。今日無人知之。僅知西亞諸種語言名之曰 Sogah。中亞語言名之曰Sulik。梵文名Sulika。即玄奘之窣利。義淨之速利。至若撰者津津自負之「私訶條」。繩以唐音。私訶似 saha 。不知與康居有何關係。硬為拉攏。較之近人譯為粟特者更無理由。此條并無糾駁之價值。仍為提出者。俾世人知康居即是窣利耳。

四一頁註四，按Bactria即大夏國都。亦大月氏西徙之藩籬。縱高僧之薄佉羅。玄奘述之縛喝羅。梵文之。Bahlika 若致碑之Balh。今之 Balkh。其梵名之異譯。釋藏中尚有不少。但皆可以根據舊日譯法復其原名。乃撰者於此Bactria 一名。念念不忘。凡載籍中之地名。不論其兩字三字。祇須其有一二聲母或韻母相近。當以此名附之。此條之濫造。或即Patarva 之漢譯。亦硬派其為大夏都城。不可解也。

四七頁註二，康僧鎧容為康居國人。佛祖統紀謂其為天竺沙門者。蓋根據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等經錄。撰者或不知有此類經錄。故「不知其何所據」。

五九頁註十，唐以後東來高僧尚有其人。如宋代之法天，施護，法護，皆非不知名者也。不必檢尋僧傳。即在宋史天竺傳中亦可見之。

六六頁註八，鉢知余曾疑為宋雲經行之波斯。魏書之波知。今之Zebak。然未敢自信必以為是。但撰者之 Baltistan (即新唐書之大勃律)失之遠矣。

六八頁註十四，和墨城早有考定為今之Wakhon 。與西域之忽懍國。毫無關係。撰者蓋見有一收聲之M。故臆斷其為 Khulum。特此類語學上之考訂。余亦不欲多所說明。蓋撰者尚未研究及此也?

六九頁註十五，漢之雙靡。即唐之商彌。撰者恃以考訂之地圖。似為現代地圖。而非歷史地圖。又註十六之錯誤。

即是乾陀羅之舊譯。乃引證及於 Hussar。則又一用現代地圖。尋求千數百年前地名之例矣。

七二頁註二十四，博羅樹之古稱。「據吾所知」。顧者數伽藍記之鉢忽勒。

七八頁註二十六，渴槃陀等名。乃今蒲犁縣治之古稱。其河今名塔克敦巴什河。亦即伽藍記之孟津河。

八五頁註一，斫句迦等國名最後考訂在今葉城縣治。即回語名 Karghalik 者是已。

八六頁註三，自題假為西域記之伐地 Betik。唐書西安國者是也。

九六頁註九，拉丁語之 Deus。如何為康居語流行之曹國所採用。吾久思不得其解？

一〇五頁註一，買此路程自安西 Kucha 至世羅 Talas 道中諸地名。取 Chavannes 所撰西突厥史。料讀之。皆可考矣。

一一五頁註三，康居在西歷紀元前後已有文字，康居語專家 Gauthiot 付發表語學研究成績不少。

一七一頁註十二。封為周師之名稱。撰者誤連下文。讀作一「封者」。周師又為 Kashkar（若使撰者考訂此名必以其為喀什噶爾）之名譯。今 Chitral 是已。

二八一頁註四，唐之北庭。元之別失八里。在今孚遠縣北。後堡子之北。舊者以在迪化東北者誤也。

第六冊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二八頁註一。身毒之對音是 Sindhu。蓋以河流名全國。撰者英語化之 Sind。紀元前尚未如此省寫。

三四頁註一，漢之罽賓。即唐之迦濕彌羅 Kasmira。唐之罽賓。常指迦畢試 Kapisa。隋書什誤以之為漕國 Jaguda。並非因迦畢試隸屬迦濕彌羅而有是稱。而在史書中似未見此隸屬之事。

二九頁註五，前漢書地理志之黃支國。桒經 Ferrand 考訂爲西域記之建志補羅。余亦在宋高僧傳金剛智傳尋出建支之別譯。撰者於考訂既未著其出處。復又自爲向壁之考訂。而將所謂「開治」之音，亦近黃支一說。遂將數百年來黃建二字未失之舊音取消。

四六頁註三，魏略撰時在後漢書之前。東離似非誤刊。范書之東離恐是三寫之訛。此國即梵文之Cola宋史之注輦。

五四頁註一，迦毗黎似爲Kaveri 河名之對音。除此以外實無可以遷就之對音。至若 Kapilavastu 遍檢釋藏。從無作迦毗黎之名譯者。然常作劫比羅也。又註六之婆梨。即爪哇附近之Bali 。至若 Parlek 。即元史之八剌剌。此君考訂之不可及也。即在將語學原則一概抹殺。

六七頁註三，烏萇之對音，經 S. Levi 考訂爲 Uddiyana 。舊日根據西域記烏仗那一名還元之Udyana。在梵本中完無根據。

六八頁註四，桒波之對音。今日尚無確定之考訂。惟 S. Levi 猶謂其爲瞻波 Campa 之訛。至撰者之 Gopala 。彷佛記得似是梵本中一個王或一阿師之名。不知撰者從何處覓得。

一二九頁註一，(又二三頁本文)按始皇時室利防等來自西域一事。初見於費長房歷代三寶紀。但余疑其爲後人所增之文。蓋本書帝年之下未載其事。佛祖統紀又引其文。而加注云。出朱士行漢錄。此錄早佚。第較「古經錄」「舊經錄」尙有歷史根據。故引以實證其事。然其僞終難掩也。又者 Kaayapa, Matauga 乃今人(似出南條文雄之英文藏經目錄)假定之梵名。並非「梵語原音」。所以竺法蘭前此假定爲 Dharmaraksa 者。伯希和後又假擬爲 Dharmssatua 。前一名此言法護。後一名此言法寶。

二〇〇頁註二，波頭摩國。若根據唐以前譯例。還元應是padma。此言紅蓮花。（翻譯名義亦作鉢特摩）。印度無此國名。高僧傳必有脫誤。即承認撰者之臆斷爲是。何以唐人不用 Pataliputra 。而用今代地名。抑唐人逆知有改名之事。如佛在世時預知有月支安息等國名（見雜阿含）之先例歟。

二〇五頁註一，波羅末陀此言真諦。梵文還元斷爲Paramartha。撰者誤作 Parsmati。此誤似非撰者之誤。緣此名尚是梵名。撰者不識梵文。不知從何處抄出。諦公在世之時。備經困苦流離。不意死後又遭改名之刦。

二一〇頁註四，按柔然元魏改稱蠕蠕。宋書齊書作芮芮。隋書作茹茹。即西史之 Avars 撰者此處殆失考也。

二二一頁註六，薄佉羅即是梵文之Bahlika。亦撰者念念不忘之Bactria 乃在此處反與捕喝 Bokhara 合併。

二九三頁註二，辛頭即Sindhu 之對音。不本於希臘語之 Indus 。那提 nadi 梵語此言河。乃梵文也。乃臆斷北爲Ladak 。即或唐代有此新地名。亦應譯若羅達。離那提甚遠也。

三一三頁註十七，鉢和卑經者訂爲梵文之Vakkana。此名在釋藏中經余檢出者。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之僕迦那。或步迦祭。孔雀王經二譯本之僕迦那。三譯本之僕柯那。即今之Wakhan。與鉢利曷 Parika 之發音距離太遠。

三一五頁註三十，伽藍記之摩休國。余雖無暇考訂爲何地。惟以希臘之呼羅珊之 Margiana 。撤至北印度。神通可謂大矣。

三六三頁註十一，義淨並未將縛渴羅與Bokhara混而爲一。乃撰者誤將縛渴羅作 Bokhara也。

三九三頁註六，國以 Campa 爲名者有二。一爲恆河沿岸之古國。一爲漢以後之林邑。唐以後之占城。西域記之摩訶瞻波。義淨之占波。新唐書亦作占婆。即今安南本部之地。至若柬埔寨。唐時名曰真臘。一曰吉蔑。亦即西域記之伊

賓那補羅也。

三九六頁註八，地名脫一字。應作那伽鉢亶那。昔之Nagapa tana今之Negapatam。

又註九，以Tamba-dvipa（舊譯作閻浮提）與Campa 聯姻可謂生吞活剝。

四五三頁註三，監茂似是蘇門答剌島之。Kampo

四八八頁高郎步，即錫蘭島之 Colombo ，航行印度洋時。常停船之港也。此處可以就證今名。乃反道之。而以俱蓋充數。

五三七頁註三，大葛蘭即是俱藍。小葛蘭即是 Kain Colon。業經 Rockhill考訂。

有所糾者。不過錯誤中之一二。此外小說神話中諸地名之考訂。過於空洞。未敢妄贊一詞。至其與西賢舊有考訂暗合之處。書中太多。亦無暇摘舉。惟吾人有不便贊同者。撰者睥睨古今之批評。其中尤爲失言者。謂洪鈞不識西文。丁謙讀書太少。譯文證補中錯處甚少。非盡無預備率爾操觚之撰述。丁謙諸考之病。在處處求其完備。當然不免有所假定。遂謂其讀書太少。未免責人太苛。總之。在今日考證史地。一須至少具有史地語言之常識。二須廣採東西考訂學家研究之成績。否則終不免管窺蠡測之病。雖然，此書若將本人之考訂刪除。何人考訂成明著來歷。亦不失爲國內學子參考之佳構。

余之糾駁。純出客觀。措詞間含有諷諫之意見。乃撰者自負太過。詆毀前賢。不禁爲之抱不平。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學問無止境。學者切忌軒昂自高。旁若無人。我之以爲是者。不知他人之必非。撰者肆忽太過。此其一失。夫著書立說之不能自出機杼。自不免於脫胎換骨。特不應穿鑿附會。隨意插搀。此又一失。顧撰者於短期之間。翻譯抄寫逾百萬言之多。其果敢勤勞亦不可及。雖有過失。要於史學不爲無補。取其採輯之富。而恕其考據之疏。

答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張星烺

拙作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出版以後，頗引起社會注意；評者紛紛，鄙人皆極歡迎。學問無止境，絕非誰何所專有。拙作中範圍極廣，應用中西書籍自必甚多，而爲鄙人所未見未聞者，當然甚多。故有代爲增添材料，或改正錯誤者，尤爲歡迎也。五月間，大公報文學副刊所增者，亦已錄出，預備第二版時加入。馮承鈞氏又於十月十三日文學副刊中有批評，其中所語及指出諸條，有不能不答覆者；茲特逐條答之如下：

馮氏謂英人玉爾(Yule)所著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書中考證太舊，鄙意甚不以爲然。此書之第二版，經法人考狄(Cordior)之修訂，出版於西曆一千九百十六年，距今年十四年，距拙作脫稿之年(民國十五年西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僅十年耳。最近西洋著作家不言此書之舊，而學術落伍之中國人反嫌其太舊，趨尙時髦，毋乃太過乎。貧家少女，偶爾在道上拾得數十元，購買門面衣服數件，入富貴者門，即品評太太小姐裝飾不時新，不攞他人嗤其未脫小戶人家寒酸氣乎。評者(馮氏)所舉 Chavannes, Pelliot, Levi, Marguart, Müller, Franke, 諸家之工作，什九皆在十年以前；即斯坦因之 Serindia 亦出版於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距今亦已十年，——豈不亦成太舊之書乎。以上諸書評者不以爲太舊，而契丹路程一書反以

為舊，又豈不自相矛盾乎。考狄氏為法國著名學者。關於中國之著作尤多。謂其於修訂時所採新材料，不若評者所見之多，毋乃大言不慚乎？當自悔「失言」或「軒昂自高」乎？

撰者以前向習化學，從事於化學業者大半生矣。今此改業僅五年而已。追想以前所獲自此類天然科學之訓練，為（一）必須說實話，（二）說話必準確，（三）頭腦清楚。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尤為科學家所最尚。鄙人所得見之參考書，至刊印最後一日止，皆已揭於第六冊之末引用中外書目中矣。讀者一翻，即知所載書目有限，似乎不必勞評者「費光陰，費紙張，費筆墨」一代為旁疏廣證，何書何報為撰者所未寓目，更使他人費光陰，讀此疏證也。天下書多矣，撰者自愧讀書不多。尤其在中國能獲讀西書不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待無涯，恐畢生亦無已時也。他人所知者能舉以告吾，吾固未有不謝之也。評者所舉出之書報，如通報中有 Chavannes 所作魏略地名考，諸如此類皆所謂他山之石也。

至若以現代英文對照漢唐古譯之故，鄙人已於譯馬哥孛羅遊記導言時，及中西交通史料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六五面等處言之矣。吾譯人地名，向持不造新名辭主義。中國古書已有之人地名，雖音或略為不正，然吾皆取之，一則使讀本國歷史地理者，不再費腦力記憶新名辭，二則使讀者易於知識中國古代名辭，三則西人記載，時各不同，若皆以中

國固有名辭譯之，有統一之譯法也。（至少在本書之內）。現在譯書者，往往閉門各造名辭，使一人一地之名，有十餘種之譯法：致後學之人，目爲之眩：讀者名不知爲今代何地，讀今名又不知爲古代何地也。故余欲自創一法，每遇一人地名，就余所知古書中第一次見者用之，而將現在東亞最普行之英文名，列於括號中。例如回教教主 Mohammed，中國舊譯有作嗎喊叭德者，有作謨罕驀德者，有作馬合謨德者，有作摩哈美德者，有作摩罕默德者：吾概屏棄之，而用最早見之于唐書中之「摩訶末」也。此法不獨用之於交通史中，卽拙譯馬哥孛羅遊記亦採用也。至於相當之別種名字，如梵文，或阿拉伯文，或伊蘭文，能知者則亦附在括號之內。不知者則暫缺之。至如考證歷代漢文讀法，事大不易。竪言之有時代前後之不同，橫言之有方域不同。再就本書言之，正史中各段記錄，出自何人之手，其人籍貫何在，皆難於攷知。此種學問，現在不過萌芽。求一專家，能知各地與各時代之方言變遷異同，可就咨詢者，實不易得。耆老相談，閩之南，粵之東，保存中國古音最多。故撰者每欲考外國古地名，輒就訪於閩粵之人，其讀法若何，再比之外國原音；其眞相可得者約可十分之六七，其他十分之三四，或可得自他方。閩南粵東固爲一語系之區域矣，然自又有不同。例如交趾二字，廈門人讀作 Kao Chih，而潮洲人讀作 Kiao Ti；是廈門音已略變，近於今北方音矣。此

問題複雜，不若評者所言之簡單易知也。今代西人輒言中國某字古音若何若何者，亦不過就其大概言之耳。若謂其即代表全國之語，恐彼人亦無此膽量也。

第一冊

（一）九頁之黎軒　黎軒就空間與時間言，所指非一地，撰者已詳言之。埃及之 Alexandria 即那先比丘經之阿荔散，撰者未閱伯希和之工作，亦得知之。見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六八面註一，有此「阿荔散」三字之連音，凡學校學生，習過地理者，人人皆能知為埃及國之亞歷山德港。（Alexan dria），而在評者則必須有伯希和之指導方能知之也。亞歷山德（Alexandria）音與犂軒相去太遠，且地位亦不在安息國之北，（見史記大宛列傳）；故伯希和之說吾不取也。至若羅馬帝國不用英語，雖小學生亦已知之。撰者於書中寫一 Rome，不過借之以指示字根之來由而已。拉丁文 Roma，英文 Rome，其中皆有 Rom 字根。由此 Rom 字根，而有波斯人之 Rum；由波斯語 Rum，而有宋代諸蕃志之蘆眉及明史之魯迷。撰者因思及漢代之黎軒，或亦由 Rom 而來。撰者於書中並未寫明由「英語」Rome 而來。而評者乃自己假定「即或兩千年前羅馬帝國以英文為國語，除非漢代之音，與今代之音大相懸殊外，毫無可以牽強傅會之理由。」是評者自設假定，而又自攻其說也。英文在中國最

通行；撰者所取材之書，亦多英文書。欲寫其字根，又恐人譏以爲未經見之字，故輒寫英文拼法，而無一處冠以「英文」或「英語」也。評者於其全篇中，有甚多條，斤斤以此「英語化」來相責難。在撰者意其所持以誹議他人者，亦太無謂矣。自以爲聰明反見拙也。

(二)十頁之烏弋山離及排持。卑魯支並非英文。英國人用其字母拼其原有民族之名而已。猶之天津上海皆地名，皆爲中國人固有之名，英國人用其字母拼成 Tientsin 及 Shanghai 兩名，不能謂天津上海卽英文也。其地最初有 Baluch 民族，國以民族而得名。至謂排持爲中世波斯語安息 (Parth) 之對音，毫無理由。三國志中，大宛，安息，條支，烏弋四國並列，烏弋一名排持。設使排持爲卽安息，是豈不重複乎。古人記載，何至紛亂如此。據漢書烏弋山離之地位，與安息亦全不相同，何能硬爲合一。近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中，條支西條注，亦以排持爲俾路芝。洪氏並據西人云，俾路芝之名甚古也。

(三)五一頁之扜罙　史記大宛傳之扜罙，確爲前漢之扜彌國，在于闐國東，不在帕米爾高原也。

(四)六九頁之耶寐尼　佛本行集經中之耶寐尼，出於梵文 Yavana，已見第六冊第五六四面。所指者不僅大夏。

（五）二〇九頁之金山　評者所舉諸書如元和郡縣志，唐書地理志　宋史王延德記行　太平寰宇記等，關於金山之記載，皆經稽查，確有其事。茲爲解決此問題之故，特將諸書之記錄，錄出如下，以便參考。（1）元和郡縣志（聚珍版武英殿叢書）卷四十，西州（今吐魯番）下云：北自金娑嶺（娑或爲婆之誤刊），至北庭都護府五百里。（2）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交河縣下注云：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成至北庭都護府城。（3）宋史卷四百九十，高昌國傳云：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卽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庭。（4）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六，有開元中改西州爲金山都護府之句。　由上方諸書之記載觀之　由吐魯番至迪化（舊說卽唐北庭）或孚遠（新說卽唐北庭）中間，確有金山　或名金嶺。第二步吾人須證名此金山是否卽博克達山。據今人謝彬新疆遊記第九七頁至一〇〇頁，又徐旭生西遊日記第三册，記載吐魯番至迪化中間大山，卽博克達山。是則唐宋時代之金嶺，必卽今代博克達山也。吾之所以必須引證今人遊記者，因有數種圖中，（如周世棠薛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竟無博克達山之名也。第三步吾人欲證明古代突厥人所居之金山是否卽博克達山，抑或爲阿爾泰山，抑或在他處也。查中國

正史中有突厥傳者爲周書隋書及新舊唐書。而言其先世所居最詳者莫如周書。其他隋書及新唐書皆僅言其居金山之陽。不言金山何在也。據周書卷五十所記突厥祖先居地有二。最可信者爲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後分爲四，其一化爲白鴻。說近神話，可不必論。二在阿輔水劍水之間，三在處折水，四在跋斯處折施山。三四兩地，皆不可考。要近於第一國也。阿輔水即今俄比河上流之毛木水，劍水即元史地理志之謙河，亦即葉尼塞河之上流。今唐奴烏梁海境內之烏魯克穆河，即此河之上流也。長春眞人西遊記之儉儉州，亦即其處。長春謂其出良鐵，似與周書等所記突厥爲茹茹鐵工，蔡馬康斯紀行所載其國產鐵，不無相同也。突厥人最初發源地，以後稍南遷至阿爾泰山（金山）之陽，似較合理。其他之說，謂突厥之先，爲一牝狼，與人交有孕。逃於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狼匿其中，生十男；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其說不免荒唐。且並未注明金山即高昌國之北山也。評者謂唐書突厥傳中之金山即博克達山，大抵即因此而附會也。隋書又謂：突厥之先，平涼雜種胡也。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英人巴克爾韃靼人一千年史據此以爲金山即今甘肅山丹縣附近之山（此金山見魏書卷九十沮渠蒙遜傳），亦有謂在永昌縣北二里者。此又第三說也。關於金山所在，總

共三說。三說之中，以在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理由爲最薄弱。

（六）一一三頁之 Ugur　據隋書卷八十四鐵勒傳，韋紇在獨洛河北。獨洛河即今外蒙古之圖拉河。唐時回紇勢力，亦從未澎漲至歐洲窩爾加河（Volga）以西。Ugur 國在阿得拉河（即窩爾加河）以西，何能與在蒙古之回紇或回鶻相混。查西人稱唐代回紇爲 Uighur。此字與 Ugur 之音及拼法極爲相似。評者似有此誤會也。紫馬庫斯由東向西回東羅馬，（即拂菻）過窩爾加河後始至 Ugur 及阿蘭。與隋唐鐵勒傳拂菻東有恩屈，阿蘭相符也。回紇在東方蒙古也。

（七）一六六頁之苦國　據新唐書大食傳及杜環經行記所言苦國之情形與四鄰國名攷之，絕不能爲叙利亞。詳第三册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頁註十。高架索山南之卓支亞，英文稱之爲 Georia，古代波斯人稱之爲 Gurjistan。以後阿拉伯人之 Kurdj，今代歐語諸國之 Georgia, Georgie, Gergien 等皆由波斯語根 Gurji 而來。今代歐語中既能有英法德等語讀者之不同，是則古代亦能有此不同。展轉傳至中國，成苦字之古代讀音 Chiam。（今閩南人音）元史爲思麥里傳之谷兒只，譯自阿拉伯文 Kmdj，已詳第三册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五〇面，又第五册第五〇九面註八。鄙人從未言其由英語 Georgia 之對音而來。曷思麥里傳中之曲

兒武爲毛夕里以北之 Kurd 民族，見第五册第五〇八面註七。鄙人從未以之爲英文Georgia。評者讀吾書未熟，即率爾操觚，妄加誹譏，發之報章。覈檢者不止一人，是自暴其讀書潦草也。存心誣妄，猶非學者所應爲，徒自貶其價値耳。

（八）一七八頁之蕁蕁　蕁蕁究爲 Semite 人與否，撰者不認執已見。評者謂爲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稱。似須略引證據，方能使人信從。下方有多條，評者不免有不說實話之嫌。在未覓得原音出處以前，不欲採用也。

（九）二〇七頁之盤盤國　盤盤國有二；一在南海，見梁書卷五十四海南諸國傳中。宋梁時，皆嘗遣使貢獻。此與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傳中之盤盤相同。又一在西域。亦見梁書卷五十四，西北諸戎傳滑國條內，與波斯，罽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同爲滑所征服。當在中央亞細亞。本草卷十一，李時珍所引魏書之盤盤國，余尚未能查出，究在何卷。不敢斷定究在何地。唯魏與南海無交通，似在西域。故於書中寫或即意大利南部之邦貝城。（Pompeii）被埋之邦貝城，雖在近代始發掘。未被埋之先，已有其名。被埋慘禍，當時必喧傳各地也。

第二册

（一）三〇八頁註七之古里佛　古里佛　（Calumbum）　爲俱藍，鄙人以前僅據馬黎諸里遊記上之對音斷定之耳。近查日人藤田豐八島夷誌略校注，藤田氏亦以爲即俱藍，並笑星槎勝覽，明一統志以古里佛爲即古里。所舉證據甚多，足證余說之不謬也。

（十一）四九四頁註二十五之　Sarcol　，此地在周世棠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確作色勒庫爾，現稱蒲犂縣。鄙人所依据者，瑞典斯文赫丁博士之亞洲沙漠紀程 Durch Asiens Wusten 後之帕米爾附圖。東經七十五度以東，七十六度以西，北緯三十八度以南之地域，赫丁博士稱之爲 Sarik-Kol ，即色勒庫爾之原音也。此區域之中間，赫丁圖中又有 Tagdumbasch Pamir 。即許景澄帕米爾圖說之塔克敦巴什帕米爾。周孫二十世紀大地圖有塔克敦巴什河。該地亦爲帕米爾高原之一部。帕米爾圖說譯作薩雷闊勒，新疆識略作色勒庫勒，西域水道記作塞勒庫勒。各書異名而音則一也。是則鄙人所注撒里庫爾在帕米爾高原之東部未嘗誤也。僅未注明爲蒲犂縣耳。

（十二）同頁註二十八之 Yaka-arik　在西域圖志此地確作雅哈阿里克。鄙人以後第二版時，當本棠懷，不造新名辭，改鴨喀阿力克，爲雅哈阿里克也。

（十三）五〇三頁之 Homcialix 。　此地是否即西域圖志之哈爾噶里克（Karghalik）今之葉

鰄縣治，尚須待攷。兩地音全不相同。

第三册

(十四)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頁註十之苫國。苫國不能爲叙利亞已見上方。此處不妨再聲明不能爲叙利亞(Syria)之理由如下。(一)叙利亞當阿拉伯之烏梅雅朝代時爲其都城大馬色克(Damascus)所在地。阿拔斯朝時，亦爲東大食之一省。此與「亦自國」不相合也。(二)叙利亞北境爲阿雷坡(Aleppo)，及美索博達米亞。(Mesopotamia)突厥可薩部在高加索山之北面。距叙利亞尚有卑支亞及亞美尼亞之隔。此與「北距突厥可薩部」不合也。(三)油付萊梯斯河(Euphrates)不在叙利亞境內。各種情形，無一相合。亞俱羅爲阿拉伯語 Kil-o-Kilan 末二字之譯音，即裏海也。評者強改亞俱羅爲亞羅俱以適合其 Irak 之謬說。中國正史誤刊固亦有之。欲改正其誤，須自各方面證明之。苫國非即叙利亞，有種種情形之可證何可妄改原文以證自己謬說耶。改亞俱羅爲亞羅俱亦僅完成其一種工作而已。其他情形又將若何。近查屠寄蒙兀兒史地理志西北三宗藩地通釋賓章條下，苫國注，所謂苫國之原音，雖與鄙人所持者不相同，而地位則完全相同。可見有史地知識者所見相同也。

(十五)一一五頁註三賈耽路程之門毒國是否即安南之衙莊府，註四之古笪國是否即靖化

省，奔陀浪是否即平順潘龍二省之地。鄙人現無從考正。敝處所有之周世棠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印度支那圖中，僅有平順一名可見。

(十六)二四六頁註七之古邏。古邏確爲大食語 Kalah 之譯音。撰者自認此註爲誤。宋史之古邏，即唐代賈耽紀程之箇羅國。箇羅國在第三册第一一六頁註十二，已明言爲阿拉伯人 Kalah 之譯音矣。古邏之註，校對時妄改也。第六册第四四五頁註十八，古邏已改正。又第四五一頁註三，亦改正。

(十七)二七七頁註七之錫蘭。錫蘭島之原名，起於梵文 Simhala 或 Simhala-duipa，猶言獅子洲也。巴利文作 Sihalan。羅馬人馬賽里奴斯 (Maracollinus) 在第四世紀中葉，已有 Serendib 之名。其前二音，近已錫蘭二字。北宋時，阿拉伯著作家阿爾比魯尼 (Al-Biruny) 有 Serendib。元時馬哥孛羅遊記作 Seilan。皆由梵文 Simhala 轉音也。撰者於錫蘭二字下寫一英文 Ceylon 不過用一普通外國字，標誌錫蘭島而已。何嘗言其爲原音，或原名耶。而評者斤斤置辨。此等無價値之爭辨，吾亦不欲多費光陰以答之也。宋史注輦傳之悉蘭池，確爲錫蘭島而亦阿拉伯文 Serendib 之譯音。今代閩南人仍讀「池」字音如地 (di) 也。吾認此爲評者之新發明也。

（十八）第三五頁註二之媯水或烏滸水 漢代之媯水及唐代烏滸水，皆由 Wakhsh 而來。評者以爲此又英文，殊不知此又不過英國人用其字母以拼讀原來土人固有之名而已。希臘語 Oxus 亦由 Wakhsh 變化而來。參觀俄人白萊脫胥乃資之中世紀研究第二册第六十二而註八三八。今代閩南人仍讀媯字音如 Wak 正與 Wakhsh 之首一音相合。此亦可以證明媯水 Wak hsh 實由而來，並非出自希臘語 Oxus 也。

（十九）三七頁註七番兜之原音 番兜之原音當然由帕提亞而來。在余未能查出帕提亞人自己之稱名讀音以前，當然用一普通用之英國名，誌之於中國名之後。英文，語尾雖有變化以成其英國式之字，而其字根必有與帕提亞語，或他種語相同者。字根既皆在字之前，吾人卽取之以比較漢字古讀，人地名什九可得。其原音能得之固佳；縱不能得之，而於尋獲眞人眞地亦不致使吾人有大錯誤也。余意此條亦無爭辯之價値也。

（二十）三九頁註二木鹿之對音 古代伊蘭人是否寫 Maru 爲 Muru ，尚須待考。中國古代各地木字之讀音，究近於 Ma 或 Mu 亦須待考。

（二十一）三九頁註五之阿蠻國 。阿字本有兩種讀法。一如英字母O之長音。又如英字

母A之短音。評者自命深知音學，奈何並此亦不知耶。阿贊究從第一讀法，抑從第二讀法恐非一二人所能武斷定之也。以阿譯之例，如元史上阿羅思，實譯自蒙音Oros是也。評者又謂阿贊爲 Armenia「尙有歷史根據」。曷不舉出其根據以示人乎？律以科學準確言之，此等「尙有歷史根據」之說法，則直等於零分耳。

（二十二）四一頁註二安谷城安谷城爲希臘人 Antioch 所建。亞歷山德大王部將森流柯斯又擴張之。古代希臘人名之曰 Antioxeio ，今代希臘人名之曰 Antakiya 英人稱之爲 Antioch 。羅馬人未起前，希臘人在亞洲西部建國甚久。律以名從主人之例，應以希臘人之名爲主。羅馬語在近東不盛行也。英文之 Antioch 音，僅得希臘語字根而已。安譯自an，谷譯自ch(k,x)固不誤也。

（二十三）五六頁註二魏書之宿利城　今代閩南人利字之讀音如 lik 宿利二字爲 Selenki a 之譯音，更覺可信。若譯自 Suristan 則其末尾斯坦，或悉單之音，魏書，隋書必爲譯出。至若舉新唐書之蘇利悉單爲 Suristan 之譯音，謂即宿利城尤不可恃。波斯國有 Suristan ，爲都城之名。又有 Shulistan 爲一省之名（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五章）。兩地譯音，皆與蘇利悉單相近。新唐書稱之爲國，故以之當 Shulistan 省之譯名，比較上略爲可信，且與馮

部字羅遊記所稱波斯八國之一，亦相合也。評者於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中國正史上外國傳中，往往僅舉一國之名，而絕不記其四境所至或他種情形，此類國名地名，若執定爲吾人所知之某國某城，殊覺危險不可恃也。鄙人搜集史料多年，遇見此類事頗多。所注解者亦僅取其理論上大致可信者而留之，決不敢堅持所說一定不易也。例如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八三面，大秦波羅奈國。在八五面註爲義大利北境 Belluna 古城，當心中未嘗不知此名與法顯佛國記之波羅捺城音字皆相近。然査法顯之波羅捺城，即玄奘西域記之婆羅尼斯城，皆爲今印度拜那萊斯城(Benarus)，然梁四公記原文，波羅奈國之前僅數行，又有波羅尼斯國。古人譯名似乎不應如此不統一。而波羅奈國之前，又冠以「大秦」二字。文法上論之，波羅奈國及尖羅國似皆大秦之屬國也。有此二種理由，故斷然放棄其爲印度恆河邊之波羅捺 (Varanasi = Benares) 之可能性也。他人有能給以充分理由，使吾相信者，則吾固可再放棄吾前所持之故也。

(二十四)八六頁註五之摩羅遊　新唐書西域傳之摩羅遊，僅留一名字而已。唐書原文已言「有司未嘗參致本末。」故其四境所至，風土人情，皆毫無記載。僅據讀音，摩羅遊可與義淨求法高僧傳之末羅瑜相混，亦可與元史地理志西北地之麻里兀相混。摩羅遊即麻里兀，

固不可恃。而即爲末羅瑜，亦無充分理由。但既在西域傳中，仍在西域大陸上尋覓之爲是。在唐代他種記載中，不能尋得一定証据，此問題固不易決定孰是孰非也。

（二十五）八七頁註四三之俱位　俱位之地位，鄙人係根据英人比耳之譯本西域記註所引 Eitel 之說。斯坦因既有新註，則吾人存之，備爲一家說可也。日人掘謙德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商彌國考證亦有新說。

（二十六）一二九頁註四之提那跋（Kinava）　提那跋爲日神，係英人比耳之說。評者謂爲摩尼教殘經中之電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稱，亦必有所本，姑備爲一家說。吾稍有疑者，勿字讀音，閩粵人皆作 Mo 唐宋時人譯 Mo 爲勿斯里，Mohammed 爲麻霞勿。是則彼時勿字讀音皆如今閩粵人也。電那勿與提那跋末尾音殊不同也。

（二十七）二六六頁註五十九之哈喇章　評者謂哈喇章即段氏之大理國。此稍檢元史者之所知也。諸語乃三家村教師欺騙兒童之語也。撰者遍查元史及他書，摘錄所有關於哈喇章之記載甚多。正訝異中國書中所記之哈喇章與西方人記載如馬哥孛羅遊記及拉施特史記所言者不同，評者既言稍檢元史即可知之，何不檢出數條，註明卷數章名，以示人耶。元史一書有二百十卷之多。僅言稍檢即可知之，實與不告人等耳。自外表觀之，此語記述不準確。而細

考察之，則評者不說實話，佯作解人也。不說實話，佯作解人者，不足與言學問也。評者或先知西人記載如此，而誤以為中國書中亦容易覓得同樣之記載。西方人之記載如馬哥孛羅稱大理府為哈喇章城吾亦已知之矣。吾所欲者中國方面之記載也。

第五册

（二十八）第六頁註二康居　漢之康居即唐之康國，新唐書記載明晰，康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薩末鞬即後代之撒馬兒汗（Samar kand）。撒馬兒罕古代希臘人稱之曰索格的亞，（Sogdia）伊蘭人曰索格多（Sogdo）。可閱 Shepherd's Historical Atlas，又白萊脫晉乃資中世紀研究第二册第五十八面，私訶二字讀音，依評者之考證應為Solia。吾認其所考者為是。依此古音，私訶條三字速讀之，仍與索格多或希臘音索格的亞相同也。私訶條之為索格多毫無可疑。索格多既為康居　私訶條亦必為康居。此理至明。吾不知評者為何更問其「不知與康居有何關係」也。玄奘西域記載康國與窣利相距甚遠。窣利在「素葉水至羯霜那國」之間。素葉即今楚河。（Chu R.）是窣利在楚河南岸一帶地。此處吾貢「不知與康居有何關係」也。評者下文第四十一條有康居語專家 Gauthiot 之聲明。查法人 Gauthiot 所專之文，西國人皆稱之為 Sogdian。是則評者亦譯 Sogdian 為康居矣。前此不認 Sogdian 為康居，而後又自譯

爲康居文。豈不前後自相矛盾耶？所糾駁究爲何物耶？

（二十九）四一頁註四之濮達　濮達評者以爲即 Partava 之漢譯。據評者上方自作之文，Partava 爲古波斯語番兜之對音。今代英語 Pathia（帕提亞）也。帕提亞即安息也。據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條原文「貴霜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設使濮達爲即帕提亞，漢書原文上方記明侵安息，而下一句又言滅之悉有其國。史事豈不自相矛盾耶？丘就卻爲西漢末時人，稽之西史，波斯之安息朝在西漢末時，並無爲大月氏所滅之事也。

（三十）四七頁註二　歷代三寶記開元釋教錄等書，亦皆於梁高僧傳之後。其言康僧鎧爲中天竺人，又不知何所据。評者曷不舉以告人。

（三十一）五九頁註十　此註吾言唐以後葱嶺東西諸國，無復有高僧來華傳授。吾謂葱嶺東西土耳其斯坦境內諸國（第五册專言土耳其斯坦）無高僧來華傳佈佛教之人。而評者以宋代天竺高僧法天，施護，法護來相責難。吾不知評者何以頭腦不清如是。天竺豈在土耳其斯坦境內耶？唐以後天竺有高僧東來中國，吾固已知之矣。法天名見第六册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第二六六頁。施護名見第二六七頁。法護名見第二七三頁。此三人外，印度僧來者尚甚

名。皆見第六册第八十六節，五代及北宋時梵僧東來傳燈記。

(三十二)六六頁註八之漕知　此處所註者卽爲魏書西域傳。漕知與波知二名，皆同見一傳中。而所記兩國地位不相同。其非一地，已自瞭然。漕知在迦色尼南。就伽色尼之讀音攷之，可爲諸蕃志之吉慈尼 (Ghazna)。但亦可爲新唐書之貴霜匿，玄奘西域記之屈爾你迦。又可爲新唐書之羯霜那。(史國) 若爲貴霜匿之轉音，則漕知當在今撒馬兒罕之西，或西南也。若爲吉慈尼之轉音，則當在今阿富汗之南。若爲羯霜那則漕知當在今歇兒撒伯斯 Shehr-Salz)之南。魏書西域傳所記簡略，不易考定。評者謂爲 Zebak，毫無理由。已不敢自信以爲必是。鄙人所言者亦不敢決定爲是。故註中所擬之 Baltistan，亦僅揣度而已。

(三十三)六八頁註十四之和㷄城　和㷄城名已見前漢書月氏傳。鄙人擬爲 Khulm 亦僅揣度之辭不敢以爲一定，故在末尾謂「或即其地也。」評者謂爲瓦漢，似宜略加證據。

(三十四)六九頁註十五之雙靡　雙靡之名，亦見前漢書大月氏傳。評者謂卽唐之商彌，其言確也。註十六之鉗敦，卽是乾陀羅似亦確實。

(三十五)七二頁註二十四之鉢盧勒　洛陽伽藍記確爲最早記此地者。

(三十六)七八頁註三十六之渴槃陁　此條與第十一條相同。土名撒里庫爾，漢名蒲犂縣

，塔克墩巴什河即葉爾羌河上流之一枝。

（二十七）八五頁註二之斫句迦　斫句迦以前中外學者皆以爲即葉爾羌。沙畹與斯坦因以爲即 Karghalik。吾人存之，備爲一家說可也。

（二十八）八六頁註三之白題國。白題不能爲西域記之伐地國。白題在滑國之東，而伐地在撒馬兒罕之西。相去甚遠。

（三十九）二九六頁註九印度日耳曼系諸國語字根相同者甚多。得悉神究爲何神，不能確知，姑舉其最近之音耳。希臘人所拜之 Zeus 神，音亦與得悉相近。

（四十）一〇五頁註一　賈耽路程 Chavannes 有注，撰者未得見之。以後有機當讀之也。

（四十一）一一五頁註三之康居文　拙作此注言康居唐時始有文字，西書記載如何。未能查悉。評者今告我以西曆紀元前後已有文字，　以後再版時，將据以改正也。此條中評者自認 Gauthiot 所知之 Sogdian 爲康居文，與上方第二十七條評者認窣利爲康居豈不前後矛盾耶？

（四十二）一一七頁註十二之刼者　評者謂刼者二字爲誤讀。其言確然。查文獻通考卷二十四裔十六，亦備作刧國。評者所言確實也。

（四十三）二八一頁註四之北庭　關於北庭之注，在拙作第五冊中，有三處。一在第二八

一頁，又一在三三三頁，又一在第三九〇頁。三處對於北庭所在之新舊說皆並存之。

第六册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四十四）二八頁註一。）身毒之對音 Sind 與 Sindhu 兩字有同一之字根。當時張騫在大夏時究竟身毒之音，聞之大夏人，抑聞之印度人。大夏人此字之拼法如何，印度人之拼法又如何，恐評者亦不能一一詳以告人。徒為此斤斤之計較：未免不求實在祇求皮毛也

（四十五）三四十註一之罽賓 漢之罽賓與唐之罽賓，不同地方，詳見拙作第六册第九八頁。唐代迦畢試漢時確名隸罽罽賓。其詳可見日人堀謙德所著解說西域記。評者何得云在史書中似未見此隸屬之事耶？

（四十六）三九頁註五之黃支國。黃支國之為 Kanchi，鄙人根據玉爾所註馬哥孛羅遊記第二册第三一二面附圖所自尋得。至 Kanchi 之為西域記之建志補羅，可尋西域記地名索引。評者謂棻經 Ferrand 考訂。撰者於考訂未著其出處。鄙人係自尋得，若問出處，則玉爾之圖，即其出處也。Ferrand 之考訂，余至今不知。中國史書上，外國地名之考訂，豈必皆由西人而後為定。西學未輸入中國以前，中國豈即無史地家耶？魏源海國圖志，李光廷漢西域圖考，皆為近代新潮流以前之著作。其中亦不能盡謂為誤。其是者豈能謂為竊取西人耶？

有歷史地理知識者，人人可爲考訂也。評者依賴性（Parasitic）太重，自無建設創造之能力，而欲譏誚全中國人也。彼西人日人，亦不過人耳。依其所有多聞多見之學識，以考訂中國書中外國古地名，謂爲可恃者多，則吾信之。若謂盡信盡善，毫無錯誤，則彼人亦未必敢自承認也。撰者已在本書序中，自已聲明不知法文。遇有法文則輒求友人代譯爲英文。而後再譯成漢文。求人之苦，曾略領悉。撰者少年時代，曾習英德文，作攻研化學之工具。及冠以後，留學美國德國，亦皆從事於化學之研究。初未嘗夢想今日改其業務也。撰中西交通史僅爲興趣所趨使耳。少年時未嘗有何預備也。所留學之國，在三十年前，皆於研究中國學術不著名也。據聞評者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多年。研究中國學術，法國人最爲擅長。巴黎文學院又爲漢學家匯萃之地。評者留學多年，回國以後，不能將法國大師之學說，盡量輸入，使本國之人亦得有參考。而乃此喋喋爲此無謂之爭辯。徒使人感覺其不獨無「奪胎換骨」之才，乃並依樣畫葫蘆之技亦無之也。

（四十七）四六頁註二之車離國　依三國志之記載考之，車離國之地位，絕不能與後代宋史之注輦（Chola）相同。注輦在今印度半島東南馬特拉斯港（Madras）附近。月氏人勢力，從未膨漲至是地。注輦國內亦無大都市名，與沙奇城音相近也。余最近之意，車字恐未必

爲誤刊。今代南方有數地東字讀音如 Tai 。此即或爲眞正古音。東離仍爲 Tamsalipti 之譯音也。

（四十八）五四頁註一迦毗黎　迦毗黎之對音雖與 Kaveri 相近。惟河名變爲國名，史書中尙少此例。印度極南，當時是否有國王名月愛，（Chandrayapta）及是否有國曰迦毗黎，尙須待查也。北印度是時（宋文帝時）恰有國王名旃陀羅笈多，譯言月愛也。考證古史上地名，不能僅依聲音爲斷。當時史事，亦須顧及也。迦毗黎與劫比羅僅在末尾一音稍不同耳。黎（Li）與羅（古讀 lo）音極易混。例如元史上拔都大王之子撒里答，有時又作薩喇達。皆 Sartak 之譯音也。里，黎，羅，喇，音皆相似，中國人讀之，自有平上去入之分；而拼作西文。其分辨蓋亦微矣。同頁註六之婆黎，即梁書隋書之婆利國。在蘇門塔臘島之北部。據梁書此國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隋書言其國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其國甚大，可想而知。爪哇東之巴利島(Bali) 面積極小，東西南北行，皆不能過二三日。何可以之當婆黎或婆利耶？以蘇門塔臘島上之 Parlok 大小，或尙可合也。中國古譯脫去中間 r 字母音者，其例甚多。如波斯之譯自 Perrin, 中間脫出 r 音。玄奘補上此音，故譯之爲波刺斯。見西域記卷十一。漢書上番兜，譯自 Parthin (評者之 Partu) 中間 r 音脫去。若補

上此音，應作番刺兜矣。安息譯自 Arsaka，中間亦脫去 r 音。若補足之，應作安刺息也。明史上浡泥，譯自 Bor-neo。中間 r 音脫去。若補足之，應作浡刺尼矣。今人譯作婆羅洲，中間 r 尚爲保留也。又明史上文萊，譯自 Brunei。（閩南音）。中間亦脫 r 去音。若補足之，應作白魯內（北方音）矣。評者自謂深知語學原則，而於本國歷史知識，則等於零。僅知元史上之八刺刺，譯音與 Parlak 相近。而將所有其他甚多之譯例忘失也。至於婆黎末尼之黎，婆利末尼之利，其音能與八刺刺末尼之刺相混，上方已言之矣。

（四十九）六七頁註三　烏仗那之梵文原音，各國之注釋西域記者如法人久良，英人比耳及瓦透斯，日人堀謙德皆作 Udyana。諸家皆非不知梵文者。S. Levi 獨謂爲 Uddiyana。或者自有其見解。此爲 Levi 與以前諸學者之爭論。撰者自認不知梵文，不能判定孰是孰非。僅據讀音觀之，似乎以前諸家所持者，烏仗那三字音相近也。

（五十）六八頁註四業波之原音　洛陽伽藍記中之業波羅爲 Gopala，見日人堀謙德解說西域記卷第二。S. Levi 之 Champa 僅有業波二字音，不足代表業波羅三字音。似以堀謙德之說爲是。

（五十一）一二九頁註一攝摩騰及竺法蘭之原音　以前中國譯名喜尚簡略。攝摩騰及竺法

闍之原名，俱不得知。後人所假定之名，俱存之可也。

（五十二）二〇〇頁註二波頭摩國　高僧傳是否有脫誤，不敢臆斷。華氏城之今名巴臆那 Patna 何時起始，亦無從攷。城名時置時廢，在中國古代其例甚多。既無他地音與之相似。舍其最近之名外，尙復能求乎？

（五十三）二〇五頁註一　波羅末陀之原音爲Paramati 見印度人 Mookerji 所著之印度海運史第一六七面。印度人所書之名，與評者所書之Paramartha 僅在一二字母上之差異，而其讀音仍無大異。印度人不爲惋惜，而評者反斤斤爲之嘆息「死後又遭改名之劫」，豈不可笑。此眞所謂「隔靴搔癢」，嘆其所不必嘆也。

（五十四）二一〇頁註四　柔然即蠕蠕亦即芮芮。撰者業已注明。評者謂失攷，不知何所指。此條又不免誣妄，無的放矢矣。法人沙畹 (Chavannes) 謂柔然即西史之 Avars；撰者已於第一册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八七頁言之。無須評者再登報相告。徒表現其讀書潦草耳。沙畹氏此說，經英人巴克爾 (E. Parker) 之辨證，已不能存立。見巴克爾所著之韃靼人一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達牛伯河北岸之阿瓦兒 (Avars) 民族爲元魏時悅般之裔而非柔然也。縱使爲即柔然西徙者之後裔，而吾人爲讀史淸晰起見，亦當名其在東方蒙古

者爲柔然，而在歐洲達牛伯河北岸者爲阿瓦兒，不當混合爲一。高僧傳那連提黎耶舍行化雪山之北，循路東指，到芮芮國。是到東方蒙古，並非循路西指，到歐洲達牛伯河北阿瓦兒族所居之地也。

（五十五）三二一頁註六之薄佉羅　薄佉羅之讀音與 Bokhara 及 Bahlika，孰爲相近，稍知西文者一讀即知，不必我之置辯也。參觀日人堀謙德解說西域記卷第一。

（五十六）二九三頁註二　辛頭之原音爲 Sindhu，希臘人稱之爲 Indus。至謂爲 Indus 之轉音，不得謂爲誤也。

（五十七）三一三頁註十七　評者謂鉢和之讀音，由梵文 Vahkana 而來。余實不解二名之讀音如何能相近也。依英人譯例攷之，Vahkana 應作婆汗那，與鉢和二字相去遠矣。

（五、八）三一五頁註三十　摩林國之爲 Margus, Margiana 說見英人比耳之宋雲惠生取經記。其說似可信，摩林國未必在北印度也。

（五，九）三頁註六　漢末時林邑國即秦時之象郡林邑縣，在今安南南部廣和城。唐憲宗元和時，其人棄林邑南徙於占，號占城國。即今之平順城。在今東埔寨東境濱海處。宋孝宗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破眞臘。寧宗慶元時，眞臘大舉伐占城以復仇。殺戮殆盡。俘其

主以歸。占城遂亡。爲眞臘屬地。以後更立眞臘人爲王。元時臣於安南。明憲宗時，國爲安南所滅。請以國南邊地與之。復立前王之孫，爲安南保護國。此中歷史變遷，主人頻更，地名數改，非評者之所知也。

(六十)三九六頁註八　伽鉢亶那是否爲那伽鉢亶那。容以後再參校他本改正。撰者所用之本爲上海哈同所印之大藏經。

(六十一)三九六頁註九　贍部洲爲古代印度之別名，確非贍波，撰者近已查明。

(六十二)四五三頁註三　評者之 Kampe，音與監篦亦相近。可備爲一家說也。

(六十三)八八頁高郎步　近查日人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注，高郎步藤田氏亦以爲即今錫蘭島可倫波港。(Colombo) 撰者以後願更正也。

(六十四)五三七頁註三。依種種記載情形考之，小葛蘭即是俱藍，第非大葛蘭也。

評者提出總共六十四條。撰者以爲絕對不錯，可以採用者九條。至於古代原音問題，且俟之將來。

評者又以撰者謂洪鈞不識西文爲失言。元史譯文證補陸潤庠序云「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剌比文者；見見皆瞠目。侍郎以爲既得此書，當使顯於斯

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於是百方購求，遂得多桑書，則譯成英文者（多桑書爲法文）；又得貝勒津哀忒蒙諸人書，則譯成俄文者，始有端緒可尋。而所譯各從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絲改歧異者，有所後不一者。」洪氏若知西文，吾不知其當用吾人何爲也。許者見此，當亦自恨素來讀書潦草也。洪氏爲人不似他人不說實話佯作解人。許者辨護其知西文；洪氏有知，恐亦不受此詔飾虛榮也。識西文與否，與著書「錯處甚少，非毫無預備，率爾操觚」，又不知有何關係。依許者之邏輯言之，著書錯處甚少，及多有預備，慎重操觚，皆必須知西文而後可。然吾固知有不知西文，而著書久經預備，慎重操觚，錯處當少者多矣。又有知西文，而著書毫無預備，率爾操觚，諸篇錯誤者亦多矣。即如許者作此區區短評，而前後自相矛盾，或語不準確，或佯作解人，或誣賴他人，或僅知其一不知其二，或頭腦不清，或自暴其讀書粗心，或表現其太不知中國史事：雖知西文，又有何益耶？洪鈞不知西文而能於其書中，錯處甚少，正是洪氏過人之處。所謂頭腦清楚，工夫到家矣。撰者對於洪氏素所傾仰。第二册第六頁第九行云，「言蒙古人在歐洲之歷史者，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及屠寄之蒙兀兒史，柯劭忞新元史等書，皆經多年之研究而始成，可供考史者之參證。」又揣作馬哥孛羅遊記導言附錄甲，曾表彰洪氏之功云：「洪氏之書出版後，中國士人之耳目爲之一新」。許者昔未之

行，而拾得洪氏不知西文」一句，以作攻擊之具，此眞所謂「毫無預備，率爾操觚者矣」。丁謙書之佳處，及誤處在揷作中各處皆有表明，吾亦無暇爲評者一一指明。讀書小心者，當自知也。

揷作中案注排置方法，經歷多次之改革，始有今日之形狀。最初依中國以前舊法，正文用大字，而案注用小字，分兩行，介在正文各字之間。如屠寄蒙兀兒史注是也。次乃依李文田注元朝秘史，西遊錄，丁謙注西域記西遊記方法，將正文分段頂格錄出，而將案注悉低一格印。所有中國舊法，皆用號碼標記所注，於末尾不著明出處也。即如日人堀謙德解說西域記亦不用號碼標記所注也。鄙人全書原稿，皆依此二法寫成。最後乃改用西人方法，將正文分段錄出。所欲注之處，以號碼記之，而將注釋號碼次序，分開寫出，用小字低一格印，末尾著明出處。西人排置方法又可分兩種：一種如雷格 J. Logge 之譯注四書五經，比耳之譯注西域記，將正文大字印在一面之上方，而將注釋用號碼記出，印在同面之下方。一注在此面未完了者，可移入下一面之下方。滬上出版之雜誌，有模倣此法，而將正文用大字印在一面之前半，而將注釋印在後數行。此法頗遭人之誹議。又有將本國文亦用橫行排印，本文用大字印於上方，而注釋用小字印於下方。此法較之上一法，便於模倣。唯須將中國文橫行

排印。橫行排印，是否便讀，尚須研究。記得東南大學出版之史地學報，初用橫印。而讀者人人皆覺不便。後乃改用竪印。即鄙人亦慣於竪讀而覺橫讀不便也。西人第二種注釋排置方法，先將正文用大字印出。所欲注之處，皆以數目字號出。次乃將注用小字依次印出。不論正文或注釋，一方未完者可繼續至下面。如玉爾之注馬哥孛羅遊記是也。用數目方法亦有三種。有每一面即起用新數目者。此法用之最多。有每一章每一節起一新數目者。如玉爾之注馬哥孛羅遊記是也。又有全書僅起用數目一次。由一以至千至萬，如俄人白萊脫胥乃資之中世紀研究是也。此三種法，鄙人試用之經驗，第一法與稿紙大小及排印時每面行數字有關。預先不能寫出每面數目。起草時大不方便。第三法亦爲方便。往往校對之際，臨時增刪注釋。則將所有原稿中以後數目更改。其煩不可勝言。最便利之方法，則每一節或每一章起用一新數目。如有臨時增刪，所改者亦屬有限也。故最後採取玉爾注馬哥孛羅遊記之方法，將原稿中案注分段，用數目號出。其用中國舊時第二種方法寫出者，每段末尾著明出處。分開排印時，皆因之在每節最後一注之末也。例如第五冊第三三頁至三三八頁，所有二十八種注中之西人學說出處，皆見 E.Bretschneider, MeJ. Res, I, pp 9－24.。其以舊時第一種方法注釋，介文字句之間者，提出後，因時間關係，多未寫出處。又有仍依爲一法印者。如第六冊第

九十九篇是也。鄙人書注釋排置方法，在中國史書中，尙屬草創。是否合宜，仍在試驗之中。正如中國書之編目錄。各圖書館亦正在尋求最良方法也。評者不知著書困難，自無絲毫創造建設之能力。乃喜坐而空談妄以妾婦「奪胎換骨」之心理度人也。

查評者前致書輔仁大學圖書館借閱中西交通史料。其中措辭，頗似不通人情事故者所爲。當時因劉教務長之情面借給與之。鄙人當時曾語介紹人寧可贈與有價値之人，今閱評者所作之評，雖多不的當之條，究不失爲有心之人。且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研究。對於梵文釋典亦似多涉獵。固亦爲曾受高等教育者。撰者固可贈送一部，俾作共同研究。評者若能於科學家所注意之三點，(一)須說實話，(二)語易準確，(三)易頭稀淸楚，諸條加以注意。多著作，少譏評。多建設，少破壞。當可爲學術上之健將也。

中國地名小辭典

第一集　現代之部

中國現值改革之際建設繁發地名紛耘觸目皆是莫可究詰實爲各界同感之苦痛欲除此苦宜人手中國地名詞典一種以爲快自用初熱心搜集者垂三十年今已積滿箱筐約分三類

一、爲縣邑類　中國縣名約千九百加以新增新改縣名暨各大都會名城巨埠車站驛汎軍台牌博郵局地點以及改革建設應有之主要名詞收入達兩萬以上

二、爲村鎮類　舉凡要塞關隘市埠碼頭名村巨埠車站驛汎軍台牌博郵局地點以及改革建設應有之主要名詞收入達兩萬以上

三、爲自然類　舉凡山脈山峯江河湖泊港汊沙洲原野戈壁軍港商港及一切海灣島嶼物質建設篇中一切名詞收入達四千以上

綜計名詞將及三萬今擬從頭整理按筆畫多寡以次排列例案取簡期其精要應多盡多應少儘少期其匀適前列清目極易檢閱布皮金字宜紙精印裝璜美麗爲袖珍本攜帶便利誠改革建設時代國民應携之利器各界宜備之寄資也今擬以六個月爲整理時期以四個月爲印刷時期自十九年二月開始工作至十一月內出版凡中外紳商軍政實教旅行各界爾應購置以供不時之需

定價及郵費　全一册　定價四元　郵費三角

預約價及時期　五月一日以前三元　以後四元　九月一日預約截止

預約辦法　外埠匯欵購劵開明地點並附郵票九分以備寄回書劵保險之用

預約劵總發行所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啓

民族間之精神的結合

楊赫斯班作
田永年譯

我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作客於亞洲諸民族間。許多年，我是孤單的在死活無定的景況下和他們相處：稍有一失，我的生命就會發生問題。可是，不拘是在戈壁抑是在喜馬拉雅，我探險的成功完全是仰仗着他們。和我相處的有華人，蒙古人，突厥族人，吉爾吉斯人，阿富汗人和印度人。我不能離了他們而有所作爲：我到某個地方去，必須帶着他們，否則就會達不到我的目標。

因爲這樣的倚靠他們並在其掌握之中，更因輕年受着冒險心的激使，我簡直成了特別敏於感覺的了。因爲我很知道他們所喜愛的及厭惡的都是什麽，所以能立刻曉得什麽能惹反感，什麽能激動好感。

我一次在此種情形之下，在猜疑游牧的吉爾吉斯人中間作客。那是在一八八七年，在我由北京去印度的途中。我只有一個路伴——一位阿富汗人。他騎一匹小馬，我騎另一匹小馬，我們更有第三匹小馬載着我們輕少的行囊。我們穿行於幾座平山下的一個天然草原，約每二十哩，我們就經過一個吉爾吉斯人的營屯，我們就和他們渡夜，與他們的家屬匯在帳篷裏。通常，他們總是和和氣氣的接待我們，給我們食物和休息的處所。然而偶爾也要見到他們對我發氣；因爲我是這些人們大多數所看到的第一個歐洲人。有一次，因爲有那阿富汗人爲我說情，我的性命始得保全。

我這樣仰仗着在途中得到的漂泊的阿富汗人。我也是這般密切整晝整夜，一天又一天的和他在一起。在此種環境之中，我得和他接談；此種接談，深影響了我此後與亞洲民族的交誼。

有一天，我們騎着小馬，正走在空曠有如草原的谿谷中時（看不見另一人，只有我二人，三匹小馬和遠遠的高山），他猛然間問我，爲什麽我不作祈禱。『你們英國人沒有宗教，』他說。『你曾見到我每日五次的祈禱，你也曾見到吉爾

吉斯人在他們的禮拜裏早晚訴說他們的祈禱。然而我却從沒有看見你作一次祈禱。」

我打算要搪塞他，於是說我已在心裏作了我的祈禱。

但是這種回答還不能使他滿意。他接着說：「我到過印度，我更見英國的教堂禮拜的客者。只有在禮拜天才有人到教堂去；只於是這一次。假如你們祈禱那般的少，你們怎會關心宗教呢？你們英國人簡直沒有把宗教看重。」

他是從喀什噶爾（Kashgar）到布哈爾（Bokhara），從哈爾到喀布爾（Kabul），從喀布爾到印度，從印度再到喀什噶爾小商人中間一的阿富汗人。他並非是宗教狂，他只是一個純正的中亞人。當他是這般顯然因我們沒有宗教而看不起我時，我相信大多數別的中亞人也是如此的。他們或許羨慕我們的奮發進取，然而他們不會對我們有根本的敬重。我們或許是征服者和統治者，但是我們却缺乏一種重要的東西。

三年後我再去新疆，此次是銜着一種政治使命去與華人交涉的。在本國中，我覺得十分得意，有一次我對一位中國的高級長官誇說我們在印度的成績——說到我們已建成的鐵道，我們已掘成了的運河，我們已修好了的大路，我們已安置的電報線，更說到我們的繁榮，富裕。和我在北京或新疆邊陲的地方曾經遇到的中國長官一樣，這位長官也是穿着華麗的絲綢，威儀十足；他的禮貌真可算盡善盡美。他很謙恭的聽我熱誠的稱道我們的成績。而後對我的誇耀，他很客氣的說，繁榮，富裕，和鐵道並非是人生的一切，說我們歐洲人生而好鬥，永是自己和自己交戰，再不就是和旁人交戰；他說我們既沒有華人的文化，更缺乏華人的鎮定特性。在他，不拘是表現於文學裏，畫裏，或寫在瓷器上的「美」，儼然是勝過所有我們的機械的發明。

這兩次的談話——一次和粗野的阿富汗人，另一次和文雅的華人——深深的記在我的心裏。這兩次的談話對我是一

種啓示。這兩次的談話使我明白了許多的事項，給我的教訓誠然不少。我由這兩次談話中，曉得這些中亞人確實的看重宗教，而漢人更重視文化。在他們的心中，精神的事物比物質的更為高尚。

於是令我想到，顯而易見的，與亞洲人相處，我也必須表示我重視精神的事物。我必須表示羨慕宗教，我更須表示欣賞文化。還有，我須要切實的不談我們的物質的成就——自然，在事實上，心靈勝過物質，心靈能改變物質和自然，使供人需要的證據是有的。只於是如此，對亞洲人表示我們也是看重了宗教和文化的，我始能博得他們真正的敬重。

很僥倖的，我由我的父母承繼下一種熱烈宗教性癖。我是生來傾向宗教，有如他人之近於音樂，繪畫或科學。宗教是我最喜悅的。這種感覺在我與亞洲人相處二十八年間是很便利的。

此外，也就是在我初與他們交處之際，我更深深的留意到科學與宗教的大衝突，那自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問世後的大衝突。我被迫而去考察宗教的基礎。我追究到事物的根源。因而，我的整個心靈是浸漬在宗教之中。

從此以後，無論是與中亞的民族來往，抑是和印度邊陲的酋長，他們印度的君王和大臣，或與西藏的喇嘛交往，我總要小心表示我敬重精神的事物。我做得十分自然，因為我對這種的事物是較有用的鐵路，大路和運河更感覺到興味。我也是不得不如此，因我負有維持我們自家的政府與我所被差遣去的指定的邦國友誼的責任。根據我與阿富汗商人和那中國官長相處的經驗，我曉得我頂好是裝出我一方注意我自家的宗教，同時對他人欽崇他們的信仰表示欽敬。假如此種相互的敬重可以成立，我們便可有一穩固的基礎以建設我們政治關係的上層建築。

我可以舉幾個例。這幾個例子，可以指示關心精神的事物之原則對於接交亞洲民族之實用。

赤特拉爾（Chitral）是印邊一個多山的小邦。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我被派與這僻遠國家的首領發生政治的關

係。那時，他剛剛藉英人的援助爭到王位。國之內外有他的長輩和平輩搗亂，謀推翻他。他那時是在一種不穩定的情況之下。我也是如此。我到那裏去，他是樂意的，但他的仇敵却不樂意。假如我做了任何事情，使他或使我不洽輿情，我們二人都會有性命之憂。

這國王是比較耽於酒色，忽略宗教事物的。當時環境並不使人於精神事物的省察。雖是如此，我理會他和大多數的回教徒一樣，對基督教覺到興趣。他願於基督教有所瞭解。他願告訴我回教是如何比基督教高超。我們彼此訪問的時候，那是一個絕好的談論的題目。他有時要和我討論「三位一體」的教義…………。他有時對我提出難以解答的問題。而所有的廷臣和貴族也要來參與討論。

不久我見出這種辯論的價值所在。這種辯論對這國王和他的人民都惹起興味，並引領他們的心神傾向精神的事物，而遠離卑汚的舉動，殺害和陰謀。宗教的討論把他們和我中間的隔閡打倒，使我們得以欣然相處。假如我們能共同論及基本的事物，我們在政治上的關係也就離得不遠了。

藉對這國王和他的人民表示我不只注意到好的道路和新的電報綫，更留意宗教，我得以深一層的見出他們的性情。我忘記我做時是否細心。我料想我差不多是在我和那阿富汗人談話之間無意中做到的。然而我不久就理會，人民喜欲看他們的統治者受那方面的勉勵，而不去飲酒作樂。因此，國王和人民都和我處得很好。我居於一種指導的地位，不當於他們有所損傷，或許可引他們走向好的道路。這樣對國王和我本身都有利益，所以我們在一起時，無不順適。我走後，他被他一個弟兄剌殺，國大亂；不過我在那裏的時候，國家並未發生何種的意外。

數年後，我仍以熱心宗教博得亞洲人的信託——雖則此次所接近的印度教徒，不是在一荒野的邊陲的國家，而是印

度中部文化很進步的印度人中間。在這裏，當國王年幼未親政的期間，我是攝政院院長（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Regency）。國務卿及所有其他的大臣都是極能幹的印度人，自然帶着他們的嫉妒和好鬪性。但同時有一種十分熱誠願爲國努力。我們草訂了修築道路，改革教育，添設救濟機關，整頓城市衞生，警察，改良農業以及其他的計劃。然而我不久即理會到，他們（特別是那位國務卿）確實感到興味的還是宗教。我既然也對宗教有興趣，所以他和我很來得及。我常和那位國務卿談及印度教之最近的一切發展；我更與他差來的一位婆羅門教徒研究的最古的印度宗教。我們共同計劃一種學校中宗教教育的草案。許久之後，他告訴我，我所表現的對宗教的熱誠，大有裨益於他料理艱重的國政。在他和他的人民所要走的方面，那是對他一種鼓勵——即或他們不總是能遵行。

有這些經驗作保障，我覺得在我一九〇三年銜着政治的使命到西藏去時，我有了一條良好的路線可走。我的職務是勝過那藏人強頑的態度，使我們和他們生出鄰友的關係。要曉得，除了相互的敬重建立起來，這一層是絕談不到的。我必須曉得何者是他們中間最敬重的；我並且須要使他們看一看何者是我們所有，而他們可以稱許的。

我們要曉得，再沒有別的地方比這裏更看重宗教的了。西藏是在僧侶的統治之下。西藏是一個佛教之區，其主權不在政治的官員手裏，而是在達賴喇嘛手裏，人們信他是佛的化身。這地居民之最大的興趣不在政治，也不在商業，更不是藝術上，而是宗教中。宗教事務爲居民一切事務最看重的一件。

這是我在這區域時顯然的事實。一星期之內，差遣了三位喇嘛兇訊我；在他們不介意中，我瞭解他們是怎麼回子事。我發覺，他們所以如此猛烈的反對我們的真原因，乃是他們怕我們會敗壞他們的宗教。

於是，當前的事體，我須要抱定表示給他們，我不只毫無敗壞他們的宗教之意，我更是願意看重他們的宗教的主旨。

起初，我們須要用很大的力量打穿他們的障阻，堅持要到拉薩去，直接和首要的喇嘛相見。然而，當我們真真遇見的時候，我總是以至誠至敬的態度應遇他們。走進他們的寺院廟堂，我對他們的感覺有二十分的推重。我仔細看他們所保藏的珍品和宗教的典禮，並設法表示給他們，宗教是我感到興味的一樁事。我勉勵所有的隨員都如此做。其結果，他們對於他們的宗教的危懼是消除了，並漸然的，他們極端仇視的態度變成了一種信託和友誼的態度。我們分手的那天清早，寺院全體人員聚於拉薩城外一哩遠的一個板棚裏為我們送行。奧尼涅（O' Conner），比爾（Bell），和貝力（Bailey）一向保持着這種友誼。

這些由我自己親身得到的例證使我相信，以宗教論，無論是屬於印度教，佛教，或是回教的亞洲人，以種族論，不管他是印度人，華人，藏人，阿富汗人或阿拉伯人，假如我亞洲人想要和他們交好，我們第一要了解並尊重他的宗教和文化。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心靈接近他的心靈。惟有這樣，我們與他的關係才會得到久固的基礎。

但這只是我親自經驗的結果。我的國家之更廣大的經驗也是如此嗎？我想是的。

我們英國人，由於我們海島地位的關係，須要遠到世界各處去。三百年來，我們與亞細亞有着密切的關係。有如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以及法蘭西人，我們最初是以貿易和他們接觸的。在東方能以得到香料，棉花，絲，用以換歐洲的毛織品。我們每一個國家都想要把良種可以致富的東方貿易據斷起來，排除異己。……

我們英人在印度所接交的大都爲孟加拉人（Bengalis），麻打拉薩人（Madrasis），馬來塞人（Marthas），拉奇普特人（Rajbuts），錫克人（Sikhs），旁遮普人（Punjabis），以及許多其他印度半島的民族，我們也多少留意與在緬甸，馬來諸邦，錫蘭，香港的華人，緬人，錫蘭人（Sinhalese），馬來人，以及佛教徒，甚至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交往。因之，我

們直接與各種文明以及各種宗教的亞洲民族接觸，已有三百年的經驗。此種經驗實是寶貴的很，因爲並非是由孤立隔斷的境地觀察了來，而是由和他們整日混在一起，共患難，共安樂得來的。由這種經驗我們得到了一種大的教訓。在亞洲民族的眼目中，我們是太物質化，他們希望盼我們更精神化些。

在我觀察到世界大戰之終了，我們的威信——也是白種人全體的威信——較戰爭開始時更爲低落，我很驚異。我曾想我們的威信會提高很多很多。我曾想到歐洲去的印度軍隊必爲我們巨大的術識所感動。然而我卻發覺亞洲人更精查到歐洲各國精神方面的高落。他們期望我們有比較好的東西給他們看。他們曾以爲宣揚一種博愛的基督教國家一定會欣然相處。他們沒有爲想到基督教國家的國民會水火不能相容。所以，當他們一心要羨慕我們浩大的組織的能力和我們的勇氣，以及技巧之際，他們在精神方面對我們卻感到失望。我們未使他們心服。我們可有政治的權勢，然而我們卻沒有精神的權勢。

這實是一件可慮的事。因爲假如他們小看我們的精神方面，我們即不適於應付現今的基本問題——有如印度的責任的自治政府問題。那乃是一極其棘手的問題。原故是：我們一面切願把統治權移交給印度人，我們還要想到我們來到印度時，以及一旦放手後所會有混亂的狀態。印度境內的馬來塞人和印度斯坦人，拉奇普特人，孟加拉人，旁遮普人和麻打拉薩人，以及無數的其他族系，會再互相的衝突起來。來自喜馬拉亞的廓爾喀人和來自印邊的阿富汗人會再侵入印度諸平原。又有誰曉得日本人是否也是派遣軍隊到印度保護他們那裏寶貴的利益呢？如果英人把它放棄，德，法，甚或美國也要被迫插足，也說不定。

這都須要加以考慮的。但是這些還算不了根本的考慮。印度的禍根乃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的不相容。假如印度人

都是印度教徒或都是回教徒，統治權之移交要比較的簡單了。其難點在印度教徒想要一個政府，而回教徒想要另一個政府，等各自得到一個政府時，他們就會衝突起來。

還不止此。印度教徒的數目比回教徒多兩倍，他所想要有一整個的統治權，回教徒要有一半統治權。其次，做為倔傲難從的回教徒絕不會忍受一個永久的多數印度教徒之統轄。為時不久，恐怕他們就要請進與他們同教派的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但是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都不會對這此種呼救特別的注意。

宗教問題是印度的基本問題。印度的人根本是多留意於他們的宗教，而少注意到政治和商業。他們對我們失望，是因為宗教在我們生活中佔的地位，是那般的不重要。

由我們英國大多人的經驗，和我個人的閱歷，我們深知道亞洲人所看重的是宗教。假如我們非亞洲人想要與他們常久欣然的相處，我們必須博得他們對我們之注意精神事物的敬重。

在印度，在巴勒士登，以及在阿拉伯，除非我們先得到了居民之精神的敬重，我們將不能有任何的作為。以一種包容和冷淡的態度對他們的宗教滿不關問還不够。在物質方面有所幫忙，也不見得有所補益。我們必須博得他們的精神的信任。

然而在這裏——在我們差不多就可以下結論時，我們卻被從另一國家得的經驗所停阻，這種經驗引向一個整整相反的結論。迴上主持精神的結合為國與國交往必不可少的要素，它咧突並憎惡精神的事物，正在想盡方法把宗教從這世界撲滅。要理會，這個國家與那許多複雜的亞洲民族的接觸，比英人更密切多多。

由此看來，我們西方人最好是對亞洲人表示我們並非對宗教莫不關心……我們也像他們那樣愛好美麗的精神的事物，我們也像他們，相信有一個充滿宇宙的偉大精神威力為人類謀幸福…………

在此種精神的結合中，方可尋到良好的民族關係之秘訣。

本文著者爲於一九〇三年攻西藏的榮赫鵬。你看他把亞洲民族觀察的多麽清楚！應付方法是多麽周到！文中命意，雖在於「[illegible]」無爭，然所討論的乃是對亞洲民族之觀察，所以把它登在末尾，從此也可以見到英人籠絡亞洲民族之委曲婉轉的方法。（編者）

介紹博大精深的

中西交通史料滙篇

全書六巨冊　一百二十萬言

此書爲本會會員張星烺先生纂撰。全書六巨冊，一百二十萬言。第一冊爲上古時代中外交通，凡一百三十六面。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由漢初至宋末，凡二百三十面。第二冊爲元明兩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凡五百九十二面。第三冊爲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凡二百二十六面。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凡三百二十八面。第四冊爲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凡三十面。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凡四十面。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凡三百三十六面。第五冊爲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凡五百六十一面。第六冊爲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凡五百五十八面，增補及修正凡二十五面。所有四千年來自上古至明末清初之中西國際交涉，通商，傳教，人種遷徙，文化交換，知識相通，無不詳載。洵爲空前未有之巨著。欲研究古代中外交史，商業史，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地學史，及欲知中國在世界上之過去地位若何者，皆不可不一讀此書。出版僅兩月，歐美圖書館來購者紛紛，其價值即可知矣。全書實價大洋七元五角，外埠另加郵費四角五分，國外另加一元。

總發行所　北平李廣橋西街輔仁大學圖書館

代售所　本會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爲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沿十一號（暫在北海公園團城辦公）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爲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者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担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酬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繳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十九年第四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內　電話東局三七九四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和平門內北新華街路東　電話南局四五七谷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季一冊	大洋六角
	半年貳冊	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四冊	大洋貳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冊三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廣告	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	